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十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藏書



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Vol. XXV, No. 10. May 25, 1928

……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聞紙類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十號

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楊柳渡頭正依依』陳萬里攝影……一幅
『玉蘭』陳萬里攝影……一幅
北伐進展中之兩大會議……九幅
河南省政府歡迎蔣總司令攝影……一幅
京漢路上之戰痕……四幅

國際

美法各提弭戰草約與英日的表示……頌華(一)
德國的新政局……育幹(四)
意政府注意非洲殖民地的開發……頌華(五)
三十萬意國僑美工人反對本國的獨裁政治……頌華(七)
圖 美國女飛行家格雷爽女士遇難……辛(九)
市財政問題……董修甲(一一)
法國政黨的現狀(法國通信)……味荔(二三)
日本檢舉共產黨事件述評(東京通信)……童蒙正(三七)
圖 革命畫家古貝逝世五十週年……補拙(四五)



東方與西方

日本出兵山東事件之西報評論……記者（四七）
日本出兵山東與其本國輿論……記者（五三）
東西方相互求了解的努力……洛克胡德（五四）
以行爲主義的觀點講夢……高卓（五七）
佛經原本與翻譯……朱芳圃（六五）
天空旅行之新計劃……段觀海（七七）
圖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續錄……胡懷琛（八二）

新語林

阿富汗王訪問記……哲生（八四）
韋勃斯脫字典的一百年……哲生（九一）
比糖果費還便宜的美國宗教費……遂初（九五）
人種之起源和內分泌……介六（九八）
美國的空中發展……敬六（一〇一）
老僕人的故事（小說）……蹇先艾（一〇五）
失了影子的人（小說）（德國嘉米璇作）……魯彥譯（一一三）
時事日誌……（一二三）



美法各提弭戰草約與英日的表示

關於弭戰問題，法美兩國磋商已久。自從去年六月法國發起訂約以來，中間經過了多次斷斷續續的交涉，一直到最近兩國才各自提出草案，徵求列強的同意。自從大戰以來，列强汲汲擴充軍備，好像準備着第二次大戰的樣子。如今美法兩國居然各有弭戰公約的草案先後提出，一般希望世界和平者對之，當然認爲最近國際間的一種好消息。但是我們看了美法所提出的草案內容不同，公說公的話，婆說婆的話，已經覺得有點懷疑。更讀了英日兩國對美案正式的覆文，尤覺得現在這個草案去成爲正式公約，發生效力的時期，似乎尙遠。現在我們姑且將法美提出弭戰公約草案的由來，以及英日兩國對於美案表示的意見，敍其概要，俾讀者對於弭戰前途，有些推測的資料。

考法美兩國提議弭戰問題的原因，乃因(一)一九一四年十月五日法美雙方嘗於華盛頓締結一關於解決兩國間爭議的條約，最近法國方面想更進一步，本此精神，再結一約，以期防免兩國間的戰爭；(二)兩國原來於一九〇八年訂有關於仲裁兩國間爭議的條約，這約於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滿期，故法方欲於該約滿期以前，續訂一個兩國間弭戰的條約。爲了這兩個原因，法國乃於去年六月發起與美國訂弭戰的條約。

不過法國外長白里安氏最初的意思，想與美國單獨訂立弭戰條約。使法美之間，將來不致發生戰爭。他的用意，就是希望假定到了歐洲再有戰事，法國不得不捲入漩渦的時候，有了這個條約，可使美國不便加入法國的敵方去參戰，而法國的安全得有相當的保障。美國國務卿開洛(Kellogg)氏對於弭戰這件事是贊成的，幷且他是與美國全國熱心和平的人一樣的希望牠實現的。但他看穿了白里安的用意，覺得如果單單與法國締結弭戰條約，既不足保障國際的和平，又未免束縛了美國將來的自由，故提議與法國及其他列強共締簡單明瞭的弭戰公

約。使列強共同以弭戰爲國際間的紛爭，用平和的手段去解決。

白里安接到了美方這樣的提議，覺得風頭有些不對。因爲如果容納了美方全部的提議，非但無以貫徹他原來的意思，且將來如果發生戰爭，也不啻受了一種桎梏。故頗有進退維谷的樣子，對於這個問題心亦冷了。後來雖勉强於大體上承認美方所提議的原則，但提出一個重要的異議：即是弭戰公約上所要弭的戰爭，不是防禦戰爭，乃是攻擊戰爭。故防禦戰爭又當別論。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開洛氏再送第三次通牒與法國政府，說明若弭戰公約限於防止攻擊戰爭，未免不很徹底。希望法國政府對於弭戰不要分防禦與攻擊戰爭的區別。又云要列強一同加入弭戰公約，乃是合理之舉。法國政府接到了這次的通牒，經過了多次閣議的反覆討論，一直到了三月三十一日才提出覆文，答覆美國政府。覆文的要點約有以下六項：（一）表示放棄弭戰限於防止攻擊戰爭的意思；（二）於原則上容納美國與法國及其他列強共結弭戰公約的提議，但主張索性推廣公約的範圍，將牠變成世界大小各國的公約，不必限於列強；（三）加入公約的國家中，如有不遵公約者，其他締約國對之得不履行公約上規定的義務；（四）不禁締約國合法的防衛權；（五）羅加拿條約及保障中立的條約不因公約的締結而廢棄；（六）此約在未得大小各國一般的同意以前，不生效力，但同意於加入公約的各國，於公約未生效力以前，仍須採取防止她們於國際間惹起政治上紛爭的方策。我們從上面的六項看來，已可見法美雙方對於弭戰公約，意見雖已接近，實則猶未完全一致。

四月十三日美國政府將其製定的極簡單賅括的公約草案，連同敍述與法國交涉經過情形的文書，分別交駐倫敦柏林羅馬東京的大使，轉致於各使駐在國的政府。駐日法使，是日向日政府口頭聲明美國提出的草案是美國單獨製定的，不是由法美雙方協議的結果共同製定的。故法政府將另擬草案。該案日內可以提出。希望日政府於未接到法國提出的草案以前，暫時保留對美的答覆。駐日法使對日政府既有此聲明，想必是日駐英德意的法使，對他們駐在國的政府，當然亦有同樣的聲明。到了四月二十一日法國的公約草案亦照美國的樣，分別致送於這幾國的政府了。兩國各自提出的草案，內容不同。提出的日期，亦有先後之差。由此更可見法美兩國不但意見上有些不同，而且提出草案的步驟亦不一致了。推原其故，大概締結弭戰公約，本非法政府的初意。法國迫於外交上的情勢，關於這個問題，對於美國，有些啼笑皆非，所以才弄到這步田地。

美法兩國提出弭戰公約的大概情形如此。記者於執筆時雖猶未悉德意兩國的意見怎樣，但英日兩國對於美國的草案則已先後表示意見。茲再更端略述於後。

（甲）英國的表示　據五月十九日路透社的倫敦電訊云：「英外相

張伯倫接受美國弭戰公約提議之覆文，今日已送達駐英美大使。略謂任何新條約，凡可摔弱或毀壞歐洲和平所繫之國際聯盟會章，或羅加拿條約者，英政府未能依允；但美國務卿開洛業已說明並無以新條作阻止簽定聯盟約章或羅加拿條約者履行其義務之美意。世界有若干區域，其幸福完全與英國和平及安全有特殊與重大關係。英政府久已切實聲明在此種區域內不能容人干涉。其防衞攻擊之保護，實爲英國之自衞方法。現必須明白了解者，英政府根據新約，不妨害其在此點上行動自由之特殊諒解，接受此新約覆文。又謂英政府覺其現有契約中並無阻其對此鞏固和平基礎之新運動，予以熱心合作之點，故欣然願助成此約。查此約之性質，英政府須與海外自治各殖民地政府及印度同時共同參加之。是以英政府已與各該政府商權之。彼等一致贊成此約之原則，故渠惟俟接到參加締結此約之請書時，英政府及其殖民地政府定準備接受請書也。覆文又謂英政府覺美法兩國草約幷無重大異點。此種印象，已爲四月二十八日美國務卿開洛之言論所證實。美國務卿當日承認自衞權利不可拋棄，幷承認苟一方破壞擔任，則他方對此違約之國，可不守其義務。英政府準備接受美國草約之大部份。但願見此約中亦載有如法國草約中所有者之一條文，俾使簽定聯盟會章與羅加拿條約之國得履行其義務云。」

（乙）日本的表示　據最近東京消息，日本政府本欲於美法兩案外另作第三案。惟因恐怕提出了第三案益使問題糾紛。故主張舉行六國（即美法英日意德）代表會議，審查美法提出的兩案。至其對美的覆文，據電通社東京電訊，則於五月二十六日發出。大意如下：日本政府對於此項美國提案中企圖完全廢止戰爭的目的，很欣快的願以誠實的協力助成之。日本政府了解本案並不否認國家的自衞權，且與國際聯盟規約以及羅加拿諸條約中所包含一般平和保障之條款不相抵觸。故確信法英德意美日六國間討論後，得協定各國間可相互承諾之條文。日本政府將以廢止戰爭，及確保各國間恆久不變的平和爲目的，誠心協力討論本案云。

英日兩國對於美國雖於覆文上都表示好意。然而我們比較了美法提出的兩個草案，再看了英日表示的意見，知道英日並不全部容納美國的提議，幷且英國對於寥寥三數條簡單賅括，廢止戰爭的美案，於覆文中硬要說開洛業已說明並無以新條件阻止簽定聯盟約章或羅加拿條約者履行其義務之美意。又謂開洛於四月二十八日承認自衞權利不可拋棄。日本的覆文亦聲明了解本案並不否認國家的自衞權，且與國際聯盟規約以及羅加拿諸條約中所包含一般平和保障之條款，不相抵觸。她們似都對於法國的提案表示同情。形勢如此，美國的提案，恐難完全實現。即使將來能夠實現，想來亦不能不打點折扣了。

如今法國要單獨與美國締結弭戰條約，固已不可能了。美國政府要想使其提案全部實現，經英日兩國表示了這樣的意見以後，恐亦不免受些打擊。結果列強或者要將美案與法案調和，再加入些別的意見，成

一個不澈底的弭戰公約，亦未可知。一般希望世界和平者，當然頗希望弭戰這件事情有實現的可能。然英日對美的提案已表示了貌合神離的意見，前途實未許樂觀。究竟結果如何，現在尙難預言。且看德意有何意見表示，以及將來六國還是另外協議出一個可以共同遵守的公約，還是附加條件簽定美案再說罷。（頌華）

德國的新政局

德國的總選舉已經在本月二十日舉行，選舉的結果，據最近德政府所發表的，各黨議席分配和上屆的比較有如下述：

黨名	本屆當選人數	上屆當選人數
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	一六〇	一三一
國權黨(Nationalists)	七〇	一一一
中央黨(Centre)	六九	六九
共產黨(Communits)	五八	四五
日耳曼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	五四	五一
民主黨(Democrats)	二五	三二
巴瓦利亞人民黨(Bavarian People's Party)	一九	一九
法西斯黨(Fascists)	一六	一四

就上表看來，左派的社會民主黨最佔勝利，牠所得的席次為一百六十，比較在上屆當選的人數，猶多出二十九名；右派的國權黨却大遭打擊，本屆當選的人數竟較上屆減去三十一名。這兩大政黨的勢力消長，很顯然地表示德國的政局將有逐漸脫離帝制色彩而改向眞正民主道路的新趨向；早些時候，尙頗有人逆料『德意志帝國恐還不能一蹴而變成德意志共和國』；照現在這種很帶帝制色彩的國權黨人失敗的情形看來，我們可以斷定德國的民主政象，一時是不會起變化的了。

又這次選舉中尙還有可以注意的地方，便是偏於左派的民主黨雖略略失了點勢，而共產黨却平空激增了十幾把交椅，在議會中竟達五十八席。這簡直是歐洲——並且也可以說世界——各國所未有的政象。（蘇俄當作別論。）不過共產黨雖然在這次選舉中爭得了意外的勝利，將來却未必能夠在議會中把持政權。因為在一般德國人的心目中看來，極左的共產黨，和極右的法西斯黨，都不過是代表一種政治理想，在議會中只能算是「聊備一格，」絕對不能引起大多數人的信仰；而就德國幾個大政黨看來，却也不願意拉攏他們加入內閣份子，一則因為他們向來便是反對議會制度的，如許他們加入，難免不發生搗亂的行動；一則因為他們都是極端派，若聯絡他們組成混合內閣，是很容易引起國內和國際的反感的。

不過德國的大政黨雖然不願意和極端的左派和右派結合，但依照從來的歷史關係，德國的內閣總不免由其他各政黨組成聯立的混合內閣。這種情形，正和法國有點類似。蓋德法兩國都是小黨分立，議會沒有一絕對多數的黨。若非藉大同團結之力，則政治上的設施，必致動遭

擎附。至於議會內何以沒有一絕對多數之黨？這在德國方面原先在俾斯馬克時代便已如此，蓋因官僚勢力之鼎盛使政黨很難獲得議會之實權；而少數野心政治家，又從而利用操縱之，致各政黨嘗易陷於自行分離的形勢。這種情形在德國大革命後，尤為顯見。便就現內閣來說，內閣總理馬爾克思便是中央舊教黨的黨首，其他閣員則由「國權黨」「人民黨」「經濟黨」各黨聯合組成的。

現在中央舊教黨是不必說及了。牠在這一次選舉中所佔有的席次僅和國權黨相差一席。牠本是從前議會內的第一大政黨，嗣因份子複雜，意見分歧，有主張民族的權利的，有回復歷史的權利的，有堅持地方的權利的，有標榜實利的主義的，到現在已無整個的主張足以吸引一般人心了。國權黨呢，則因帝制色彩太重，對內既不足副多數服膺共和主義的民心，對外亦徒招敵國的疾視；尤其法國以國權黨之當權，更時常惴惴不安。是則總揆一席，當不會由國權黨人來擔負的。照這樣形勢看來，將來德國的政治中心恐怕非社會民主黨莫屬了。社會民主黨在德國比較算是一個代表自由進步的政黨，該黨的領袖柏倫斯泰因，布羅文，及墨羅等，都是當代很負物望的人，素得一般人的信賴的。由他們當中推出人來組閣，要比較適當一點。不過社會民主黨刻下雖為下議院內的第一黨，卻並非最多數黨，在下院四百九十三席裏牠只佔一百六十席，要想操縱全議會是實際上做不到的事。是則此後德國的政局，恐怕又會要恢復舊日的「共和聯合」，即由社會民主黨聯絡民主黨，及中央舊教黨，和人民黨的左傾份子於擁護共和的旗幟下結合為一大同盟。這樣的這次改選所造成的政象，只是共和主義的勝利罷了。

不過這次國權黨雖失敗，卻並非即牠的勢力消滅。國權黨所最足以砥礪人心的，便是把德意志帝國過去的光榮和現在所受的屈辱來暗示一般人的復仇；這種思想簡直由與登堡大總統外長斯德萊斯曼以至販夫走卒都有；一旦對外關係有什麼變化，那是很能促進國權黨勢力之復興的，所以牠的他位，在將來究也不可小覷咧！（育幹）

意政府注意非洲殖民地的開發

意大利本來地狹人稠，天產不很豐富，故以移民海外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加之近來法西斯底政府施行了獎勵人口增加的政策，於是對於殖民地的開發以及移民辦法的改善，更不能不加倍努力。意大利的皇室近亦十分注意於非洲殖民地的情形。皮特蒙親王 (Prince of Piedmont) 是意王之子，於三月中往遊東非伊德利亞 (Eritheria) 與莎美里倫 (Somiland) 備受該地本國人民及土民的歡迎。他這一次的游歷，一方面帶些視察的性質，一方面為增進皇室與殖民地感情上的聯絡。

伊德利亞與莎美里倫兩地，原是意國尚未十分開發的殖民地，而意國移殖到那裏的人數亦不很多。將來殖民的人數增加之後，該地尚多開發的餘裕。意國國王的從弟亞白羅齊公爵 (Duke of Abruzzi) 在

那地方開闢了兩大農場：其一是植棉農場；其一是蔗糖農場，都是在馬薩瓦(Massawa)附近。亞白羅齊公爵雖是個海軍軍官，但他很熱心開發該地的富源，所以每年居住在馬薩瓦的日子很多，以便親自策劃他在該地事業的進行。他現爲意大利莎美里倫農會 (Italio-Somiland Agricutural As-ociation) 以及莎美里倫糖業會會長。農業與糖業都是那地方很發達的產業。所以他是該地產業界上的重要人物。

現在法西斯底政府對於該地所採的政策，論其要點，一是在求殖民地的自給。因爲意國在非的殖民地仍須靠本國納稅者負擔經費去維持牠。國家每年預算上爲了殖民地仍多一注支出的緣故。一是在引起本國人民對於開發殖民地的注意，設法增加到殖民地去發展的人數。而實現這種政策的方法是在獎勵該地的私有企業。因此，慕相很推重亞白羅齊公爵，希望國內熱心於開拓殖民地寶藏者，以他爲模範，效法他積極經營的種種措施。至於政府自身方面，却亦並不袖手無爲，已在馬薩瓦附近，開闢了一個容納失業者的殖民區。該區已經有七萬英畝的土地，劃爲八十七份，分配於要求土地耕種的失業者了。且爲欲增進該處農業起見，預防水災的堤壩亦已建築了。

以上都是關於東非洲伊德利亞與莎美里倫兩地的情形。至於爲意大利北非洲中心勢力的殖民地，乃是的黎波里 (Tripoli) 的黎波里介在埃及與突尼斯之間。其地雖多沙磧，但面積廣闊，而且氣候也與意國南部各地相差不遠，不若伊莎兩地的氣候殊爲難受，所以獎勵國民移殖到該地，較爲容易。據西報羅馬通信，意王與王后暨其兩位公主決於四月中一同出航的黎波里。詳情雖猶未悉，然國王這次旅游，亦是爲欲增進皇室與殖民地間感情上的關係與聯絡，殆可斷言，而屆時他必定受該地人民熱烈的歡迎，我們亦不難想像。

概括言之，意大利近來注意於非洲殖民地的開發，所以法西斯底政府要獎勵國人往殖民地發展，而皇室亦因希望殖民地方面的實業發達，所以國王與王族亦先後往東非北非的殖民地視察。可是意國人口極發達，每年平均增加五十萬人以上。單靠區區殖民地，尙不足以容納過剩的人口。故爲解決人口問題計，尙須移民於外國，方可免人滿之患。法西斯底政府有鑒於此，於是除獎勵人民去開發本國的殖民地外，不得不再於移民於外國的辦法，加以改良了。

據上海中央日報四月二十二日所載的羅馬通信，法西斯底主義理論家羅古氏云：『移民爲解決人口問題的重要手段，法西斯底主義者亦認爲正當。但向國外移民之後，移住民如爲外國人所同化，則只助長外國的富強，對於本國反很有害。不但此也，移住民多係强健有爲的青年勞工，而羸弱的多憚於遠出，在外的亦必歸國，結果本國損失甚大。故無秩序無條件的移民，是法西斯黨所不取的。』這種理論，頗有留意的必要。現在慕相改善移民的辦法，就是照羅古氏所云定的，故其目的不僅在消極方面設法將過剩的人口，移住於外國，就算了事，乃是要更進一步，於積極方面謀於本國有利益。而慕相近在國會演說移民問題，曾

說『無秩序的，亂雜的移民政策，必以生產的，有秩序的移民方法去代替牠。』也就是這個意思。

意政府秉承墨相的意思，現已決定並又宣布新移民政策三項『（一）對移住民予以一定的教育與訓練；設一强有力的移民機關，嚴格監督移民，使一般移住民能有抵抗外國同化政策的知能。其無此知能者，不許移住外國。又設保護移住民機關，對於移住民予以經濟的援助，不使受外人壓迫。（二）設移民輸送公司，力圖移住民的安全及便利。（三）意國領事公使及移民事務官，應與各國締結特別協約，力謀移住民之利益。又意政府原設有移民委員會，屬於外交部。至去年則撤廢移民委員會，另設意僑管理局管理一切移民事務。又通令各地方官廳各學校於每週開移民講習會，介紹移住地之一切情形，及國外貿易的狀況。』這樣看來，可見現在的移民辦法與墨古氏的理論，完全一致了。

關於意政府對待殖民地土人的情形，我們雖沒有詳細知道。但據二月二十六日美國紐約時報的消息則似乎不很好。該報謂意國莎美里倫地方米球汀（Mijertin）族的族長沙依克（Sheik Mohamed Shauria Bin Abdi）赴倫敦謁英外相張伯倫氏，告訴他，意政府所任命在該地的地方官，禁止該地土民，像白人一樣穿着長褲，違則監禁云云。該報並謂這未免太過分。依此而論，則莎美里倫的土民，是很不自由的了。

意政府所實施關於人口問題的政策，當然不止以上所述的各節。不過單就以上所述最近的情形而論，意政府對於人口問題，怎樣的努力，設法解決，關於生聚教訓的方面怎樣的努力，多方策畫，已可概見了。（頌華）

三十萬意國僑美工人反對本國的獨裁政治

在美國有三十萬意國的僑工，推舉代表，於三月二十四日在紐約城第十一條東街的韋白斯透廳（Webster Hall）開工會代表大會。該會於每二年舉行一次。在這一次的大會到會的代表同申痛惡本國獨裁政治的義憤。他們攻擊墨沙里尼，認為反對自由與平民政治的一箇暴虐的首相。並將此旨通電於巴黎的意大利工人聯合會。這個工人聯合會有會員二百五十萬人。會址本是在意大利本國的，因被墨相解散，所以遷到巴黎去了。

紐約的意國僑工，在工會裏還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募集資金，預備反抗法西斯主義，並防止法西斯主義的流入美國。不過在紐約的意國僑工，近來境況亦很困難。因為目前在紐約的意國僑工，其中有五萬的失業工人。他們的境況雖然困難，但工會還是積極進行，一方面彼此互助，解救會員的苦況；一方面聲討本國的獨裁政治，期促民治的發展。並不因有許多會員生計艱難而現頹唐的樣子。

意國在法西斯主義之下，不能有言論集會的自由。反對政府者，只好

亡命海外，在外國活動。法國爲鄰近的關係，故意國的亡命客逃到法國者很多。我們常常聽到僑法的意國人士發表反對他們本國政府的議論。如今在新大陸的北美，意國的僑工亦有同樣的呼聲了。卽存意國本國，其實反對政府者亦不少。不過他們不能隨便發表意見罷了。並不是在本國的全體國民都贊成法西斯主義。

聽說現在法西斯政府對於主張自由的反對派，爲防止其到海外去活動起見，訂有種種苛律，不許他們離開國境了。凡欲出境者，如其爲法西斯黨員，便可自由，沒有什麼留難。非黨員如欲出境，官廳往往不給通行證，使之不能自由到外國去。倘無通行證，潛行越境，卽以私逃論，並許邊防軍當場格殺。

按上海報紙上披露的世界新聞社消息，「意國反對政府派的人，在國內的生活，痛苦萬狀。然冒險潛逃至他國者，仍不乏人。如有名之吉盎卡，強尼，布科尼，拉白留來諸氏，先後變裝去國。而社會黨黨員國會議員，杜蘭蒂氏，以七旬老病之身，亦以不堪法西斯黨之壓迫，於去年十二月間，由其同志代僱一小船，從米蘭私宅脫走，經科西加島而達法國。意當局得訊後，大索杜氏不獲，卽將杜氏好友多人及其治病之醫生捕去。除其中數人外，其餘均以助氏出走之罪名，久羈獄內。」

據該社所得最近意國薩伏那的消息，此案已於本年二月間經法西斯黨之法庭審訊。對於現在法國之杜氏闕席判决，監禁十個月。其友人等除釋放五人外，其餘的監禁十個月及一年，一月，二十日不等。杜友中有自由黨黨員巴里及社會黨黨員羅三尼者，當庭抗辯，慷慨激昂。巴氏說「杜蘭蒂先生以其高尚之心量尊嚴之名位，正可代表吾意大利人，以今日吾國政治黑暗，披露於文明歐洲之前。吾助其出走，雖不足爲俠舉，實足以自豪。在今日怯弱的卑劣的秉政者之下，確有對一種理想奮鬥的必要。法西斯黨之判吾罪，正所以光榮吾耳。」羅氏說「我乃社會主義者。我之信社會主義已在其（指社會主義）被壓迫之後。然我信其終得勝利。昔我先人嘗庇被逐將死之瑪志尼（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於畢薩。今於一百年後，又一羅三尼氏於法西斯底暴亂之下，救出一意大利良士，乃正當事。」

意國反對政府派的人，只好在外國逍遙自在，發表政見，已經是很苦惱，很可憐的了。然而在國外的反對政府者，較諸在本國的反對政府派人，究竟自由得多了。從上而所述的種種情形看來，在本國的反對政府者，不但言論集會沒有自由，而且行動遷徙的自由亦沒有了。要想覓一自由的地方居住而不得，精神上異常痛苦。他們看了本國僑美僑法的同胞，浪跡他邦，能够自由集會通電，恐尙豔羨不置咧！

近時報紙傳過意國國內發見暗殺國王與首相陰謀的消息。暗殺國王的陰謀發生於四月十二日的米蘭市。那天上午國王親臨該市出品樣本陳列會的開會典禮。會場中王座旁邊的掛鐘上有强烈的炸彈爆發，死傷了數十人。幸而爆發的時候，國王還未到會，故陰謀未遂。同日在瑞士國邊境的意大利小邑古瑪附近，有人於鐵路旁邊置了一强烈的

炸彈，當首相慕沙里尼所乘的火車經過之際，潛握炸彈的紐，將牠施放。當時首相因有警衛隊保護，將兇手當場捕殺，故倖免於難。由此看來，意國反對政府者不僅在海外很活動，即在他本國國內雖政府用高壓手段對付反對派，而反對派亦在那裏乘機祕密活動。高壓愈甚，反動愈大。意國現政府的高壓手段，未必能夠杜絕一切國內反對派的祕密行動吧！（頌華）

美國女飛行家格雷爽女士遇難

辛

去年十月間，一個美國的女飛行家名叫呂茲愛爾特（Ruth Elder）的偕她的同伴哈得曼君乘「美國姑娘」號飛機渡大西洋赴法，行四千四百基羅米突，於近西班牙的海面墮水，幸為荷艦所救，得以無恙。不料去年年底又是一位美國女子，格雷爽女士（Frances Grayson）在大西洋中失蹤了。

格女士在呂女士預備飛行的時候，即已在預備；呂女士遇險，格女士飛行之志仍然不因此稍有挫折。

在大西洋下天氣正壞的時候，德國的飛行家士士慈（Stutz）君也只走了一半路程，仍然飛回老家，不去冒險。可是格女士却不顧一切來實行久已預定的計劃，向柯彭哈格飛行。她所持無恐的事，是她有的是錢，她請了一個駕駛人名叫烏泰兒（Oscal Owdal），一個航海家名叫戈兒波爾羅（Brice Goldsborough），一個機械師名叫寇累（Fred Koehler）。她以為有了這班幫手，雖然冒險一點，也必能把大西洋渡過。應預備的一切都已辦妥，格女士就決定在聖誕節的大前夜起程。氣象觀測所的報告她不放在眼裏，人家勸她不要這種天氣在大西洋上坐飛機旅行，她的答話仍然是這樣的固執：『這是無關重要的事，我仍然是要如期動身的。』十二月二十三十七時十七分格女士和她的三位同伴在羅失委場（Roosevelt field）起程，向格拉士港（Harbour-Grace）前進，她滿擬大清早到得那裏，上了機油再取道赴柯彭哈格。但是二十四早格女士的飛機「旦」（Dawn）還沒有到格拉士港，白日已過，黑夜又臨，尚沒有一點消息。一直到二十九號紐約的電報傳到巴黎，大家才決定格女士和她的三位同伴一架飛機完全沒有靠望了。那個電報說：『現在對於格女士和她的同伴與飛機，認為一定失事無疑，格女士和她的三個同伴也再沒有生還之望了。現在政府擬禁止將來類此之冒險行為，免作此無謂之犧牲。』格女士的飛機是一工程師名斯科兒斯基（Sikorsky）所造，要算是飛機中一種最新式最好的。格女士的母親得了這個噩耗，痛不欲生，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棕欖霜
Palmolive
VANISHING CREAM
棕欖霜
臨行之時薄施此霜於面頸手臂不但週身香氣撲鼻並能保護皮膚避免風日之侵損洵艷容妙品也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第三號
棕欖公司



市財政問題

董修甲

緒論

城市行政範圍廣大，種類繁多，欲得適當方法，一一解決之，蓋非易事。而各問題中，最重要最煩難，最不易解決者，當推市財政問題。蓋萬事必須籌得經費，方可辦理；而各種市政之舉辦，尤需大宗款項。況近數十年來，各國城市工商發達，人口集中，一日千里，城市事業，概須力加擴充，以應市民之需求。譬如，美國各市之公益事業，在昔多由私人各自舉辦；但近年來，因鑒於私人所辦理者，毫無統系，概不完善，已逐漸收歸市辦矣。再，公用事業，在美國各市，除自來水外，亦多由商人自辦之；但現因商人所自辦者，概不能饜民望，各大市亦多主張收歸市辦矣。加之近年來，因市政科學日趨進步，各國市政又須力求改良。如橋樑，前日所用者，爲木料，今則須改用鐵料，或水門汀材料。路燈，前日所用者，爲煤油，今則須改用煤汽，或電汽矣。此外，如公共衛生，公共教育之設備，與夫警務行政，消防行政之方法，無不較前改良甚多。是故所需之經費，日必增加，方可應付一切，致使市財政問題，尤爲複雜，欲圖解決，誠非易易。卽以我國而論，自前清至今，各省大小城市，多已興辦市政；而成績罕見者，無一非財政無辦法也。是故市財政者，其他各種市行政之母；欲使其他市行政，均能一一興辦，幷能辦理盡善盡美，必先解決市財政問題。按市財政問題，概分之，不外收入，支出，及市債三問題。茲請分別詳論於次，求正於國中碩學焉。

甲　市收入問題

查各國城市之收入，包括市稅，市產與市營事業收入，及政府補助金三種。惟各國城市三種收入之多寡，頗有出入；美國城市之收入，來自市稅者，爲數最大。歐洲各城市，尤以德國城市爲最，概倚賴市產與市營事業之收入，及政府補助金，爲大宗市收入。日本及我國各市之收入，則皆

以市稅爲大宗。各國城市之收入，既互有異同，自有討論之價值。而在此時，我國各處，正提倡市政甚熱，關於市收入之增加，尤屬極爲重要。如各國市收入中能有採用者，而採用之，則於我國今後市政之舉辦，當亦不無裨益。請分別討論三種市收入焉：

一　市稅

（一）市稅性質徵稅標準及徵稅權來源　市稅種類亦繁多矣，其重要者，曰普通財產稅，曰所得稅，曰遺產稅，曰人頭稅，曰營業稅，曰土地差增稅，曰特別估稅，曰公用事業稅，曰執照費，規費，等是也。在討論各種市稅究竟得失如何之先，請分別說明市稅之性質，徵稅之標準，及徵稅權之來源於次：

按市稅之性質，約分兩要點：（一）市稅含有強迫性質。按吾人所付之利息，所付之房租，所付之工資，以及其他購物之付價，均須預先互相商定，互相同意；但市稅之徵收，市民既不能預爲商定，復不能拒絕不納，凡已規定之市稅，無論如何，市民均須按率納付，不得違抗也。（二）個人或團體之納稅於政府，非因政府爲人民做有特別工作。查吾人乘坐火車所付之車價，概因得有乘車之特別利益；其乘車較遠者，須多付車價，其乘車較近者，可少付車價，此種付價之多少，乃因乘車者所得利益有多少也。但吾人之納稅，則非吾人得政府特別利益；其納稅較多者，非政府爲之多做有利益之事，其納稅較少者，亦非政府爲之少做有利益之事，有時幷有相反之情形，容證明之。

查現在市民之納稅，與直接利益，概無關係，其一市付稅最少之人，往往受益甚大；譬如以市稅收入，作公共學校經費，此種市稅，乃係普遍性質，其市內富人，幷不能因無兒童上學，或將子弟另送私立學校讀書，即不付應付之市稅。而付市稅最少之人，亦不必因所付市稅太少，即不得將所有兒童，均送入市立學校讀書，亦不必因送入兒童過多，即須另付學費。所以如此者，蓋因個人所得政府利益之多寡，往往不易知悉之故。譬如一市之公安行政，究竟何種市民所得之利益較多？何種市民所得者較少？實不易明白。再如一市之清潔街道，究竟富人之汽車，行其上者，得利益較多？抑貧民之兒童，遊戲於其上者，得利益較大？亦不易明白。是以市稅之徵收，不能以市民受利益之多寡爲標準；即有時竟依利益之多寡而支配一市之某種市稅，（如美國之特別估稅，與土地差增稅等）乃係特別情形，非普通市稅也。

歐美各城市，從前頗有許多事業，概由享受利益者擔負其費用，今則概以普通市稅之收入充之：譬如歐美從前之道路，常有由私人自己建築者，故凡有車馬行其上，概須付通行稅。又有私人自建之橋樑，凡商船行過者，亦須付通行稅。從前歐美之初等教育，亦須由入學學生付繳學費。在歐美現在警察制度尚未實行之先，各富人須各自僱用守門者，以爲自衛，其貧乏者則無保衛矣。歐美各市之消防行政及衞生行政，在昔亦係私人所辦之事業；但現在各城市，皆將上述各種行政，收爲市辦，以市稅之收入，充其用費而收稅之標準，概以各人擔負之能力爲定，不以

所受利益之多寡爲準。我國各城市已辦市政者，其情形與歐美現在之情形，大概相似。各種市行政，概由市政府以市稅之收入辦理之；但間有公家建設之工程，仍依各人所享之利益而徵費者：譬如上海至吳淞之軍工路，係由前淞滬護軍使所建築，前因養路費無所出，凡來往該路之車馬，均須繳納通行稅一元。北京至西山馬路，係由京都市政公所所鋪築，但車馬經過者，亦須繳納通行稅，藉充養路之費用。是我國現在已辦市政之城市，其徵稅仍不免依利益爲標準；但將來逐漸改良後，其受利益之私人，定可不須付稅，所有各種事業之費用，均須由市稅之收入中供給之。故現在各國市稅之法律，概依市民之能力而規定，其大概方法，卽以財產或收入之多寡爲標準：凡有財產多者，或收入多者，皆規定多出市稅；其財產少者，或收入少者，則規定少出市稅。查此種能力說，在百五十年前，卽有亞丹司密司主張之。按亞氏，爲當時著名之經濟學家，對於賦稅之徵收，曾定有四種原則，簡言之如下：（一）國家徵收賦稅，應依人民能力之大小而徵收；（二）賦稅確定後，不得隨意更動；（三）納稅時期與方法，應使人民方便；（四）所徵之稅，應依公家之所需，徵收愈少愈好。此四種徵稅原則，歷來經濟學家，皆承認爲良善之徵稅原則；但各國規定徵稅法律者，往往對於第一種原則，尙能遵守，對於二三四之三種，則不注意焉。有時僅依簡便籌款方法，冀得相當款項，其他均不過問，如此徵稅，實屬非善。雖然，城市之徵稅，有時亦須依利益爲標準，此種賦稅，比較甚少，概係有特別情形，說他是例外，亦無不可。譬如依利益爲徵稅之標準者，有所謂特別估稅，土地差增稅，及公用事業稅等，容詳於後。

再，城市政府，本無徵稅之權，其權或由國家立法機關，或一省立法機關，用普通法律，或特別法律，賦予之。美國對於此種徵稅權，規定極其嚴明：凡市稅之種類，與徵稅之多寡，均由州立法機關，規定確實無疑；其未規定者，概不能徵收之。但歐洲概無此種嚴厲限制，各城市之徵稅，大概尙能自由辦理，卽於國稅之上，任便另徵附稅，均無不可。美國人民，現在正提倡徵稅自主，無論徵稅多寡，及徵稅種類，均要求由各市自由決定，但美國各州立法機關，尙未贊許也。我國各市之徵稅權，亦由國家或省政府嚴明規定，但亦可於國稅或省稅上，徵收附稅也。（如前江蘇暫行市鄉制，及廣州市暫行條例所賦與城市之徵稅權，皆省政府所賦與者，又，我國於忙漕上，可附加市稅等。）然則城市之徵稅權，究應加以限制否？愚意，城市之徵稅，自應加以相當之限制，其重要理由有二：（一）城市徵稅，如無相當限制，易使城市擾及國家或省政府之稅收，則國省市之稅制，混亂不淸，難免不發生困難。（二）城市徵稅，既無相當限制，任城市自由徵收，易使城市不顧市民疾苦，任意浪費。依此二種理由言之，城市之徵稅，似應加以相當之限制。然則相當之限制，究竟如何？曰城市與國家，或省政府之課稅，先應就各稅性質，可以屬於國家及省者，由國家及省徵收之；可以屬於市者，由市政府徵收之。如此嚴明規定後，再應限制市政府，不得於所定市稅外，隨便於國稅，或省稅上，徵收附稅，免使

一種稅源，一再徵稅，致人民擔負過重，不勝其苦。歐美日本及我國，常許城市於國稅之上，隨意徵收附稅，至爲不善，極應改良也。今市稅性質，徵稅標準，及徵稅權來源等，均已依次討論後，請分論各種重要市稅之得失焉：

（二）普通財產稅　此稅爲美國城市最重要之市稅，在美國各種市收入中，此稅約佔百分之六十五，其市營事業之收入，祇佔百分之十，其餘百分之二十五之收入，則係罰金，租金，特別估稅，規費，執照費，贈與金等。按普通財產稅，係徵之於市民之有動產與不動產者。所謂不動產，指地產，與房屋及土地上各種改良之建築物而言。所謂動產，約分兩種：一指易見之物品而言，如家宅及公事房中之用具，或店鋪及堆棧中之貨品，及汽車等皆是；一指不易見之物品而言，如股票，公債票，銀行存款等，皆是。因普通財產稅，對於動產與不動產，均須徵稅，而依動產之性質，甚易藏匿，尤以不易見之物品，如股票，公債票等，更易藏匿。倘物主不自陳報，則徵稅者無法查悉，而漏稅之弊，定然難免。加之，美國各市，對於不易見之動產，規定稅率甚高，更易使物主藏匿不報。據云，美國頗有多數城市，對於徵收不易見之動產稅，僅自備空白表格，分送各家，囑各將各人所有不易見之動產，旋即送回，但大半空白表格，并無退回者，因之市政府之徵稅，無從根據，祇得隨意揣測而已，但與各人實有該種動產之數目，往往相差甚遠。因此之故，普通財產稅之徵收，在美國各城市，成績非常不良；蓋因城市中，中等以上之家之產業，概係不易見之動產居多，因此種產業，不易調查明白，故所徵之稅，徵自不動產者爲最多，因之城市中之有不動產者，其負擔，概甚重也。再因規定股票，公債票之稅率，與易見之動產稅率相等，更易使人民藏匿股票債票，希圖逃稅也。加之不易見之動產，更有誘人逃稅之可能性在，何也？蓋股票，債券等之購置，概以其能有利息收入之故，而美國市面上普通利息，大概爲五六釐而已；但普通財產稅之徵收，合州郡市三方面者，常有三釐至五釐之多，如此，則持有股票或債券者，所應得之利息，概皆因之而充公。因此稅竟使票券主人應得之利息收入，有充公之可能性，故凡有逃稅機會時，無不設法以逃之。卽令其宣誓以明心跡，亦常有不惜謊言宣誓者，故所陳報之票券，不過爲所有票數之一小部分而已。但市民中不乏忠厚誠實之人，如彼等果將各人所有之票券，完全陳報市政府，依數納稅，則其所負擔之市稅，未免太多。一方面逃稅者，負擔過輕，一方面誠實者，負擔過重，天下不公不平之稅制，眞莫過於此矣。

自以上所論，普通財產稅之最大弊病，在於不易見之動產之徵稅，易於走漏；其實卽不動產自身，亦有多種：有爲土地，有爲土地上之房屋，或其他建築物，但普通財產稅，則對於土地之不動產，與土地上之房屋，或其他建築物，均未稍加分別；卽對於該各不動產之稅率，亦未稍有區別。但現在各國，皆認土地上之房屋，或他建築物之稅率，均應規定較小於土地自身之稅率；因如此，方可使投機土地者，不敢於土地上投機，復可鼓勵有土地者，改良其土地也。

因普通財產稅弊病太多，故美國各市，皆思有以改良之。查美國各市中，頗有多數城市，對於不動產，與易見之動產，仍舊規定相同之稅率；但對於不易見之動產，幷不徵稅，祇就該種動產之收入上，徵收其所得稅。關於此種動產之收入，概由各人各自陳報，幷附誓言，以明所陳報者爲真確。凡超過免稅額限度者，均照收入，徵收其所得稅，有時稅率不分收入之多寡，規定爲一律，有時依收入之多寡，分別規定爲累進稅率，更有時將不同種類之收入規定不同之稅率。按此稅之估算，與徵收，皆由州政府擔任之，其屬於市之部分，大概皆劃分，由市領取之，但此種變通的徵稅辦法，亦無良好結果也。又有數州，對於市民之普通財產，分爲數等，規定不同之稅率；其分等之目的，在使不易見之動產之稅率，可以較低於其他產業之稅率，庶幾不易見之動產產主，因納稅甚微，不須逃稅。查美國朋薛凡利亞康勒梯格梯美月蘭特各州，以及其他各州，行此制後，其成績尚不甚惡。更有提議分類尤詳者，凡不動產之土地，與土地上之房屋，以及不同式樣之房屋，均分爲不同之種類，但美國各市，尚未將此詳細分類辦法，見諸實行，故其成績如何，不得而知也。

再，現在美國各市所徵之不動產稅，雖係由產主付給；但房屋稅，或其他建築物稅，概由房主付納後，於房租上加增若干，是房主不過一徵稅機關之代理人而已，而納稅之擔負人，實係房客也。再工廠房屋，公寓房屋，店鋪房屋之納稅，亦非納稅者所擔負，其負擔者，概爲顧客也。故此種不動產稅之徵收，大概使房租或物價增高，與付稅者無與焉。

英國主要市稅，亦係徵自不動產，但納稅者，係租產之人，幷非產主。所徵之稅，係依租價而徵收者，徵稅之先，預有估稅員，向各租產者，調查其所租店鋪，或工廠，或宅屋，或公寓，或汽車間等之租價；即房屋係產主所佔用，亦須依所估之租價，各付房屋稅。其房屋稅之稅率，係每若干先令，付稅一鎊。稅單送至各家，憑單付稅。此種稅制，使凡佔用房屋者，均有納稅之責任，卽皆爲城市納稅人，如市政府稅率增高，各市民定可感覺也。至美國各市之徵稅法，因出稅者爲房主，各租房者對於稅率增加後之增加負擔，殊難感覺也。天津各租界及特別區，與上海租界，及前南北兩市，與現在之上海特別市之主要市稅，均爲不動產之房屋稅，徵自房客者，故凡有增多稅率時，各市民卽可覺其擔負之重，而羣起反對之。廣州，杭州，南京三市之主要市稅，亦係不動產之房屋稅，但房主房客，各納半數，請分別說明於左：

（1）廣州市之房屋稅：（見廣州市民國十三年市政例規章程彙編第五十五頁）

第二條　房捐警費，照租十分取一，主客各半；屋主所佔之半數，先由房客墊付，在租內扣除；自屋照樑一條，收警捐二毫銀以大洋爲本位，現以銀毫加一五伸算。

（說明）前項房捐警費，經於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起，照原徵收之額，加五增收，仍分主客各半，以毫銀繳納。其租額在一元以上，或一元以下者，照此類推，所有從前加收一五大元水，概從豁免。

（2）杭州市之房屋稅：（見杭州市住屋捐章程）

第一條 凡在本市區內居住者，不論租屋或自屋自用，應均照本章程繳納捐款。

第二條 住屋捐，依租金數目，按月抽收百分之五，由房主房客各半分認，但月租在五元以下者免繳。

前項租金數目，應以租約租摺爲憑，由市政府命令稅捐徵收處，會同公安局，派員按戶調查編册，幷在租約租摺上加蓋戳記。

第四條 凡自屋自用者，應由市政府暨市參事會各派員會同到地查明該屋價值，及隣近相類之住屋租價，比率酌定租價數目，報告市政府核定，依照第二條抽捐，其由典質而自用，以及租地造屋者，亦同。

（3）南京特別市之房屋稅：（見南京特別市南京市政週刊第十三期第三十頁及三十一頁）

第三條 房捐分鋪房捐，住房捐兩種：

鋪房捐，由鋪主直接繳納本局，掣取捐照。

住房捐，由本局派員巡往住戶徵收，塡給捐照。

第六條 凡自置自住，或自營業之房屋，幷無租價者，按照隣近房屋租金作爲比例，由本局派員前往查核後估計之，或自行申報產價。

鋪房，每月徵收千分之一，（卽每千元產價，每月徵收房捐一元。）

住房，每月徵收二千分之一，（卽每千元產價，每月徵收房捐五角。）

凡具有典押借貸性質，幷無行租之房屋，適用前項規定。

第十二條 凡爲營業之房客，均爲鋪房，應按其行租租額，抽收捐款百分之十。（卽每元抽捐一角。）

第十三條 鋪房捐款，歸房主房客各半負擔，由房客按月來局全數投納，房主應繳之數，准在行租內扣除。

第十四條 貧民小戶，自置或租賃之矮小鋪房，作小本營業，其行租在一元以下者，一律免捐，以示體恤。

第十五條 凡供營業以外之房屋，均爲住房，應按其行租租額，抽收捐款百分之五。（卽每元抽捐五分。）

第十六條 住房捐款，主客各半擔負，房主住在本宅者，由房主彙繳，房主不住本宅者，則由房客代繳，任行租內扣除。一屋之中，數戶同居，其門牌爲同一號數者，應合併彙繳，掣給一張捐照，以免繁瑣。

第十七條 矮小民房，門牌爲一個號數，月租共計在二元以下者，免徵房捐。

自以上論之，是英美及我國現在之房屋稅制度，概分三種辦法：（一）房屋稅由房主付納；（二）房屋稅由房客付納；（三）房屋稅由房主房客各納半數。依此三種辦法論之，房主納稅法，既易使房主於租價上加增房客之房租，又不易使市民感覺其擔負之輕重，固非甚善。卽房客納稅法，使無產業以血汗工作換來微少薪津維持房租者之房客，完全擔負房屋稅，亦非公允。惟有房主房客各納半數之房屋稅，使主客受市

政府保護者，皆有相當之納稅義務，既甚公允，又易使全市市民，皆能感覺其納稅負擔之輕重，至爲妥善。

總之，美國之普通財產稅，可以徵收；惟應免徵動產稅，再以他種市稅，（如營業稅）補徵動產稅所未徵之部分；至不動產稅方面，應規定房屋稅，爲房主房客各任其半。此外，無房屋之土地，更應規定其稅率，較大於房屋稅，庶幾投機土地者，當可裹足不前，而市面之興盛，亦可因之有把握矣。

（三）營業稅與職業稅　歐洲各城市，尤以德法兩國之城市，向來徵收所謂營業稅。查德國普邦徵收此稅，係依各商業每年營業之確定的收入爲準，其稅率爲累進率，即市政府與邦政府所營之商業，亦須納此商業稅。法國各市，徵此稅者，先將各種商業，分爲數種，再依各種商業之盈餘，各定不同之稅率，但不以實得之盈餘爲準，而以估計者爲定。譬如甲種爲專門職業，（如會計師，律師，醫師等；）乙種爲銀行，百貨大商店，轉運公司等；丙種爲工業組合。所有營業稅，并不以實得之盈利爲標準，而以普通情形應得之盈利爲定。近來美國各市中，頗有於普通財產稅外，附徵營業及專門職業稅者，此種市稅，或以商業之大小爲定，或以公司所雇用職工之多少爲定，亦有以公司中設備爲準者。比如旅館，即以旅館中房間之多寡爲標準。據云，美國之聖路易司市，辛辛樂梯市，納司安杰勒市，及紐阿利恩市等，每年因此稅之徵收，而增加無量數之收入。但反對此種市稅者，頗不乏人，其理由則以此稅之徵收，適足阻礙商業之發展。雖然，此稅不易走漏，徵收甚易，乃其特具之利益。愚意，此稅未嘗不可採用，但徵收時，對於不同性質之營業，應規定不同之稅率，其營奢侈品商業者，可規定稅率特高；對於日用必須品之商業，應規定稅率極微，因此種營業稅之納稅者，雖爲商人，但所付之稅，必於物價上加增之，是擔負稅者，則爲商店之顧客。日用物品爲貧富必需之品，如因徵稅而使物價增高，貧民不勝其苦；至奢侈品之購置者，概爲富人，即因多徵營業稅而使物價增高，富人并不覺苦，實無妨也。我國廣州市，南京特別市及杭州市有所謂花筵捐者，此與營業稅之性質相等，并係一種奢侈性質之營業稅，實亦一種至善之稅。愚意，此種市稅，如能擴而充之，規定凡奢侈品之營業，皆課此稅，則一方面可以改正奢侈之風，一方面又可增加城市收入，寔更較善。前上海南市亦有所謂營業稅者，包括茶館捐，猪業提捐，猪酒船幫捐等，除茶館捐，猪酒船幫捐，皆係奢侈捐性質外，其猪業捐，與一般貧民，最有關係，實不應規定稅率太重也。

美國近年來，有提議徵收售物稅（Salestax）者，其稅率爲出售物價之百分之一，由售主付納，轉加於售價之上。其提議此稅之目的，在改良前面所述之營業稅。據提議者所持之理由，概以售物稅既可使城市增得大宗收入，又可使稅收確實可靠，并可使全體市民，皆付納之。況一人購物之多寡，實可代表其能力之大小，即城市政府應辦事業之多少，概可以商業之多少爲定。如城市中商業不旺，售物不多，稅收微少時，則市政府所須辦理之事業，亦即甚少；其商業興盛，售物甚多，稅收豐裕時，其

城市需辦事業，亦須甚多。但反對此稅者，以爲有時售主，并不能將所納之稅，加入於售價，更有時，售主於所納之稅加增外，更加價特別高重，是非售主虧本，即顧客付價過高也。況以同一稅率，徵此售物稅，則所費於日用所需之衣食住者，與所費於汽車珠玉之奢侈品者，均須付納相等之稅，是前者付稅人，未免太苦，而後者，又未免付稅太輕，殊非恤貧之道，故美國工黨，反對甚力，大約此稅不能見諸實行。愚意，此稅於貧民損多益少，不應採用。況營業與職業稅，既已由歐美各市採用已久，且成績昭著，更不必另採此售物稅也。

（四）公用事業稅　凡公用事業，如電車，自來水，電話等，概須估用公共道路，是該各事業，受有公家之利益甚大，應捐助公家所需之經費。但查各國城市徵稅之方法，頗有出入：依各國城市舊日之徵稅方法，係依公司不動產而徵收，但此種方法，頗爲不善。一則因公用事業，如電車，電話等，常時經過二市以上，其所有不動產，亦即經過二市以上，如此，則不易分開估價徵稅，即分開徵稅，是與分估汽車之車輪，機器，及車身無異，其各自爲價，實屬甚微也。二則，如僅徵收公用事業之不動產稅，對於該事業之特許權價值，或不易見之動產價值，仍未能徵得相當之稅也。故現在竟有少數城市之公用事業稅，即依各事業之價值而徵稅，換言之，即依該事業之總值價而徵稅，凡該公司之收入，其特許權，其不動產，其資本，以及其他種種，均包在內。但此種徵稅方法，要以徵稅者，實能公正無私，不稍苟且者，方可徵得相當之稅；否則，徒使經手人從中漁利也。美國紐約市，則依公用事業公司之股本每年徵收特許權稅，其他各州中，亦有依公用事業之工廠而徵稅者，亦有依其事業大小而徵稅者，——指電線，每若干里，徵稅若干，或鐵道，每若干里，徵稅若干，——但此兩種徵稅辦法，亦屬不善，因如此徵稅，使該各事業，不敢擴充其事業。此外，更有規定公司須於鐵道兩旁之道路，由公司鋪砌之；或市官員之電話，由公司代爲裝設之，不取分文；或市政府房屋內所需燈火，均由公司供給之者。但此種種辦法，均屬不善，因易使市政府當局與公司，因細小問題而生誤會也。

各國亦常有採用公用事業公司之總收入爲徵稅標準者，此種辦法，甚爲簡便，即由公司每年依其總收入，納付市政府百分之幾之稅而已。（譬如千分之十五。）據各國研究徵稅有經驗者云：此種徵稅法，既然簡便，又可免去誤會，更無須估計其特許權，或工廠之價值，尤不須由市政府監督其收支，故頗有贊成之人。惟此種徵稅方法，非毫無弊病者；蓋某一公用事業公司之總收入，雖屬甚大，如用費太多，則實不能獲利；而另一公司之總收入，雖屬較少，但用費實少，反可獲利；如依公司總收入之多少，而爲徵稅之標準，則未必能與公司實獲之利，之多少相合。其實一公司之納稅能力，要以其收入中除去支出後，所餘之數爲定；故現在各國城市中，常有依淨收入而徵稅者，此種辦法，實較妥善。蓋公用事業之價值，概以能獲淨利者爲準；而應捐助於公庫者，要在能於支出之外，更有額外餘利，非僅其總收入一方面而已。即依淨收入辦法之原理言

之，亦屬甚善。但原理雖善，往往實行甚難，蓋因淨收入之定義，極易說明，惟計算淨利之方法，頗不相同，故淨利之確定，甚非易易。查各公司對於淨收入之核算，各有不同之標準，有於計算淨收入前，提出折舊費（Depreciation）甚多，亦有提出甚少者，故欲免除不平等起見，與免除漏稅起見，必須確定免除之項，而後方可決定一公司之淨收入也。是以各市對於確定免除之項，須規定一定章程，飭令各公司一律遵守之。

再，關於徵收公用事業之稅，其納稅者，固爲公用事業之公司，但負擔者，實爲購用電汽，煤汽，各種公用事業之市民，與裝用電話，或乘坐電車之市民；其公用事業之公司，不過市政府代理收稅者而已，故爲市民福利計，市政府徵收公用事業稅，不應徵收太重，應以徵收別種營業稅之稅率爲標準，（參看前節）方爲適宜。

（五）所得稅　德國各市之重要市稅爲所得稅，此稅徵自市民之收入，其稅率爲累進率，但每年收入在二百二十五元（美金）以下者，可以免稅。按德國城市之所得稅，係一種附加稅性質，附加於邦稅者；嘗如一市捐助於州政府之所得稅，爲百萬元（美金）而城市所需之所得稅，亦係百萬元，則城市所得稅之稅率，爲邦稅之稅率。有時大城市之所得稅，更可徵收較邦政府多收一倍至數倍者，但所徵之稅，較多於邦所收者，須得邦政府之許可。依德國各邦之稅率，自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四不等：凡收入在二百二十五元者，其稅率爲百分之二．五，逐漸增加，至收入至二十五萬元時，則稅率爲百分之四。雖然，各城市之稅率，除特別情形外，概與邦政府相等耳。

按所得稅之理論，係依各人事業與財產之收入而徵稅，是各人納稅能力之大小，可以確定，似爲最良之稅。而在德國各市行此稅後，又有優良之成績，似更應爲他國城市所採用。但詳細研究之，實不盡然：蓋現在各城市人民之收入，大都來自不易見之動產；美國各市之普通財產稅，既因不易見之動產而生種種之困難，是自不易見之動產之收入中，徵收所得稅，困難更多；是徵收所得稅時，其不公允與漏稅情形，必難逃免。至德國各市因警察行政，辦理甚善，又有市民財產註冊辦法，故市民之財產，不論爲不動產或爲動產，不論爲易見之動產，或爲不易見之動產，均不能任便朦混，不往註册，故各種產業之收入，易於調查，所得稅自不能逃漏也。況德國人民，大都誠實不僞，對於納稅，又知義不應辭；故凡有不動產，或動產，以及其他事業之收入，均無不具實陳報，故所得稅，在德國各城市實行之後，并無弊病也。至他國城市能否採用所得稅，要以各國警察行政能否改善，市民財產註册方法，能否嚴密爲定。但在此民治勢力日張之時，恐德國警察行政，與嚴密註册市民財產辦法，難於採用，故所得稅之徵收，不能有利無弊也。

（六）土地差增稅　德國柏林市土地改良促進會，曾提議所謂土地差增稅，其所持之理由，與中山先生之平均地權之理由相同：即指一市土地，因市政之改善而增價者，應將土地所增之價，由市政府徵收地稅若干，以充全市公共建設之用，不使市民不勞而盡獲其利益也。當一

八九八年，德國租借我國青島時，即將土地改良促進會所提議者，見諸實行；若干年後，青島收入日增，一切城市事業之經費，竟不聞有乏款之虞。因青島實行此稅之良好成績，德國各市，亦即逐漸徵收此稅，而結果皆甚優良，故徵收此稅之城市，亦日見增加矣。此時歐洲其他各國之城市，及美國各城市，多皆徵收此稅，但各國所徵之土地差增稅，與中山先生所主張者，稍有出入：譬如德國喘蘭法梯市之稅率，至多爲百分之二十五，德國在青島前日之稅率，至多亦祇爲百分之三十三，至中山先生所提議者，似擬將所增之地價完全由政府徵收地稅，以充公益之用。愚意此稅，實可由城市徵收，因私人土地，既因舉辦市政而增價，其功不在地主而在政府，故政府應徵收此稅，以分其利，不應由地主獨自得之。但關於稅率，似有研究之價值，愚於「上海特別市土地政策之研究」文中，主張如下：（一）凡土地之增價，在百分之十以下者，免徵土地差增稅，其在百分之十，及滿百分之十者，依累進法，徵收土地差增稅。（二）凡未起造房屋之土地，其稅率定爲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五，凡已起造房屋之土地，其稅率，定爲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四號）按上述兩種主張，含有兩種義意：（一）對於土地增價百分之十以下者，不徵差增稅，是對於得有徵少利益之地主，准許各自享受其利益，以示體恤市民之意。（二）對於未造房屋之土地，規定稅率，較多於已造房屋之土地，是促市民多建房屋以興市面也。再此種土地差增稅，每隔多年，方可徵收一次，與年年徵收之普通地稅（或名不動產稅）不可同日而語也。

（七）特別估稅　上面各種市稅，概依能力說而定徵稅之標準，其負擔此稅者，希望爲全市之市民，并希望所得之收入，爲數最大。但賦稅舊學說的利益說，現在雖不能承認爲徵收普通市稅之標準，惟關於公共建築之籌款，此說仍有採用者，此點早已於前面說明。查公共建築之舉辦，如道路公園之建築，其附近之地產，大增價值，歐美各市，因建築此項工程，常有依增價後所得之利益，而徵收所謂特別估稅者。按特別估稅之義意，即依附近土地所增之價，估計其利益之多寡，而徵收其特別估稅是也。夫道路溝渠公園之建築，附近私人產業之價值，因之增高，此種私人產業，既因公家建築而受利益，自應依其所得利益之多寡，分別納稅，以充公家建築之費用，美國各城市採用此稅者極多，歐洲各城市，亦有採用者。

按徵收特別估稅之標準，既以私人地產，因公共營造物建築，或改良後所獲利益之多寡爲定，則私人應付之特別估稅，自不能過於私人產業所獲利益以外。但所有附近公共營造之產業，如均能依其所獲之利益，各付特別估稅，則所有建築物之費用，概可無憂無慮。雖然，公共營造物，種類頗多，不能一概而論。譬如公園於人口繁衆之住宅區地方建築之，則附近地產之價值，必然增高，其所獲之利亦多，而特別估稅之收入即甚大；反之，如市內之陰溝，雖工程甚爲廣大，但附近地產之價值，或不能增加甚大，因之特別估稅之收入，亦難甚多。依美國各城市之經驗，頗

不一律，有城市之街道建築費完全出自附近地產之特別估稅者，亦有城市於徵收特別估稅之外，因不足甚大，須自普通稅收中供給者，此因各州州憲或各市市公約限制之不同也。

上節所述，乃係街道之舖砌，其費用亦係建築之費用，自應由附近得其利者擔負之。但街道之修補，究應由普通稅款之收入充之，抑應由特別估稅之收入充之乎？今街道之修補，對於附近地產之價值，不能增高，似不應向附近地主，徵收特別估稅，以充其費用；卽街道完全修補之，亦不應向附近地主徵收特別估稅，因街道之破壞，係全市市民往來所用，故應由全市市民擔負其費用。但街道之改建，如所用之材料，較前為良，比如自煤炭路改修白油厚路，其附近地產之價值，實可增加，各地主既因之而能獲利，自應依其獲利之多寡，而徵其特別估稅，以其收入，而充街道之改建費。不獨街道之建築與修補，應如此分別徵收特別估稅，卽其他一切公共建築之初建與修補，亦應依上述辦法，分別而定徵收特別估稅之標準。換言之，卽於建築物之初建費用，應徵收特別估稅以充之，至以後之修補費用，則應徵收普通市稅以充之。

再城市徵收特別估稅之權，概有一種限制，但限制過嚴，亦屬非善，總以私人產業實得之利益為準，其他之限制卽所不需。但美國各城市之徵收估稅，常有別種之限制：譬如各城市之法律，常有限制特別估稅，祇能於最近公共建築物之兩旁徵收者，其實稍遠之產業，因公共建築物之建築，往往亦能獲利甚大，譬如公園之建築，其遠近私人之產業價值，往往皆能增加甚多；卽街道之建築，非僅最近之地產價值大增，卽過最近之兩旁地產，往往亦因之而增價，是以不獨最近之私人產業，應納特別估稅，卽稍遠者，亦應依其所獲利益之多寡，而納相當之特別估稅也。按此種特別估稅，於城市建築公共建築物之費用，既可補助甚多，而納付者又因受其利益，樂於輸將，是一公允之市稅，我國各市，實可採用也。

（八）其他雜稅　除上述各種市稅外，歐美各城市，更有徵收特別捐稅者，其種類甚多：法國各城市，有徵收所謂門窗稅者，係規定每門窗付稅若干。更有少數法國城市，以巴黎市為最著，徵收入市之物品稅；（農產品，火油等等。）又有德國城市，向各市民徵收溝渠稅者；復有多數德國城市，對於某種支出，亦徵收特別支出稅，幷對於某某特別奢侈品等，徵收消費稅；亦有先依不動產價值，徵收不動產稅，更依租用不動產之租價，另徵別稅者。美國有數城市，更徵收所謂人頭稅者，凡每成年之男子，每年須付一二元之人頭稅；但人頭稅之收入，為數極微，而收徵之手續費，往往甚多，故徵收此稅之城市，實在得不償失也。

城市政府之收入中，每年亦有所謂規費，照費，罰款等，但徵收此種捐費之目的，非為求得收入，但在監督而已。因此之故，城市之規費等費率，概屬甚低；至對於售賣致醉酒料之牌照，特別徵收重費者，乃為寓禁於徵之意，係屬例外。美國有少數城市，向來每年自酒料照費中取得之收入甚大；但現在因禁酒法律關係，此種收入，已不可得矣。至歐洲各城市，則照舊徵收此種照費也。歐美各城市，亦徵收戲館照費，影戲照費，彈球

房照費，公用汽車房照費，公用汽車照費，典當照費等；更有對於在人行道上建築私人臨時帳屋，或於大路上設置廣告者，皆徵收照費。我國及日本對於汽車，黃包車等，均收照費，卽對於水上之船隻，亦徵收照費也。

（九）我國城市應採用之市稅　前面所述各種市稅，各有利弊，已經討論詳明；然則我國城市，究應採用何種市稅乎？可分別說明於下：

（甲）我國各市已辦市政者，概採用一種房屋稅，與英國各市之房屋稅相似；但各處所取之名，頗多出入，有名房警捐者，如廣州市之房屋稅是；有名總捐者，如以前上寶縣閘北市與現在上海特別市之房屋稅是；有名公益捐者，如以前上海南市之房屋稅是。各市所取之名雖異，其爲房屋稅則實同也。查英國之房屋稅，採用甚久，幷無如何之弊病；我國各市亦採用多時，幷無弊病，故我國其他各市，皆可採用之。惟英國各市，與以前上寶縣閘北市及上海南市等，徵收此稅時，概徵自房客者，廣州杭州及南京特別市，則向房東房客，各徵半數。愚意，今後我國各城市，除向房客徵收此稅外，房東亦應飭令繳納之：其理由早在前面說明，恕不再贅。再不動產之宅地，亦可徵稅，但爲促進市面之興盛計，對於此種無房屋之宅地，應規定稅率較高於房屋稅，使私人不能將應造房屋之宅地，不造房屋；至私人之動產，概須免稅也。

（乙）歐美所實行之營業稅，我國亦可採用；但營業稅之徵收，應依不同性質之營業，或職業，規定不同之稅率，其有奢侈性質者，可規定稅率甚高，其爲日用必需品者，應規定稅率甚低。

（丙）公用事業之徵稅，亦以公司受得公家利益之故，徵收此稅，自屬有理。惟對於徵稅標準，不可不愼選擇之。按徵收此稅最普通之標準，一爲淨收入，一爲總收入，而二者中要以淨收入爲較良之標準；但對於計算各公司淨收入之辦法，務能規定一律，方可免去漏稅之弊。

（丁）土地差增稅之徵收，所以使私人產業因公共事業發達而增價者，皆能依其增價之多寡，而分一部分利益，以助公家。我國各市，亦可採用；但徵收此稅，須每十年，徵收一次，幷須於地價增至百分之十時徵收之，其未及百分之十者，則應免徵。

（戊）特別估稅之徵收，既可補助公共建築之費用，又依利益之多寡爲標準，自可由我國各市採用之。

（己）德國各市最通行之所得稅，因城市中不易見之動產甚多，其收入不易徵稅；故我國各市，可以不徵所得稅。再數月前，南京財政會議，曾有所得稅由國家徵收之決定，是此稅更不能由城市徵收之。

（庚）其他各種規則稅，照費等，我國各市早經徵收，自可接續徵收之。至所謂人頭稅，門窗稅，人市稅，溝渠稅等，皆可不徵也。

二　市產與市營事業之收入

各國城市第二種收入，係來自市產與市營事業之收入；而二者之中，

尤以市營事業之收入，尤更重要。德英各城市，對於市營事業之收入，倚賴特多，蓋英德各城市因直接賦稅負擔過重，無法接續增加，而市行政日有擴充與改良，又不能不多籌款項以應付之，故不得不對於市營事業，日行擴充。查現在英國各大城市，不獨對於公用事業，接續由市辦理；即對於公用事業所需之零件，亦幷製造出售之。按公用事業之目的，在爲公共謀福利，今竟一易而作市政府謀增收入之計，恐非甚善；蓋市政府之目的，既在謀利，則其對於公用事業，一方面恐不能盡量改良，另一方面，又恐對於價格，須規定甚高，如此，則與私人所經營者，實無區別。且私人經營公用事業，如價目太高，事業腐敗，尙有市政府可以監督之；如由市政府自行舉辦，則監督之人，既付缺如，其公用事業之辦理，恐難盡如民願也。至城市製造關於公用事業之附件，如其目的在於利便市民，尙無不可；若其用意，在於謀利，恐弊病與上述辦理公用事業之弊無異。若城市爲謀增收入計，竟對於其他商業，與公共福利無關者，亦收爲市辦，則未免太過，不能贊許也。况營業辦理妥善，固可爲市庫增加收入，倘辦理不善，難逃虧本之虞，而城市之財政，豈不大受影響乎？故城市經營事業，應以與公共有關係者爲準，不可任意擴充，方不致發生種種之危險。上海工部局，自辦電汽事業，對於電汽事業有關之附件，亦倂經營之，但對其他與公共無關係之事業，幷未辦理，是無危險也。再公用事業之舉辦，不得以謀利爲目的，應以謀公共福利爲標準，則亦無危險矣。

市營公用事業之外，其能取得收入者，爲有生產力之不動產。查美國城市，自此種市產取得之收入極微，因美國法律，不許城市於所需之土地外，隨意多收土地之故。至歐洲各城市，於所需之土地外，可以隨意多收土地，故各城市自土地上所得之收入甚多，此種情形，尤以德國各城市爲最。查歐洲各市多收土地之政策，不僅爲財政問題，實與社會問題，大有影響：蓋城市如能多收土地，則對於城市之發展上，可以隨意計劃之，依計劃實行之；對於市內各區土地，亦可依科學方法，隨意分爲適當之區域；對於市內一切房屋，可以督率改良；對於城市設計的社會各問題，亦可大加研究，任便解決，不受投機土地之私人，從中阻礙一切也。再多收土地，於一市財政上，亦有甚大之利益；蓋以低價購置不動產甚多，而以日趨增加租價與售價的不動產，或租或售於市民，是可爲一市取得不動產增價之利，使私人不致不勞而獲其利也。我國城市，關於收用土地，大概亦不能如歐洲各國城市之自由；其實我國各市，對於多收土地之利益，能明白者，實不多見。要之我國各市，如欲對於城市設計中各種社會問題，可以自由解決，不致受私人之投機土地者從中阻止之，幷欲於土地上，取得種種之收入，以助市財政之不足，實宜多購土地也。

三　政府補助金

城市第三種收入爲政府補助金。歐洲各城市之收入，得之於政府補助金者，爲數甚大；美國各市所得之政府補助金，則比較甚少。查德國各邦，每年補助城市之經費，在城市總收入中，約佔五分之一；英國各市之政府補助金，亦有城市總收入之六分之一；美國各市，可說幷無政府補

助金，即有補助金，其數目亦屬極微，幷祇係學校補助費而已。日本城市，得國家之補助金，爲數甚大。我國各市，自前清興辦市政後，無論中央或各省政府，因連年戰爭，財政拮据，均未聞有補助城市經費者。但自國民政府克復江南各省後，既促各大市即時興辦市政，復竭力補助市政經費之不足，蓋知城市之建設，不容或緩也。茲略述上海南京兩特別市，與杭州市所得之政府補助費，列表於左：

（一）上海特別市之警察服裝費，係由江蘇財政廳月助銀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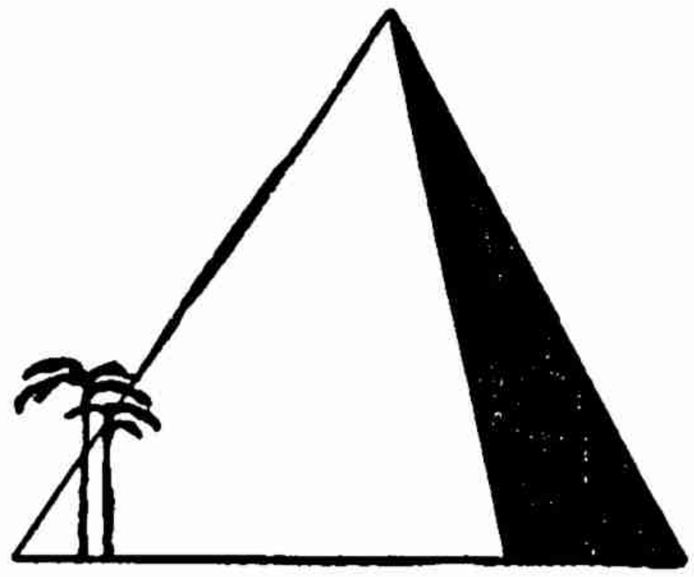
（二）南京特別市每月得江蘇省政府補助金十五萬元，又月得江蘇酒捐項下之補助金三十萬元。（見南京市政府公報九月出版之第一期第四頁）

（三）杭州市月得浙江省政府之補助警察費三萬零五百元，補助工務費一萬零五百五十元，補助貧民工廠費二千八百五十元，補助傳染病院費一千二百元，又杭縣之補助教育費三千三百元。（杭州市政府支出概數）

查城市所辦之事業，既有與城市關係甚大者，復有與全國或全邦亦多直接影響者，是政府補助城市政費，頗有充分之理由。譬如一市之警察行政，不獨執行一市之法令，幷亦執行國家或邦政府之法律，既然如此，中央或邦政府，何得不分擔警察行政之費用？再如一市之教育行政，公共衞生行政等，既與全市關係甚大，又與全國或全邦關係甚深，所有市政府之教育行政法律，與衞生行政法律，半爲市立法機關所通過者，半爲中央或邦立法機關所通過者，故應由市與中央或邦政府分任其費用，是中央或邦政府補助城市之經費，實有充分之理由也。

但城市所舉辦之事業，既有與全國或全邦有關係者，又有中央或邦政府補助其經費，爲使一國或一邦之行政統一計，政府應有監督城市之權。但所難者，即不知中央或邦政府之監督城市，究應達到如何程度？按城市行政之性質，如係市與中央或邦互有關係者，則中央或邦政府之干預權，應與城市相等；但所難者，即如何合力執行其權耳。按德法各城市之公共衞生行政，教育行政，及警察行政等，中央或邦政府，概有決定其辦法之權，尤以警察行政，概認爲中央或邦政府之行政，其劃歸市政府代辦者，全以較爲便利也。英國各市之衞生行政，與教育行政，英國中央政府，監督極嚴，其於救貧行政，中央之監督，尤爲嚴厲，概皆有政府行政官署，直接監察之。此種監督制度，美國各市，概不贊成，恐不能於美國見諸實行；至能於我國實行與否，要視國民政府今後之政策爲定，不可預料。其實監督太嚴，城市恐失自由，於該各行政之進行，亦多妨礙也。英國對於城市之警察行政，亦有一種監督方法，其法即中央政府，對於市政府所辦之警察行政，如達於中央政府所規定之最低限度時，中央政府，即補助城市警察經費若干。如此監督方法，既可免去中央干涉市政府警察行政太甚，同時對於市政府之辦理市警察，又有相當之限制，此種監督方法，實一折中辦法，似甚適宜。我國中央政府，對於城市辦理全國或全省之行政時，實可採用此種監督制度也。

（未完）



法國政黨的現狀

味茘

如果我們要明白一國的政治的趨勢，我們祇要看這個國裏現在那個政黨操政就够了。譬如在保守黨內閣當權的英國，我們知道她的對外政策不外「歐洲勢力平衡」「祕密外交」這幾套老把戲。在慕沙里尼統治之下的意大利，侵略偷運機關槍，暗殺，監禁，充軍……這也是不可免的政策。反之，在社會黨或勞工黨執政的國家，他的內政和外交方針一定不同多了。

要認識一個政黨，必須了解他的主義和政策，否則很容易被外面掛着的招牌騙了。因為政治的術語和日常用語一樣，久而久之，漸把本來的涵義失了。譬如有些政黨表面上雖則掛着「共和」「民主」「社會主義」等招牌，其實他們是極端的保守黨，反動派。至於自命為「急進」的政黨，實際上他一天一天地望後「開倒車」。此外，法國社會黨，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都主張社會革命，莫斯科共產黨也喊着『打倒資本主義，』究竟他們有什麼分別呢？所以祇知道一國政黨的名字是絕對不够的。

本文目的想把法國政黨的現狀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在未分析各黨的現狀之前，我們覺得應該把法國政黨的特徵，及最近五十年來法國政黨史大略敘述幾句；因為前者使我們明白法國政黨和別的國家的政黨不同的地方，後者給我們一點歷史的知識，使我們更容易了解現在。

法國政黨的特徵

法國政黨和英德各國的政黨不同的地方，就是：黨員不多，組織不堅固，紀律不嚴。

在法國配稱為「政黨」的政治團體，就是極右的法蘭西行為同盟，和極左的社會黨及共產黨；但是他們的黨員，和別的國家的政黨黨員一比較，實在差遠了。（例如法國社會黨祇有十萬餘黨員，德國社會民

主黨黨員達一百萬人其中婦女佔十四萬人）至於其餘的政黨，實際上不過幾個選舉團體，每逢普選的時候推舉幾個候補人就完事了。

在國會方面雖則有許多「議員團」(groupes parlementaires)，但是每一團議員，並不隸屬同一的政黨。反過來說，每個政黨往往收容許多不屬於一個團體的議員，例如民主共和聯合黨，黨員散在六七個議員團裏面。議員團的名目，間或和政黨的名稱相符合，但是這完全不是一回事：例如下議院有一個「共和社會議員團」，可是他的議員，有的並不隸屬共和社會黨。議員團分子這樣龐雜，他的紀律如何紊亂可想而知了。所以國會投票表決時，一個政黨每裂為兩三派，投同意票者有之，投反對票有之，有些人乾脆不投票。（社會黨和共產黨例外，他們的議員團，完全是「清一色」的，投票表決時，全體取一致的態度。）

不但國會議員不受本團的約束，黨員也往往不遵守黨的紀律。例如一九二三年法國國會討論魯爾問題時，社會急進黨執行委員會不准黨員出席投票，可是下議院八十四個急進黨議員中，祇有三十五人服從本黨的命令，其餘的議員，都投信任政府的票；在上議院方面所有急進黨議員全體一致地投同意票。

這就是法國政黨的特徵。

法國政黨略史

在第三共和初期，法國政黨的組織還很簡單：一方面是擁護共和的人團結在一起；對方是圖謀復辟的帝制黨。一八七七年選舉共和黨在下議院大獲勝利；一八七九年一月，上議院改選，共和黨又佔大多數，是年一月三十日，共和黨人格勒微(Grévy)繼馬克瑪翁(Mac-Mahon)為總統；於是這三方面政權全操在共和黨手裏了。

未幾，共和黨內部分裂，下議院院長甘披達 (Gambetta) 和格勒微總統意見不合；同時共和黨激烈分子另創一急進黨，推克萊孟沙為領袖。這三派中，甘披達派勢力最大；一八八一年十一月，甘氏組一「大內閣」("le grand ministère")，他的幾個朋友替他幫忙。甘氏死後，在費利 (Ferry) 組閣期內，格勒微派復與甘披達派聯合，組一政府黨，亦稱「投機派」(Opportunistes)。克萊孟沙派急進黨則要求實行一八六九年「麗城選舉政策」(Programme de Belleville)，這個政策，包括國家和教會分離，法官選舉，徵收入稅，地方自治……等項。

但是，投機派雖則與急進黨意見不合，然而在時局緊急的時候，他們協力抵抗他們共同的敵人——復辟黨。不久，政黨的形勢變了，因為一方面有一部分天主教徒組織一個共和黨右派，有意與共和黨穩健分子合作；在別一方面，社會黨復活了，他們又出現於法國政治舞臺。於是從前投機派和急進黨的區別消滅了。投機派現在改稱進步黨 (Progressistes)，和天主教徒攜手成一「穩健派聯合」(Bloc modéré)；急進黨則與社會黨合作成一「左黨聯合」(Bloc des gauches)。但是，「左黨聯合」不久便渙散了，因為急進黨自秉政後，態度漸趨和緩，

把從前所宣布的急進政策暫時擱置了；反之，社會黨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帶着很濃的革命色彩，反對和資產階級妥協。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怎麼有合作的可能呢？

大戰前夕法國政黨的形勢，大略如下：

1.右派——帝制黨及國家主義派；

2.天主教徒派——多半隸屬碧屋(Gacques Piou)領導的「自由行動」(Action libérale)；

3.民主聯合黨——領袖為加諾 (Adolphe Carnot)，舊投機派屬之（進步黨已經不存在了）；

4.社會急進黨——就是以前的急進黨，黨員很複雜，有的非常保守，有的頗傾向社會主義；

5.社會黨——普通稱為「統一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歐戰爆發後，法國全國震動，大家像發狂般似地喊着『救國！』把個人的主義政見完全忘了。於是產生了這個非驢非馬的「神聖同盟」(Union sacrée)。平日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黨，這時候也很熱心地和「資產階級」的政府合作了；他們居然跟着這一班國家主義派，保守黨，把大戰的預算案通過了。克萊孟沙的獨裁內閣，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成立。「愛國聯合」(Bloc national) 遂由此產生了。

從表面上看起來，「愛國聯合」好像是「神聖同盟」的嫡裔，其實，這是一個反社會主義的大結合。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們簽了一個公約：加諾代表民主聯合黨；哀理歐 (Herriot) 代表社會急進黨；米勒蘭 (Millerand) 代表共和聯合黨；班樂衛代表共和社會黨。一九一九年選舉，「愛國聯合」大獲全勝，可是下屆選舉（一九二四年）時，他們被「左黨同盟」(Cartel des gauthes) 打敗了。

一九二四年選舉，左派各黨結成一個大團體，在大部分省區內，他們的候補人名單全是一樣的。結果，他們在下議院得到一百多席的大多數（五月十一日）。是年六月一日，左派議員三百零七人，在巴黎奧塞宮(Palais d'Orsay) 開聯席會議，哀理歐(社會急進黨)，班樂衛（共和社會黨）白魯(Léon Blum) (社會黨）三人主席，大會議決要求米勒蘭總統辭職，因為他逾越憲法規定的職權，公然擁護「愛國聯合」的政策。六月十四日，哀理歐拜命組閣，自兼外長；社會黨人堅拒入閣，但聲明在旁襄助。翌年四月十日，因為發行紙幣問題，哀理歐內閣被上議院以百五十票對百三十二票推倒了。接着便是兩次班樂衛內閣，三次白里安內閣。最後哀理歐復來組閣，但是不到三天又倒了。（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於是樸蔭凱賚再度出山救佛郎——這位「病篤的母親」——的性命，「愛國同盟」 (Union nationale) 內閣由是誕生了。

這就是最近五十年來法國政黨史的梗概。

法國政黨的現狀

法國現在的政黨大略可分爲四派：（一）極右派；（二）右派；（三）左派；（四）極左派。關於每個政黨的歷史，主義，政策，這裏篇幅有限，不能詳細分述；我們祇把最重要的幾個政黨的特徵，總括地作一個鳥瞰。

（一）極右派

甲　法蘭西行爲同盟(Ligue de l'Action Française)

當德來佛事件(l'Affaire Dreyfus)發生的時候，法國一部分天主教徒及舊波倫色黨人(boulangiste)組一法蘭西祖國同盟（Ligue de la Patrie française)。不久在這個國家主義的團體裏面，少數青年智識階級——主要的人物是勿刷（Henri Vaugeois）及布俗(Maurice Pujo)——另創一個法蘭西行爲委員會(Comité d'Action française) 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八日成立，其後改稱法蘭西行爲同盟。在他們所宣布的政策中，他們這樣說：『把這個自由的，共和的法蘭西造成和從前專制時代的法國內部一樣有組織，外面一樣強的國家，我們並不採取過去的形式，因爲屍骸對於吾人是沒有一點用處的。』這時候他們還不是保皇黨，不過厭惡民治制度罷了。一八九九年他們創辦一法蘭西行爲週刊，後來擴充爲日報（一九〇八年）。在週刊編輯人中，有一位喚做毛赫斯(Charles Maurras)是奧勒安派復辟黨人。勿刷和他的同伴們受了毛赫斯的薰染，不知不覺地也變爲保皇黨人了。自一九〇一年後，法蘭西行爲便成爲保皇黨的機關報。

「法蘭西行爲」的主義建築在實驗派哲學的基礎上面。他的最重要的兩個公式是「整個的國家主義」及「有組織性的經驗主義」。所謂「整個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e intégral)就是說爲祖國謀利益，是「實際的」政治的唯一的行動律，唯一的正鵠。就是犯罪的行爲，假使他的結果是維持祖國的利益，也是值得讚美的。祇要達到最後的目的，無論採取什麼手段都可以的。「合法的政府，」「主權在民，」……這全是廢話，全是幻想，祇要能夠爲公衆謀福利就得了。但是何種形式的政府最適宜呢？『……傳統的，世襲的，反對代議制度的，政權不集中的君主政治。』這是根據歷史的經驗決定的，這就是毛赫斯所謂「有組織性的經驗主義」(empririsme organisateur)。但是要達到復辟的目的，祇有採武力解決政策。先從少數有膽量的人入手，把他組成「鐵一般的軍隊，」待時機成熟，就可以把共和政體一下推倒了。

法蘭西行爲同盟的首領是微生士(Bernard de Vesins)。機關報主筆是都德(Léon Daudet)及毛赫斯，此外的出版物，有農業週刊及世界雜誌(Revue universelle)。

乙　愛國青年團(Les Yeunesses Patriotes)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左黨同盟」的大勝利，一般國家主義者起了恐慌，於是團結起來抵抗這個「赤禍，」愛國青年團就因此誕生了。他的創辦人是國會議員戴登色(Pierre Taittinger)，也辦這個青

年團的目的，就是想把這些『引敵人進來的國家的蟊賊驅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青年團和另一個宗旨相同的組織叫做 "la Légion" 合併了，所以現在他的正式的名稱是：les Geunesses Patriotes—la Légion。

愛國青年團的宗旨很簡單：打倒共產主義和第三國際的夥伴。他說：『左黨同盟是泥水黨組成的，他是共產主義的軍需官。共產主義自己是德國和蘇俄的軍需官。』共產黨如果得到勝利，德國的「鐵盔軍」就要長驅直入了。為預防後患計，凡是『規矩的法國人』都應當『集合於一處，』不要讓『少數的墮落分子』把輝煌燦爛的法蘭西祖國破壞了。青年團的三大政策是：(1)外交政策——嚴厲對付德國；(2)經濟政策——整理財政；(3)對內政策——解除勞資的衝突，避免宗教戰爭。

青年團採取極端嚴厲的訓練，團員須服從領導者的命令。在這個大團體裏面，附設許多作戰的隊伍，稱為 "Centuries"，因為他們反對共產，不僅靠文字宣傳，并且實行「以毒攻毒」的政策。凡逢右派各黨開會，青年團必到場「維持秩序。」有一次因為地方選舉，青年團和共產黨發生衝突，結果，四個團員被手槍擊死了。

青年團名譽團長現在是波多 (Henri Bordeau)，法蘭西學會會員；費來 (Désiré Ferry)，前任閣員；素列 (E. Soulier)，國會議員。指導委員會主席就是創辦人戴登色。他的機關報名為國家週刊 (le National)。

* * * * *

在極右派政黨中，還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叫做「戰士和生產者組合」(Faisceau des Combattants et des Producteurs)。他的創始人瓦羅 (G. Valois) 本屬法蘭西行為同盟，後來因為和都德毛赫斯意見不合，他便辭了職，自己創辦這個團體。這個「組合」在政治方面沒有多大勢力，這裏大略提一提就夠了。

（二）右派

甲　法蘭西共和聯合黨 (La 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 de France)

法蘭西共和聯合黨誕生於一九〇三年，他是下面三個政黨合併組成的：(1)進步黨 (Groupe des Progressistes)；(2)共和自由同盟 (Union libérale républicaine)；(3)國家共和協會 (Association nationale républicaine)。他的政綱是：『根據和諧與發揚民族的精神，把一切擁護共和的人團結在一起，實行「自由」，「平等」，「博愛」的格言，及人權宣言所型成的原則。』

聯合黨的政策，約有八端：(1)擴充個人，家族，及國家的權利，組織一個最高法院；(2)贊成「整個比例選舉法，」要求減少國會議員名額，贊成婦女有投票權及被選權；（３）改訂議長選舉法及法律編制法；(4)制定社會保險法，推廣職業團體；(5)提高家長教育權，要求人民

施教自由，取消反對教會的條例；（6）整頓關稅制度，保護私人財產；（7）維持國家預算平衡，厲行道斯計畫；（8）反對羅加拿政策，不贊成萊茵撤兵，反對和蘇俄親善。

聯合黨領袖現在是路易瑪林(Louis Marin)，國會議員兼優卹部總長。機關報一名曰民族 (la Nation)，每週出版一次。在下議院方面，聯合黨議員隸屬「共和民主議員團」(groupe de l'Union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或稱「瑪林團」(Groupe Marin)。

乙　國家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National)

國家社會黨創始人哀勿(Gustave Hervé)從前是一個急進的社會主義者，他贊成階級爭鬭，反對愛國主義，主張暴動。但是，當歐戰爆發時，哀勿受了很大的戟刺，把以前的思想完全推翻了。他於是把他主辦的日報社會爭鬭(Guerre Sociale)，改爲戰勝(la Victoire)，預祝法國人把德國人打敗。戰事平靖後，這位戰勝報主筆，進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宣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在巴黎瓦格廳開成立會，他的國家社會黨正式誕生了。

國家社會黨政綱完全包括在下面這個公式裏面：「集權的共和國家」(République autoritaire)。這就是說，把這個搗亂的議會取消了，由人民投票公選一個負責的人爲國家元首；他超出於一切政黨，及一切自私的團體之上，行使他的職權。哀勿很怕法國沒有一個有魄力的政府，將來不免又吃德國人的虧，因爲『三千八百萬法國人抵抗六千四百萬 "boches"』不是很危險麼？但是，反對德國必須反對到底，所以哀勿主張把這個普魯士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趕走了。他說，現代的資本制度是最好不過的，因爲『不到一百年工夫，他使地球上面的財富增加了五倍。』這個德國老頭子挑唆工人們反對資本家，眞是荒謬絕倫！其實，哀勿不祇罵馬克思，他嘲笑一切的和平論者，他甚至打自己的嘴巴：『我們再不要批評我們的祖國，再不要褻瀆她，我們應當像 yeanne d'arc……馬奴及凡爾登戰役的兵士那麼樣愛她；我們愛她像愛我們的母親似的。』但是他自己從前是一個極端反對愛國主義——甚至不承認有祖國——的人。這是多麼矛盾！國家社會黨的前途就取決於此了。

丙　民主黨(Parti Démocrate populaire)

民主黨誕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他的目的要『把所謂贊成信教自由就是實行政治的反動和社會的保守政策的謬論推翻了。』民主黨反對「左黨同盟」，但是同時也攻擊保皇黨和法西斯黨。『……如果天主教徒靠暴政來解救自己，那麼他們反對「左黨同盟」的恫嚇政策未免太不合式了。』民主黨尤其痛恨「法蘭西行爲」，當一九二五年上議院改選時，都德被他們打敗落選了。

民主黨政綱可括爲下列數端：(1)贊成共和政體，擁護人民的政治權利（信教自由，施教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2)採取和平方法改良社會；(3)主張公民教育應注意道德的訓練，尊重宗教信仰；(4)

對外政策應以祖國的利益為前提，同時贊助國際合作。

民主黨領袖現在是帝蒲（George Thibout）前任國會議員。議員團秘書是可尼羅（Robert Cornilleau），他兼機關報小民主（Petit Démocrate）的主筆。

丁　民主共和聯合黨（Allianc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

民主共和聯合黨是加諾於一九〇一年創辦的。一九二〇年，他曾換了一面新招牌叫做社會民主共和黨（Parti républicain démocratique et social），但不久又把舊名字恢復了。他的黨綱可以包括在這兩個字裏面：「非宗教性」及「自由經濟政策」。這就是說，一方面拒絕和帝制黨及保守的天主教徒合作，一方面反對社會主義。因為他採取自由的經濟政策，他對於一切經濟的，或職業的團體，頗為接近。例如「農工商共和協社」（Comité républicain du Commerce, de l'Industrie et de l'Agriculture）幾個領袖人物，同時是民主共和聯合黨的重要職員。一九一九年「愛國聯合」組織成功，聯合黨之力居多。

民主共和聯合黨雖則是一個保守的政黨，並不是「反動派」，他可以說是「右黨的左派」。他贊成樸蔭凱賚的佔據魯爾政策，所以不歡迎羅加拿條約；他贊成國家和教會分離，但是要求教會有施教的自由；他主張禁止公共機關罷工，恢復工商業的自由，反對共產主義，贊成資本家和工人攜手；擁護樸蔭凱賚的財政政策，反對資本稅。

在國會方面，民主共和聯合黨很佔勢力。他的議員隸屬「民主共和左派」「獨立左派」「共和左派」等議員團。聯合黨名譽主席從前是樸蔭凱賚，樸氏組閣後便辭職了。現在主席是拉幾（Antony Ratier），上議院議員。此外，還有一個指導委員會，由二百五十委員組成之，任期四年，每年改選四分之一。宣傳委員會主席是勒諾（Paul Reynaud）。

（三）左派

甲　社會急進黨（Parti républicain radical et radical-socialiste）

「急進」（radicalisme）這個名詞，法國人的政治用語中向來沒有的，約在十九世紀中葉由英國輸入。其實那時候所謂急進黨，和共和黨幾乎沒有區別；他們要求擴張選舉權，贊成國家行政須聽命於民意。一八八〇年克萊孟沙和貝爾登創辦正義報（la Yustice），急進黨的方針才決定了。他的黨綱最初根據「麗城選舉政策」，後來再加上修改憲法，改革社會……各項要求；於是在「急進」兩字上面添了「社會」兩字，遂成為社會急進黨了。自一八九八年後，——「愛國聯合」執政的時期例外——社會急進黨蟬聯秉政，他們一部分政策已經實行，例如集會條例（loi sur les associations）（一九〇一年）國家與教會分離法律（一九〇五年）……急進黨黨員加入「愛國同盟」內閣的，有哀理歐（教育總長）坎延（Queville）（農部總長）沙羅（Albert Sarraut）（內務總長）諸人。

講到主義和方法，社會急進黨和社會黨根本不同。巨松(F. Buisson)在他的急進政策(Politique radicale)書中很明顯地把這個區別指出來：『關於方法的社會急進黨和別的革命團體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要踏着進化的路上向前去，以「進步」爲目標，以「合法」爲手段。關於主義的：他反對社會主義者預先宣布公產新制度之整個的建設，是進化過程中必經的步驟。』社會急進黨前任執行委員會主席沙羅(Maurice Sarraut)，在他所發表的談話中（巴黎雜誌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也論到這個問題。他說：『……社會主義者想靠一條魔術棒把這個社會根本改變了，在過去的廢墟上面，建築他們所謂未來的公理〔之塔〕急進黨則不然，他覺得進化時常是遲緩的，祇能一步一步地做去，才能達到目的：……』一言以蔽之，社會急進黨不主張社會革命，這就是他的主義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不同的地方。

我們再把社會急進黨的政策大略地說一說（1）關於立法方面：他從前主張取消上議院，現在態度比較和緩，祇要求改良上議院議員選舉法等等；(2)關於行政方面他要求地方自治，保護國有的產業；(3)關於司法方面：他從前主張法官選舉，現在祇要求一種『迅速的，用費較省的，平等的司法制度』及取消軍事法庭；(4)關於財政方面：他主張增加直接所得稅，減輕生產者及消費者的負擔，抽資本稅，救濟目前財政的窘狀；(5)關於社會方面：限制工作時間，注意工廠衞生，制定社會保險法；(6)關於宗教方面：急進黨素來極端反對宗教，在這方面，他比社會黨「急進」多了。這就是社會急進黨在宮卜(Combes)內閣期內下令把教友會驅逐出境了；這又是社會急進黨於一九〇五年制定法律條文，把國家和教會分離了；(7)關於外交方面：贊成德法提攜，擁護國際聯盟。

社會急進黨內部向來分爲兩派：（一）克萊孟沙派，他們是極端國家主義的，保守的；（二）「社會主義化」派，他們宗白路易，貝爾登諸人，是主張「往左」的。一九二四年選舉，社會急進黨和社會黨攜手，所以有五月十一日的左黨大勝利。未幾，「愛國同盟」內閣成立，一部分急進黨員連袂入閣，從前的「左黨同盟」完全瓦解了，而急進黨內部的裂痕更明顯地露出來了。少數青年黨員主張較爲激烈，公然反對「愛國同盟」和社會黨站在一條戰線上，抵抗他們的共同的敵人；但是大多數黨員，完全服從樸蔭凱賚的命令。下面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本年三月十六日，在下議院方面社會黨議員提議釋放共產黨議員，政府阻止議員討論這個案，所以先將信任案提出。結果：社會黨議員全體投反對票（不信任政府票）共產黨議員也全體投反對票；社會急進黨議員，投反對票者祇二十三人（現任執行委員會主席 Deladier 在內）；投同意票者七十四人，不投票者十二人。這證明大多數急進黨員已投降於反動派了。「急進」這個好聽的名詞，不過是歷史的遺跡，現在沒有一點意義了。

乙　共和社會黨 (Parti républicain socialiste et socialiste

français)

共和社會黨誕生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他是從前班樂衛領導的共和社會聯合黨(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 及奧勃理育 (Aubriot)，白呂耐 (Brunet) 諸人創辦的法國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合併組成的。在那天成立會的聚餐席上，班樂衛曾這樣宣言：『共和社會黨雖則也承認馬克思學說有很大的勢力，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拘泥於學說的政黨。他想從生活和經驗的教訓中求一種啓示；他對於一切有功於社會主義的先驅，都一樣表示感激……共和社會黨以爲社會主義應當是秩序，活動，恆久的創造。』共和社會黨主要的目的是什麼？班氏接着說：『他要把社會的特權——這些特權如果存在，所謂社會平等，完全是騙人的東西——根本剷除。他要在經濟的領域內——也像在政治的領域內一樣——建造一個共和國。他要把工錢制度廢除了，把像寄生蟲似的資本制度推翻了，求勞動階級的解放。……』

共和社會黨自成立以來，曾屢次表示擁護「平等教育」(Ecole unsque)及八小時工作；要求廢止從前制止無政府黨人的條例("lois scélérates")及取消軍事法庭。此外，關於外交方面，他擁護國際聯盟及羅加拿條約；關於財政方面，主張改浮債爲短期公債，減輕租稅。

共和社會黨黨員分子很複雜，所以內部意見非常分歧。在下議院方面，共和社會議員團沒有一點紀律，投票表決時，往往分爲幾派。議員團裏面，有許多議員，並不隸屬共和社會黨，例如白里安及幾個殖民地代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共和社會黨在 Gentilly 開常年大會，有人提議組織一個「清一色」的議員團，直接受本黨統轄；這個案雖經大會通過，但因爲一部分黨員反對，延至今年春間才執行。共和社會黨總祕書現在是 Georges Etiennes。

這裏順便把青年共和黨 (La Yeune République) 介紹幾句。他在議會方面，沒有一點勢力，但是在政治界佔一個相當的位置。他是"Sillon" 團嫡裔，這個團體原係學會性質，本基督教的精神作改良社會運動，後來被羅馬教皇禁止了。他的創始人桑尼 (Marc Sangnier) 於是改組這個青年共和黨；這個黨與從前的 "Sillon" 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入黨的人不限定天主教徒；（二）他是正式的政黨。青年共和黨對於國際和平，奔走不遺餘力；尤其竭力鼓吹德法親善。他和各國和平論者頗有聯絡，他們協力組織大規模的國際和平會議。

丙 社會黨 (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簡稱 S.F.I.O.)

社會黨是法國「統一社會黨」合法的繼承者，代表法國社會主義的正統派。

法國社會主義起源甚早，迄十九世紀中葉而大昌。聖西門，蒲魯東，白路易，傅理一，白倫基輩，各倡學說，鼓吹社會革命。其中如蒲魯東派，則反對集權的政府，主張採合作制度的組織達到工人解放的目的；白倫基

派不然，他們注重政治革命，贊成武裝暴動；白路易派以爲「階級爭鬥」是可以避免的，他們認定民治主義發達到極點，社會主義就可以實現了。要之，他們都是空談的理想家：他們要求勞動階級解放，因爲他們要爲人類主持正義，並不因爲這是社會進化必然的趨勢。自馬克思學說出，法國社會主義轉了一個新方向。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因爲他根據過去的經驗與事實。他的思想的出發點就是「唯物史觀」。依他的解釋，社會的進化完全受經濟條件的支配；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實就是「階級爭鬥。」過去的政治革命，不是別的，就是被壓迫的階級從他們統治者手裏把政權奪回來。例如封建制度末日到了，貴族階級失了統治的能力，資產階級逐代之而興。但是，現在工業發達的結果，產生了這個矛盾的社會現象：生產機關全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裏，可是從事生產的人，是大多數的無產階級。這是近代資本主義的致命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發生利害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社會主義者唯一的責任，就是：把被壓迫階級組織起來，預備打倒他們的敵人，解放他們自己。

法國馬克思的信徒蓋特 (Yules Guesde) 和賴萬格 (Paul Lafargue) 於一八八〇年創一勞工黨 (Parti Ouvier)，並發表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 ("Programme minimum")，法國社會主義之有永久的，及正式的組織自是始。但是，因爲主義的派別不同，法國社會黨最初沒有統一的組織；他們標門別戶，互相傾軋。其後他們漸併爲兩個大黨：（一）法蘭西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馬克思派及白倫基派；）（二）法國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領袖是 Gean Gaurès）未幾，這兩派復合併了，成一「國際勞工會法國分部，」普通稱爲「統一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unifié)。大戰期內，社會黨內部發生意見，幾至分裂，結果，總算平安渡過去了。但是，這個分裂是不能免的。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社會黨在都爾 (Tours) 開常年大會，大多數黨員投票贊成加入第三國際，少數黨員反對，當場退席。於是「統一社會黨」復裂爲二了：贊成鮑爾希維克主義的人，另組一「國際共產黨法國分部」(S.F.I.C.)，直接歸莫斯科節制；「老牌的」社會黨員，仍守着這塊舊招牌——這就是現在的社會黨 (S.F.I.O.)。

社會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他的主義建築在「階級爭鬥」這個原則上面。他的最後目的就是要實現「社會革命。」什麼叫做「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意義，就是：拿生產，交換，和消費的公產制度 (régime collectiviste) 代替以資本家私產爲基礎的現行的經濟制度。』怎樣實現這個革命呢？或則採取合法的手段，這就是說，由議員的大多數強迫這些少數的特殊階級把他們的統治權交給全體人民；或則由無產階級自己用武力把政權奪回來，這要靠將來的情形決定了。社會黨反對無意識的暴動，他相信如果不到成熟時期，社會革命是決不會成功的。社會黨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歷史很明白地指示我們：在舊制度已經推翻之後，新制度尙未產生之前，總

有一個「青黃不接」的時期，——白魯稱之爲"vacancos de légalité"——在這個過渡的時期內，無產階級「以社會全體的名義爲社會全體的利益，」暫時專政，和所謂「一黨專政」及「狄克推多」的恐怖政策完全不同。這是社會主義和鮑爾希維克主義的「分水線。」

下面便是這次選擧社會黨所宣布的政策大綱：（1）關於憲法的——採取「複決」(Referendum)制，取消上議院，要求男女政治權利平等；(2)關於勞工法的——禁止雇用不滿十四歲的童工，限制工作時間（每日八小時，或每週四十八小時，）改組勞工視察制度；(3)關於農業的——設立官麥局，改良水力機關，推廣農業教育；(4)關於經濟的——一切專利的營業收歸國有，工人參預工廠管理，擴充合作制度；(5)關於財政的——整理國際公債，依法維持佛郎市面，鞏固浮債，徵收資本稅；(6)關於教育的——擁護「非宗教性」教育，贊成「平等教育，」教育權收歸國有；(7)關於公衆衞生等——保護兒童，改良公共衞生，建築適宜的住所；(8)關於外交的——廢除「祕密外交，」贊成敍利亞獨立，歸還沙爾區域，撤回萊茵駐軍。

社會黨領袖現在是白魯(L. Blum)，下議院社會黨議員團祕書，兼民報主筆。社會黨總祕書是法爾(Paul Faure)，國會議員。總機關報一，名爲民報(le Populaire)，在巴黎出版，此外尚有四個地方日報，定期刊物約數十種。社會黨有三個附屬團體：(一)社會主義青年團；(二)社會黨學生團；(三)社會黨婦女團。

（四）極左派　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S.F.I.C.)

法國共產黨誕生於一九二〇年，是從「統一社會黨」內部分出來的。他的主義，他的組織，和中國共產黨的主義與組織是一個印板鑄成的，因爲他們全是莫斯科總廠的出產品，這裏恕不贅述了。現在我們只把法國共產黨的策略大概說幾句。

共產黨認定社會革命的時機現在已經成熟了，所以他們無時無刻不預備暴動，因此他們特別注意軍隊方面宣傳，及工人武裝。法政府逮捕共產黨人多半科他們「煽惑兵士謀叛」的罪。

共產黨主張「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一個急進的共和黨員，和一個贊成復辟的保皇黨員，在他們看起來，簡直沒有絲毫分別。德國前屆總統選擧，與登堡元帥獲選，聽說這是德國共產黨的功勞。

自然，共產黨反對社會黨——比反對別的政黨更利害。他罵社會黨是「小資產階級，」「投機份子。」去年莫斯科紀念俄國革命十週年，有一個俄國報上面載着一幅諷刺畫：兩條狗——張伯倫和慕沙里尼；傍邊跟着一條小狗：英國工黨領袖麥唐納。法國共產黨對待白魯，胡諾特，彭古這一班人，不見得更客氣一點。

最後，略述法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態度。起初，共產黨很熱心替中國鼓吹，人道報上面天天登載很詳細的中國新聞。自從南京政府成立後，他便罵蔣介石，捧汪精衞。漢口政府驅逐共產黨的消息傳到巴黎，他不禁喟然嘆曰：『老汪原來也是一個反革命派！』最後，他們祇

好捧賀龍和葉挺了。

法國共產黨首領是加與（Marcel Cachin）。此外，重要的人物如Yacques Doriot（曾到中國遊歷）Marty，Semard，Duclos 諸人。共產黨機關報名曰人道（l'Humanité）——這是從前「統一社會黨」的機關報。其他出版物如農聲，兵營，青年朋友，不下數十種。

結論

以上所述，不過是法國政黨的現狀之一斑。

最近五十年來法國政治的進化，把從前帝制黨和共和黨的爭奪戰完全結束了。因為第三共和基礎已經穩固，雖則都德，毛赫斯及少數忠誠的保皇黨現在還做着復辟的夢，可是大多數法國人都知道路易十四，拿破崙第一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了。

但是，十九世紀工業發達的結果，社會組織根本動搖。這一班比暴君更可怕的資本魔王把國家經濟的命脈壟斷了；這少數的特殊階級把社會上大多數人民生活的自由剝奪殆盡了。

「反對帝制」舊招牌現在已經不適用了；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怎樣把這座「銀牆」（"Mur d'argent"）推倒？

結果，法國政黨的陣勢變了：一方面是保守黨，他們要維持「現狀」（"statu quo"）擁護資產階級；別方面是革命黨，他們主張推翻這個矛盾的經濟制度，把勞動階級從金錢的壓迫下救出來。這個驚人的肉搏，現在已經開始了。

「愛國聯合，」「愛國同盟」……這就是反抗社會主義的大結合！但是革命的社會黨（S.F.I.O.）決不因敵人的恫嚇降服了。他勇敢地向前衝，衝破資本主義的聯合戰線！法國勞動階級將來得到勝利，這是無疑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燈下十時半寫完。帝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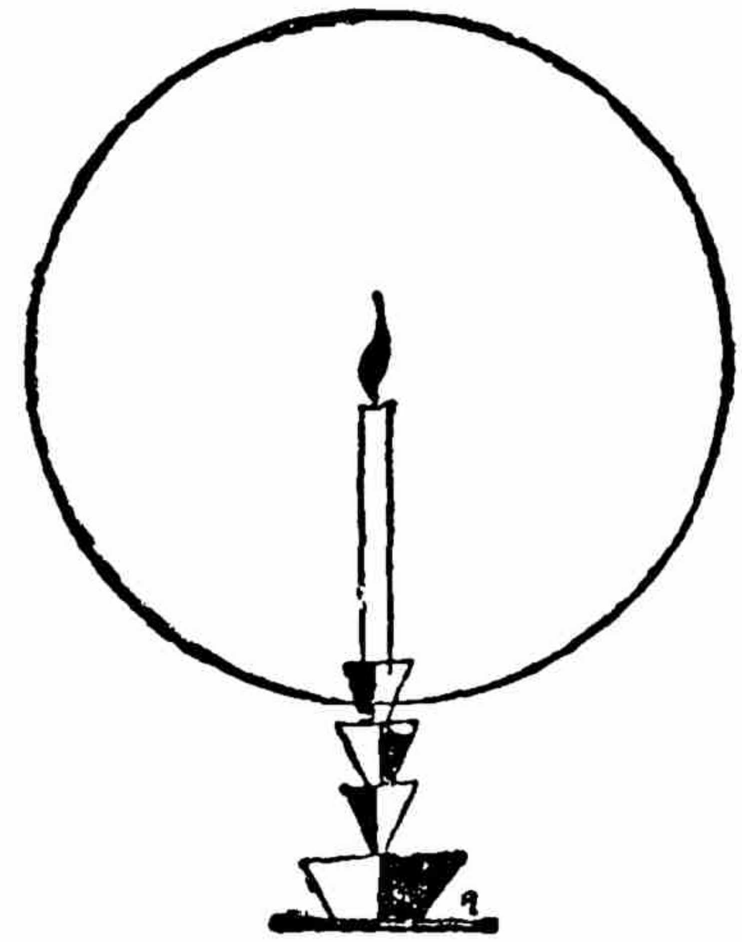
（更正）　在前次通信末尾幾行裏，我曾寫錯了幾句，現在特為更正，請讀者原諒。

怎樣才能消弭戰爭呢？我們求助日內瓦國際聯盟麼？但是：

『國際聯盟現在還不是人民的團體，他是各個政府的結合，可是這些政府全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資本主義有兩種矛盾的趨勢：妥協和衝突。我們必須推着他望和平的路上走。所以民報接着說：『無產階級最後的勝利，社會主義的組織成功，才能把戰爭消滅了，維持世界永久的和平……』

世界永久的和平！這是多麼偉大的理想呵！誰不熱切地盼望着？誰不努力求其實現呢？



日本檢舉共產黨事件述評

童蒙正

日本田中內閣此次忽於三月十五日拂曉，令全國官憲一齊開始在各地舉行極左傾團體之本支部及各團體員幹部之家宅搜索，押收多數證據品，同時全國六大都市三府一道二十餘縣，檢舉無慮一千餘名之左傾分子。當其檢舉之時，禁止新聞揭載，及至四月十日，調查告一段落，始許一部登載，一時轟動全世界。據其國之司法部所發表，則謂：大正十五年十二月以來，第三國際之日本支部，有企圖根本的變革國體，樹立勞動階級獨裁政治之陰謀，因而舉行檢舉，並解散其有關聯之勞動農民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及全日本無產青年同盟三團體云云。然而日政府於此次普選議會將召集之際，突然出此舉動，其果真出於檢舉破壞國體之共產黨乎？抑另有政治作用乎？愚於此不欲有所論列。唯據一般所論，則謂：日政府之出此舉，（一）以普選總選舉之結果，政府拚死命之大努力，卒歸泡影，而與野黨之勢力，竟互相伯仲。選舉之結果，不惟不佳，而政府竭力壓迫而期其全滅之無產派，卻有八名之新議員當選。（二）以無產派中以窩藏共產黨員之勞農黨之活動最爲猛烈，警保局壓迫該黨，亦極盡辛辣之能事，有意使該黨陷於解散相同之結果。原司法大臣因此亦曾與祕議檢舉之具體方策，於是遂決定以三月十五日爲期，全國一齊執行共產黨之大檢舉云云。是則難免含有政治之意味也。而其檢舉之後，更禁止勞農黨之重新組織，且壓迫思想，竟逼迫京都帝大河上教授，東京帝大大森助教授辭職，謂彼等傾於馬克思主義之研究，挾有嫌疑；并解散該二校之社會科學研究會，新人會各種學術團體，以期社會主義思想之全滅。噫嘻！號稱文化國家之日本政府，竟出此無謀舉措，不明大勢，徒在勞動運動上思想上加以壓迫，吾人實

不禁爲之惋惜者也。於此遂發生連想一問題，即日本現時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果合於其國之社會人情否？順於現代之潮流趨勢否？日本現時對於社會主義思想之研究者，大有風靡全國之勢，其作企圖實際之運動者，自亦有之。然而此種情形，固亦受世界潮流之影響；而其國之當局者，對於社會問題，缺少注意，尙步趨歐美帝國主義之後塵，唯以強國自豪，稱雄於世界，而不知強國家強社會乃有不同者在，此亦爲其一大原因。換言之：日政府尙祇知保護少數資本家階級，藉以經濟手段侵略他國，而不知爲其國內大多數無產階級謀福利，此即違背構成社會之原旨，不明人類之意義，吾人不能不嘆其國當局者之無眼光也。吾人一覽日本勞動運動之歷史，得有如今日之地位，殆皆出於勞動者自身奮鬬之結果，政府鮮有爲之施設者，今彼等既得有政治上之地位，而政府尙加以壓迫，則其前途必大可注意。欲明此項檢舉與勞動運動前途之影響如何？不能不先明其運動之歷史，蓋以知其歷來建築之地位與力量爲何如也。故於下一述日本勞動運動之歷史，然後試加以評判焉。

二

日本勞動組合運動，概分爲五期：第一期，萌芽時代，明治三十年至三十三年；第二期萎縮時代，明治三十四年至明治末年（四十五年）第三期再生時代，大正元年至五年頃；第四期發育時代，大正六年頃至十二年頃；第五期成長時代，大正十三年以降至現存。茲分期概述之如左。

第一期　萌芽時代

本篇所述之日本勞動組合運動之萌芽時代，係自明治三十年起；實則明治十五年已有東洋自由黨，十六年車界黨之勞動團體之出現。唯此等組織，頗不完備，未必眞正爲勞動之需要也。東洋自由黨，於明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其主張爲平等，謀社會公衆之最大福利爲目的，可謂日本無產政治結社之濫觴；但同年七月七日即被長崎警察署禁止，是亦爲日本最初結社禁止之事例。車界黨係明治十六年，以自由黨之名士在東京率一羣人力車夫組織馬車鐵道反對同盟，後即被人噓稱爲車界黨。網羅急進主義者，盛行過激運動，同年被政府解散。至明治三十年間，日本勞動界漸知勞動組合眞正之需要，數名之社會思想家，以學者爲中心作一種啓蒙運動，可謂以文章言論之形，而宣傳勞動組合主義之事業。其運動最演有重要之使命者，爲片山潛氏等組織之勞動組合期成會。但彼等當時雖以社會主義思想爲根本，而決非以之鼓吹勞動組合運動，寧可謂穩健的獎勵漸進主義之勞動組合之組織。此派人熱心宣傳之結果，新組織者，有鐵道機關手、鐵工、印刷及其他十數種之組合，要求雇傭條件之改善，同盟罷業之事例，亦漸漸發生矣。

但當時之官憲與民衆，不明集團運動之意義，往往疑視爲政治運動，故新勃興之勞動組合運動，大聳動朝野之耳目，明治三十三年，遂有有名的治安警察法之制定。政府及議會對此新社會運動，大爲驚異，而亟亟爲之警戒。彼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條，條文上雖未載有勞動組合與同

盟罷業直視為犯罪之字句；但有暴行、脅迫、誘惑、煽動等事實之場合，則認為構成犯罪。而此所謂脅迫、誘惑、煽動等語，意義甚為模稜，任警察官吏或司法官之解釋，如何細微之言動，亦可謂違法。故此法律事實上與禁止勞動組合及同盟罷業，有同樣之效果。因有本法之制定，而勞動組合運動遂由萌芽時代亟入於萎縮時代矣。

第二期　萎縮時代

第二期萎縮時代，為勞動組合運動大遭壓迫，幾不堪其生存之時代。在萌芽時代發其端緒之組合，大抵瓦解殆盡。新組織者極其稀少。明治四十年雖有足尾別子及其他大礦山坑夫暴動事件續起，但此等係一時的無組織的破壞行動，究未可視為勞動組合運動。然而際此狀態在第一期指導勞動組合運動者，或與此表同情加以聲援者，亦繁有徒，反轉一方向，而直趨於社會主義之運動。

先時社會主義者之安部、片山、幸德、河上、木下、西川諸氏，於明治三十四年五月組織社會民主黨；但即日即被解散，其後政府迫害社會主義極為峻烈，明治四十一年六月發生有名之赤旗事件，同四十三年，又見幸德一派之大逆事件。此第二期亦可謂勞動運動闇黑之時代也。唯此時代亦可注意者，即社會政策的思想徐徐進步，明治四十四年制定工場法，（大正五年實施）為其第一步。

第三期　再生時代

在前期中處於萎縮之勞動組合運動，至本期（入大正時代）再生其萌芽。而以由鈴木文治氏組織之友愛會為嚆矢。友愛會較之第一期由片山等所組織之勞動組合期成會更為穩健，蓋持非鬬爭論，而採協調主義者也。其宗旨與其雇傭條件之改善寧置重於勞動者精神修養互助共濟之方策，因以幸免政府之壓迫。一方不僅得社會政策的立場諸學者之援助，更得有力資本家代表者如澁澤子爵之熱心贊助，於是遂得意外順利之發展。大正五年頃，會員達至一萬人，全國各地設置數十處支部，發行勞動與產業機關雜誌，成為日本最大之勞動團體。該會力避同盟罷業之手段，故鈴木會長常當勞動爭議調停者之任務，此亦該會所以能存在之理由也。當時亦無如普通勞動組合，職業別或產業別之組織，故該會可謂代表第三期再生時代之唯一勞動組合也。此外尚有由歐文印刷職工組織之歐友會。（為彼信友會之前身）除此以外，殆皆不認其存在，此友愛會之名，宜乎在日本勞動組合史上特筆而大書者也。

第四期　發育時代

自大正六年頃，日本勞動組合運動入於第四期之發育時代。此時代之特徵，可舉列者，第一、組合數與組合員數顯著增加，且以職業別或產業別為本位而組織。第二、組合漸次取鬬爭的方式，勞動爭議與同盟罷業，續發於各處。一言以盡之，則勞動組合漸次發揮其本來之面目是也。其所以致此之最大原因，自為世界大戰之影響。大正三年夏，戰爭勃發之結果，日本輸出貿易得呈未曾有之活況，各種工業，極其繁忙，戰前所

受德英等國供給之各種精製工業品，至此時大部分輸入杜絕，此等工業品因自給自足之必要，新勃興之工業，大爲增加，因各種工場擴張或新設，使多數職工得有業務。然而彼等工資增加之比例，遠不及資本家收益增加比例之多，此中所認爲暴利者不少。勞動者要求利益分配之公正，開始工資提高及其他雇傭條件改善等等之運動。然而烏合之衆，終難達到目的，因感知欲進而組織勞動組合者頗多。同時此等組合以直接雇傭條件之改善爲本旨者，遂於從事同一職業或同一產業者之間，取組織之傾向，此亦自然之勢也。

既至如斯之狀態，則在第三期所視爲勞動組合運動中心之友愛會，自受重大之影響。該會成立之初，殆在會長鈴木氏獨裁指導之下。自大正六年頃，麻生、柵橋、賀川、久留、赤松等諸氏，漸次加入同盟，並占幹部之位置，從來之協調主義，從理論上遂見排斥，顯著的發揮鬬爭之色彩。因鬬爭的關係，必至編成職業別或產業別之組織，因而從來之組織，遂加以變更，改名爲日本勞動總同盟，備成勞動組合聯合會之體裁，勞動總同盟之會員，亦增加達至二萬以上。但不加入總同盟之勞動組合，以東京大阪爲中心，亦見有多數之成立。

伴勞動組合運動活潑之結果，新起可得注意之事態有二：第一、自大正八年頃，關於社會主義學理的研究，得認爲自由之事。蓋如前述之第二期以來，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問題，社會運動家之宣傳，原來學者純學理上之研究，尙且禁止，關於此等諸主義之著者論文，概不許發表，卽外國圖書之輸入，亦被禁止，圖書館之藏書，亦停止閱覽，「社會」之文字，卽不觸官憲之忌諱者，尙有不得使用之狀態也。

如斯極端且非常識的「社會」忌避政策，大正八年以降，原首相床次內相之下，漸次緩和，但社會主義及其他之社會革命思想宣傳或實行運動之方針，依然不許，不過學說上介紹或純學理的研究，認其自由而已。此蓋鑑於戰時及戰後之歐洲，社會主義的思想急激的發展，欲使國民對之永甘於盲聾者之地位，在事實究爲不可能，毋寧承認其學說的研究之自由，反較爲安全耳。要之：大正八年以降，介紹或研究社會主義的思想之著述雜誌，急激增加，而熱心愛讀者，亦見增多，此乃顯著之事實也。

然而思想不僅單純之思想而已，其效果有出於政府預期以上者。他方面姑措不論，今單就影響於勞動組合運動方面以觀之。自勞動總同盟開始，其他多數勞動組合之主義方針，顯有急激左傾之趨向。更加之俄國勞農革命成功，其直接之影響，使總同盟幹部趨於顯著之赤化。如穩健的鈴木氏，在會內遂完全失其勢力。少壯新進之幹部，盛行過激主義之口號，否認社會政策與議會制度，十分主張取直接行動，以無產階級獨裁爲中心而發表主義綱領。

然而以信友會（印刷工組合）爲中心之反總同盟系之諸組合，則信奉無政府主義。於是日本勞動組合運動，遂分裂爲過激系與無政府系二派。兩者互相嫉視紛爭。其不屬於此兩系之穩健中正之組合，僅有

海員組合，向上會，（大阪砲兵工廠爲中心之官業勞動者之團體）及其他少數者而已。

第二可注意者，工場委員會之設立是也。自大正八年頃，日本大工場大鑛山多數設立工場委員會。然其設立此會之用意，不過企業家對於勞動組合運動發達之一預防策而已。蓋企業家鑑於世界各國勞動階級解放運動之大勢，有感於自家被傭者之待遇上，不能不賦與勞動者有多少之發言權；同時依此可作防止勞動組合之組織與勞動爭議之發生於未然的一種手段。此對工場委員會之設立及其運用而有意外之熱心也。是則其對於勞動者之態度，可想見矣。

第五期　成長時代

大體如右所述之狀勢，日本勞動組合運動，一進至第五期成長時代，則大改其面目。第一可舉者，勞動組合之中心勢力，趨於右傾是也。勞動總同盟於大正十三年春，在總會發表新宣言，聲明放棄從來之取直接行動之手段，與議會制度否認之態度，排除空理空論，努力實利實益之獲得。但總同盟中之少數派，仍極力固執從來共產主義之理論，因而與總同盟分裂，少數派別組織勞動組合評議會，以對抗之。

第二可舉者，即日政府對於勞動組合態度大爲改善是也。從來政府常抑壓勞動組合，或取漠視之態度，故如選定出席國際勞動總會之勞動代表，故意漠視勞動組合之存在，直接使工場鑛山選舉之。又如官營工場，設立工場委員會，而取禁止勞動者組織理由之方針。但自大正十三年，政府之方針一變，國際勞動總會之勞動代表，使有組合員千人以上之勞動團體選出之。又陸海軍諸工廠，公認勞動組合之設立。其效果遂以大現。總同盟之鈴木氏被選爲勞動代表。又陸軍砲兵工廠，與各地之海軍工廠，繼續設立擁有數萬會員之有力的勞動組合。

現時日本勞動組合數組合員數，究有若干，不能確知。惟據日本產業勞動調查所之調查，日本勞動組合之概況，有如左表所列。但該所言明：表中數字，因組合之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同盟怠業之結果，亦不能完全正確之云。茲錄之亦不過示其大概耳。

產業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增加數		組合員增加率
	組合數	組合員數	組合數	組合員數	組合數	組合員數	
雜種	五三	一五、二八五	九五	三七、六七〇	四二	二二、二八五	一·四六
金屬	五一	九二、〇四〇	五八	一〇三、三一四	七	一一、二七四	〇·九〇
纖維	一一	一一、五二五	一七	二二、五九六	六	一一、〇七一	〇·九六

海上交通	七	六六、六四〇	一四	七六、〇五一	七	九、四一一	〇・一四
陸上交通	二二	二五、八五〇	一七	二三、四九六	▽五	七、六四五	〇・三〇
建築	一二	四、九〇一	二三	一一、九五〇	一一	七、〇四九	一・四四
化學	一九	六、二二九	三二	一〇、四六六	一三	四、二三七	〇・六八
鑛業	五	二、九四三	二	六、四一一	▽三	三、四六八	一・一八
印刷	一五	八、五八四	二五	一〇、三三七	一〇	一、七五三	〇・二〇
食料品	八	四、五五三	七	五、二一三	▽一	六六〇	〇・一四
電氣瓦斯	三	一、九七六	四	二、四〇八	一	四三二	〇・二二
商業事務	二	四二三	五	七七二	三	三四九	〇・八三
合計	二〇九	二四〇、九四九	二九九	三二〇、六八三	九〇	七九、七三四	〇・三三

（註）▽表示減少

就右之傾向，再將重要組合之概況，表列之如左，以示其一班焉。

組合名	一九二五年 組合數	一九二五年 組合員數	一九二六年 組合數	一九二六年 組合員數	增加數 組合數	增加數 組合員數	組合員增加率
組合評議會	三八	一八、六九三	五五	三〇、二六四	一七	一一、五七一	〇・六二
交通總聯盟	三	一三、九二三	五	一八、七二二	二	四、七九九	〇・三四
海員組合	一	三七、〇〇〇	一	四〇、六二八	〇	三、二二八	〇・〇一
勞動總聯盟	五三	二三、三〇五	四七	二五、八〇六	▽六	二、五〇一	〇・一一

官業總聯盟	一一	一三、五六五	七	一四、〇四六	▽四	四八一	〇・〇一
海軍聯盟	五	四二、五一三	五	四一、八一五	〇	三〇二	
總聯合	一〇	九、五九〇	一六	七、三六二	六	▽二、三二七	

（註）▽表示減少

三

如上所述之日本勞動組合運動經過以觀，可知日本勞動組合得有如今日之地位，完全由於自身奮鬭之結果，政府殆無何等設施也。現時日本之勞動組合運動，較之歐美雖瞠乎其後，然亦已立有相當之地位。普選實施，尤為勞動運動開一大道。今者已有無產政黨之組織矣，漸次趨向政治方面運動，以期獲得政治上之地位，此實可為日本勞動運動前途慶賀也。茲一述現時日本無產政黨之組織。

（一）勞動農民黨　因普選之實施，由官業勞動及農民組合發起，開始無產政黨組織之運動。大正十五年三月五日，在大阪土佐堀青年會館完成勞動農民黨之組織。中央執行委員長為農民組合之杉山元治郎氏。（翌年代以大山郁夫氏）中央執行委員由總同盟、農民組合、官業勞動、組合總聯合、司廚同盟、市電自治會、製陶同盟推舉。個人加入者，有賀川豐彥、安部磯雄兩氏。其綱領為無產階級之解放，經濟制度之改革，議會之改造等。

（二）日本農民黨　一方日本農民組合中最右翼之全日本農民組合同盟，十五年十月在芝協調會館結成日本農民黨，北洋新次郎氏等為顧問，舉須貝快天氏為總務，標揭產業國策農村文化之樹立等。

（三）社會民衆黨　勞動農民黨中之右傾派農動總同盟，十五年十月之大會上，決議左翼之排斥，而左翼農民組合，可決勞農黨之門戶開放，承認評議會、全國無產青年同盟、水平社青年同盟之參加，總同盟遂聲明脫退，與官業總同盟、自治會、司廚同盟、及其他安部、賀川兩氏共同行動。十二月五日邀其他團體在協調會館舉行社會民衆黨之結黨式，舉安部磯雄氏為黨首，揭示俸給生活者保護，女子差別撤廢，及其他等政策。

（四）日本勞農黨　脫退勞農黨之總同盟中之麻生久氏等，別為無產政黨結成之企畫，與農民組合之杉山氏通氣脈，被總同盟除名。麻生一派遂與日本礦夫組合、關東紡績、關東合同之諸組合，及九州聯合、兵庫縣聯合諸同志，農民組合之一部亦參加，

結成組合員十萬之日本勞農總聯合，十二月創立日本勞農黨，舉麻生久氏爲黨首，三宅須永加藤諸氏輔佐之。

上次普選選舉各無產黨爲便於活動起見，作成合同案，商議選舉區之協定，張立共同戰線，對抗既成政黨，約立九十名之候補員，努力奮戰，以期進出於議會。開票結果，計共當選者八名。此實爲日本無產階級登入政治舞台之紀元也。

總上所述，日本勞動組合運動，已經過極艱險之難關，政府雖如何壓迫，而運動迄未少懈，是其得有今日之地位，豈偶然哉！統觀日本勞動運動經過之情形，其中最使吾人發生感觸而加以注意者，約有二事：卽一、勞動運動祇宜利導而不可以抑壓；其二、欲勞動運動收得迅速而較大之效果，不能不着手於政治運動是也。蓋勞動運動原出於不得已之事，因自工業革命以來，實行自由競爭制度之結果，發生資本家階級，資本家利用其金錢優越之地位，貪多無厭，掠奪一般人民之資產，致發生無產階級。無產者爲維持生活起見，無力抵抗，祇得屈服於資本家之下，作勞動生涯。而資本家竟以勞動者爲營利之工具，祇圖剩餘價值之增加，而不復顧及勞動者同爲人類之人。故勞動者在此人生地獄之下，不堪痛苦，不得已而作勞動運動，此蓋欲求得人之生活也。而一方現時國家制度，亦祇以保護少數資本階級爲目的，鮮少注意大多數之無產階級，故凡勞動運動發生，抑壓不遺餘力。勞動者既不得資本家之憐卹，又不得國家之保護，推其弊端，而欲得達人之生活，更進而求得人類平等之生活，則不能不歸咎於現存制度之不良，思有以根本變革而推翻之，此乃情理之所使然而亦爲當然者也。故在勞資階級分裂，尤其尚未顯然分界之國家，宜取節制資本，保護勞動之方策，使社會進於安健之地位。蓋社會安健，乃在大多數人民得有安全生活，卽所謂均富主義是也。但現今世界無論何國，勞資階級均已發生，故爲政者，不能不速求救濟之道。原夫勞動問題解決之方法有二：其一，以國家或資本家之力，而提高勞動者之位置者，此爲扶助勞動政策；如制定工場法、勞働保險法、稅制改革、及公營質舖等是也。其二，勞動者以自己之力提高自己之位置，此爲勞動自助政策。如設立勞動組合，信用組合，消費組合，生產組合等是也。此二方策如能同時進行，則所得之效果尤爲大。今吾人觀察日本之社會，勞資兩階級，已顯然分野，政府又復不施救濟之策，則勞動者惟有出於自作運動之一途。但政府不但不保護，尙復進而抑壓之，此勞動運動之趨於左傾，而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實現，乃必然之勢也。故日政府此次檢舉共產黨，若徒以壓迫爲能事，而不講究救濟之道，爲大多數無產民衆謀幸福，則其前途實未可樂觀。蓋勞動運動，實不可壓而亦不能壓之情事也。故愚以爲日本勞動組合運動，因此次檢舉共產黨之壓迫，其運動當更有一步之進展。

其次勞動運動之着手於政治運動之問題。吾人觀察各國勞動運動之經過，與其所舉之成績，在此代表資本階級立憲議會制度之下之國家，其能爲勞動者眞正謀福利，殆爲頗難之事。卽勞動者所行之自助政

策，亦不易收得完善之效果。故不能不取得政權而於現時不平制度根本加以改良或改革。無產階級之送議員於議會，是卽欲達此目的之一手段。然而議會中苟不得占有相當議員之名額，其效亦微。日本八名無產議員在議會之行動，已可觀其窮促之情況矣。

復次，日本政府此次於檢舉共產黨之餘，於思想方面，亦加以禁止，吾人實有不禁爲此文化國家稱怪者。原夫研究思想學術，與實際作政治社會運動，此乃截然二事。欲一國之學術發達昌明，不能不於各種思想加以研究，或有所創造。故在無論何種制度下之國家，於思想研究上要皆許其自由而不可加以禁止。然實際作政治經濟社會運動，則以其國之社會情形如何而定防止與否。逆於其國之政治經濟社會情形制度，妄欲運動而使之實行，是爲破壞國家社會之秩序，徒使人民作無謂之犧牲，故爲政者不能不出以防止之手段。反之，順於其國之政治經濟社會情形制度，運動而使之實行，則爲改革改良，爲人民謀福利，此種運動，要皆因時代潮流之所趨，而未可防止者。故欲判斷一國之政治社會經濟運動之可否，非可以主觀定之，而當以客觀批判之也。然而一國思想之趨向如何，於其國現存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如何，亦頗有密切之關係。換言之：卽一國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合於其國之社會人情，則其國之思想大抵亦循常道而一致。反之，往往易發生反動而有極端思想之發現，此在歷史上之明證甚多。故吾人對於日本政府之壓迫思想，實覺一種無謀之舉措。蓋思想實不宜壓迫而亦不能壓迫也。思想不任人民自由澈底研究，其囫圇潛服於人民之心地，其爲害尤爲大。故愈禁止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之研究，而引起人民之研究反愈烈。苟政府實際上不爲無產者謀福利，則由思想而趨於實際運動，亦勢之使然。然則徒壓迫思想，又何益哉！

革命畫家古貝逝世五十週年

補拙

居士達夫古貝 (Gustave Courbet) 是現代畫的先驅，他的畫派到目今還是站很重要的地位。我們爲得易於明了他的作品起見，且先把他那時的時代背景敍述一下。

那時正是政治上發生大變化的時候，大家都爲反抗君主專制而奮鬬。那時的畫有兩種不同的運動，就是羅曼派和古典派二者。安格兒斯 (Ingres) 和得拉克羅阿 (Delacroix) 是代表這兩相反的派別的兩個健將。但是羅曼派和古典派均不能跳出舊的圈套。

他們的材料還是不外一種神話的經典的以及外來的東西，或是風景畫，守住既成的學理和規律，不敢有所變動。這種畫派是忘記了生命，站在生命以外。因爲老的傳統的觀念在社會上還非常有勢力。這勢力就是使畫家依樣葫蘆忘着現在與將來的主因。他不看見機

械的發展，工業的猛進，他也不曉得民主主義的澎湃，社會運動的盛興。古貝卻大不然，他完全和這些畫家的意見不同；他運用他的熱力和勇敢，成爲一個革命的畫家。『我度過了一切傳統的事理，好似一個有能幹的游泳家泅過了一條河流：一切的大學問家都在那裏面淹死了。』這一句明言，就是古貝自己說明他的藝術的傾向的；這并不是古貝的自豪語，實是恰如其分的描寫。這一位藝術的創造者，是寫實派的主帥，是使十九世紀藝術發揚的大師。他爲反抗含有傳統宗教精神的一切所謂藝術，除了自己眞眞觀察有得有感外，不妄動筆墨畫畫。他以他的敏銳的眼光，捉住宇宙間一切現實的靈的心的精神的生活微顫。沒有什麼可以範圍他的天才，但是無論什麼都已給他收入畫中了。在他的一種偉大的作品中而能特別表示他的天才的是『阿爾囊士的喪事』(L'Enterrement d'Ornans)和『工廠』(L'Atelier)兩副傑作。這兩副傑作現在都陳列在巴黎的盧佛兒 (Louvre) 博物院中。

第一副當時都認爲是古貝對於政治的一個宣言。這是不錯的，那副畫已把悲哀痛苦的底蘊宣洩表露於吾人之眼前，他的這種素描的偉大的鄉村風景畫，實是歌詠各行省生活的一首偉烈詩文。至於說到『工廠』這是古貝藝術生活的結晶。在一個比喻的畫景上，他表現了許多種不同的物事，這許多種不同的物事，都是他自己意想所構造的；他也把曾鼓勵過他的幾個朋友的像畫上去。這兩副圖是一種可以自傲的名畫，畫筆的勁健，色調的變換，光暗的調和，都非常人所能幾及的一種工作。但是在這個地方要向閱者提醒一句的，就是：在一八八五年國際展覽會中曾被評判人拒絕的也正是這兩副。因爲保皇黨誣告他曾經參加社會黨的會議，他雖然辨明社會黨開會時他不在巴黎，但他卻接受人家給他的社會黨畫家的頭銜：『不惟是社會黨，而且是民主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是所有一切的革命的信徒，總說一句是寫實主義者，這就是說，是眞實的「眞實」的忠誠的友人。』古貝一生眞能向他自己說的這句話努力，成了一個眞眞革命的畫家。一八七〇年大戰的前夕，正是古貝藝術達到最高點的時候。德國有贊美他的集會，巴黎有慶祝他的筵宴，他的名子那時已傳遍了全球，而爲國際的了。巴黎公社運動，古貝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巴黎公社推翻，古貝躲在一個音樂器具製造者的友人家裏。六月十號被搜出來，和其他十九位公社社員均被判決六月有期徒刑和五百方罰金。古貝的監獄是在聖伯拉西(Saint Flagie)。出獄以後，古貝仍實行他的藝術家的生活，他常送他的畫到展覽會去，但都被評判人拒絕不收受。法國政府以他還有謀叛嫌疑，盡沒其家，値三十萬方。一八七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他逃入瑞境，卜居屠得白兒茲(Tour-de-Peilz)，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十號死在這個地方。去年一九二七年即爲其逝世五十年紀念。他的在畫方面的天才，不亞於十九世紀一切大詩人的天才！

一九二七，十二月，三十日。



東方與西方

日本出兵山東事件之西報評論

日本出兵山東，砲轟濟南，致演成未有的慘劇。世界輿論對於日帝國主義的殘暴均指斥不遺餘力，茲特就美英德法各報對於茲事之評論，摘錄數篇，以見強權勢力之下，是非公論尚未全泯云。　記者

一　美報

(1)密勒評論報申述濟南慘案之背景

該報於濟南慘案發生後，爲引起世界之注意起見特刊布此文以說明山東問題之重大性，及日帝國主義侵略之由來，其內容如下：

『山東問題爲如何之問題乎？曰，乃德國及其他歐洲列强爭攫亞洲土地之時代所遺留之問題也。當一八九七年以前，德國企圖在山東取得一海軍根據地，德國亞洲艦隊時遊弋山東沿海一帶，相度最宜之地點，是年十一月間，有德教士二人在魯省被殺，德國遂藉口佔據膠州灣，迨一八九八年三月六號，中德兩國間訂立所謂膠州協定，德國遂佔領青島及其周圍地帶，復在該處建築砲臺。中國由此協定將環膠州灣三十三英里以內之地域割讓與德國管理。中國在名義上對該地域仍保有主權，然該地域內之人民則歸德國法律及條例之管轄。協定內規定組織一中德合辦之公司，從事建築魯省鐵路，對於全省一切工業之材料供給，德人具有優先權。從青島至濟南所造鐵路沿線之煤礦，亦歸德人開採。該路全線長二百五十哩有奇。

德國自佔膠州後，經之營之，不遺餘力。開闢道路，建築堡壘，種植森林，荊棘荒蕪之青島，一變而爲繁盛美麗之城市。中德人士間亦頗融洽，中國雖失管理權，而在他方面則有得無失。德國締造青島，確費金錢不少；而當時之青島對外貿易，日本貨進口仍遠過於德貨進口。至於出口方面，以草帽緶及花生爲大宗。此兩物雖輸出至德國者，爲數甚鉅，而花生之對法輸

出，草帽緶之對英輸出，亦不在少數。

一九一四年歐戰勃發，時英日同盟尚在有效期間。日本藉口德佔膠州，擾亂東亞和平，即「勸告」德國將其駐在中國海及日本海之軍艦一律卸除武裝，將膠州交付日本，「以期將來歸還中國。」德國置之不答，日本遂於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會同英國軍艦轟擊青島德國砲臺。但屢攻不下，日本乃謀由陸地進攻。中國提出抗議，以歐洲戰事不應波及中國，宣布局外中立，並聲明戰區內一切事故，中國概不負責。但日本仍本其計畫實行進攻，運兵從魯省北方沿海之龍口登岸，敷設一輕便鐵道，不用機關車，純用人工運輸大砲藥彈等，進行頗爲困難，直至九月二十七日，開始圍攻青島，至十一月七日，德人力竭降服。日軍俘德兵五千餘名，收容於日本，至戰終始送歸。

中國政府以日本運兵經過魯省中國領土，破壞中立，屢次抗議，卒無效果。凡德國在山東經營之結果如市政砲臺鐵路煤礦等，悉被日本強佔。未幾日本復提出二十一條之要求。先是日本之「勸告德國也，」謂「將來」以德國在魯之所有歸還中國。此「將來」一詞，實爲全問題之關鍵。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乘歐洲列强無暇東顧之際，突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於是日本之眞意乃盡行暴露。該要求之第一條云：「中國政府聲明，凡關於德國在山東由條約所取得之一切權利利益及讓予權，以及日本政府與德國商定之處置方法，中國政府完全允許之。」日本於五月七日，致最後通牒於中國，迫令承認要求條件，美國政府聞之，出而抗議，謂中日間任何協定，凡妨礙美國條約權利，中國政治及領土的完整或門戶開放政策者，美國概不能承認。而袁世凱於五月九日答復日本，承認要求，但略加修改。旋訂立將德國在山東權利移讓日本之條約，於五月二十五日簽字焉。

同時中國對德國宣戰，至一九一九年開巴黎和會，中國因此獲有發言權。華代表於和會席上力言德國在魯權利應依照日本對德宣戰時之宣言返還中國。然不得要領。華代表乃不肯簽字於和約。是年四月三十日，和會中之强國會議決定將山東付與日本，中國聞而大震，一時輿論沸騰，向全世界呼號，請求主持公道。其後方於華盛頓會議獲得勝利。同時於一九一九年夏間開始對日經濟絕交，繼續至一年有奇。是年六月間上海有對日罷市運動，接連數日，報紙一律痛攻日本。

維時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大半因山東被許與日本之故。中國得此美國之獎勵，全國輿論不斷的抗議山東問題。至一九二一年哈定總統邀請九國開華府會議，其主要議題之一，即爲山東問題。會議於十一月十一日開始，中日兩國代表熱烈辯爭，歷時頗久，中國卒獲勝利。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簽定條約，其要點爲日本將其所取諸德國之山東行政權及其他一切權利拋棄而返還於中國。膠濟路亦歸中國主有，惟將該路實價及日本佔領時修繕之價償還日本，山東問題由是解決。迄今已數年不提。然德人所遺於山東之財產，多爲日人所購有，其他日人投資亦增加甚多。

於是日本近年屢在山東以武力從事干涉。據彼之解說謂係由於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之必要，然華人則深疑其有久佔山東之意。如是山東問題又成爲一世界問題矣。』

(2)英文導報抨擊日帝國主義

五月九日該報社論評濟南日軍挑戰事，略謂：

『日軍當局陽晚的行動，殊難謂爲正當。以事變已平，華軍亦已撤，華方正擬談判，乃福田突提最後通牒，其重要者爲華軍撤至膠濟路兩側二十里以外，此卽日本擬攫取中國領土，對華宣戰。日復不許華方以請示國府最高當局時間之合理要求，卽爲軍事行動。福田之暴烈行爲，實不容饒恕。』

五月十日該報社論痛詆日方宣傳前後矛盾，略謂：

『日不派兵，濟案不致發生。又謂華兵非無訓練，如果有攻擊計畫，則以三萬華兵戰三千日兵，未必不勝，何至各處退讓。』

五月十九日該報又抨擊日本對華提出覺書之不當，題爲「日本公開威脅」，略謂：

『日意不特以兵力保僑，且以兵力阻京津及滿蒙發生戰事，實卽擬取滿蒙保護權利，必要時且擴及京津區域。……又自濟案以來，日軍閥藉口取公開行動，冀達攫取滿洲目的，行爲適如併吞朝鮮時之初步，非日全民意。際此際危時，惟有兩線希望：一望日國民拒絕其軍閥之危害國家行動；二他國干涉日侵略中國行動，末希望華人鎮靜必能戰勝。』

二　英報

(1)泰晤士報之荒謬通訊

該報駐北京通信員電達該報謂：

『北京外僑皆歡迎日本對於中國之嚴厲的自衞手段。』

(2)每日電訊之干涉中國論調

該報社論云：『時機已到，列强對於此可怕的現象，必須一致取較闊大較清醒的見解，維持商路之開通，保障僑民之安全，應列強共同負責，不應以其責任一時付諸日本，繼付諸英國，繼或又付諸美國。』

(3)曼徹斯德導報之持平論調

該報論日人現在濟南之舉動，謂：

『此種舉動略似去年上海受內戰影響時英國在滬之行爲；然有不同者，濟南並無租界，濟南爲中國人自願開放之第一域，如日人藉口保護日僑而出兵，以武力佔據之，則中國人自可卽將該地關閉。日人侵略膠濟鐵路，無異助奉天與國民政府爲難，蓋此次國軍北伐竟又予日人以一在魯省擴張勢力之機會矣。』

該報又論日本此種舉動對於中國之危險，謂：

『日本此種舉動，似有取英國所避而不爲之武力政策之勢。日本軍隊若無期的佔據山東，恐英國應在長江流域鞏固地盤之要求將復起，於是瓜分中國之政策復活，而中國排外風潮必更熾盛的蔓延於全國無疑。』

該報又抨擊日帝國主義者之荒謬政策，謂：

『日政府顯將進行交戰政策，此爲寧案後英政府所躊躇不敢爲者。日本如欲佔據濟南

及山東之大部分，至已獲滿意與賠償而後已，則似將永無撤兵日期；蓋滿意與賠償，確不可獲，如曰可獲，則人亦可向地震要求謝罪矣！此種佔據爲害極大，恐與日人尤甚，且將影響中國與列強之邦交云。』

(4)神戶英文紀事報對於日本之冷評

該報於五月十八日提一論文題曰「濟案之眞相，」力駁日方宣傳之謬，是亦英機關報之能主持公道者，其要旨略如下述：

『曼徹斯德導報素以態度公正著名，此次論濟南事件云：「日本在濟南之所爲，即吾人(指英國)在上海之所爲。續謂濟南係中國自願開放者，並無如上海之國際租界之存在，現在華人必自悔其開放，南北兩方必皆覺內戰使日本又得一占據山東之機會云云。大阪每日新聞載此電報題曰「導報論中國，謂日本在濟南之情事與英國同，」然讀報者多覺導報該論之主旨實在指出日英兩方情事之不同也。又每日新聞自己之駐英通信員電告導報之評云：「向使無日兵在濟南者，日人生命當可保全，」對於此評，無可作優惠日方之看法，於是每日新聞標題曰「導報與華人一鼻孔出氣矣，」……日本報紙以有人信華方宣傳，而不信日方宣傳，大爲悻悻。此種態度固不自今始，當小幡氏爲駐北京公使時，彼即樹立一原則，即日方所說情事皆屬準確，華方所說與日方異者皆爲虛僞。然彼雖盡力樹此原則，並未經全世界之接受。今英國及國際聯盟會對於國民政府關於濟案之訴告，雖尙表示游移態度，然外交委勢未必永久凌駕於證據之上。華方謂日軍屢屢阻止國軍進行，或以他法阻撓，此說極爲有力，不易指爲虛構。日人縱不喜華兵舉動，而曾否採取避免衝突之法，乃一問題。一經衝突，則華兵當然憤激而盡力抵抗，此乃當時心理狀態之必然結果，日人力言華軍所爲係預定計畫，眞是無意識之談。華人豈不知此時對日開釁有害無利，而肯爲此有計畫的屠殺日人之愚舉乎。特衝突既起，當然猛烈抵抗，職是之故，日本出兵至一中國勝軍雲集之內地，實爲極危險之方法，毫無疑義。……據福田司令報告，謂衝突起於華兵闖入日人萬歲日報之發賣所而從事刧掠，此則誠如密勒評論報之言：「恐係因兩日前日人拘捕華方宣傳員，故華兵爲此報復耳。」然到底不能因此將責任加諸華方，因田中既出兵山東，此種衝突斷不能免也。」若夫中國無線電臺之被毀，蔡公時君及其參謀諸員之被殺，眞相如何，尤爲疑問。同時國軍已渡黃河繼續北伐，倘能一舉成功，則日本雖佔山東，亦將如空中樓閣，華人不妨沈靜堅坐，以待日人之自去，蓋此固已有先例矣。』

三 德報

(1)外交報略謂：『此次日軍在濟南與中國革命軍衝突案，非僅爲一國之問題，於國際上實有重大意義，而國際聯盟之主要任務，即在於管理此種案件。國際聯盟成立以來，表現其力量以盡其使命之機會，正在此時，際此好機會，國際聯盟如不能充分活動，是失其保障和平之地位矣。』

（2）民主黨報略謂『日本出兵山東原係違反華府條約之行爲，今在濟南已開戰禍之端，今後戰爭之罪惡，亦必在於日本。日本之領土野心，固爲全世界所知，其對滿蒙方面之野心，尚未充分滿足，自無再進而佔有山東之力，故此次佔領山東之動機，苟在何處，無從斷定。滿洲方面如果充足其野心之後，則必再向中部及南部前進，而今日非其時。然佔領山東，必不免引起美國之懷疑，日本勢將用外交手段解決之也。』

（3）政府黨報略謂：『日本對於青島及濟南，早有預定計劃，此次出兵，即爲其實現該計劃之第一步。英美兩國對此未必垂手旁觀。今若一任日人所爲，則列強對華政策上將發生極大破綻，而日本之勢力即可壓倒列強也。要之，此次中日兩國軍隊之衝突，於國際上必發生一大波瀾，同時中國國民對外反抗運動必更加猛烈。』

（4）柏林日報略謂南京政府將濟案訴諸國際聯盟，殆爲和平解決濟案之一道。該報不信聯盟將因南京政府非聯盟會員而不理其訴，而東京方面亦以勿囂張太甚爲上策。

（5）德意志通報略謂：『日本中國皆爲聯盟會員，如有事端，負有在訴諸戰爭方法之前求聯盟調停之義務。今兩國皆未圖請聯盟調停，（按其時國民政府訴諸聯盟之電文尚未發表，故該報如此云云）足證對於聯盟並不信任。』又忠告日本云：『日本應撤退軍隊至青島，日僑果有生命財產損失，俟時局平定後再行交涉。須知中國握有一鋒銳的武器，已屢經證明，即對外之「杯葛」（即抵貨）是。日本出口貨百分之六十銷於中國，而日本之工業又依賴中國之原料而存在也。』

（6）福朗克富脫報(Frankfurter Zeitung)謂：『關於濟案，日本方面之報告顯係故意張皇，含有以對外武劇轉移國民視線而維持田中內閣危急地位之意味。』

（7）午報(Zeitung Ammittag)勸告讀者對於日方報告須審愼觀察，『因此等報告顯係意在證實日本出兵山東之有理也。』

（8）地方廣告報(Lokal Anzeiger)謂『中國排日運動一起，不獨日本在華南之利益可危，即在滿洲所投之大資本亦可危。日本若果決心與中國爲難，世界政局上必引起大波瀾云。』

又謂：『日本之佔領山東，就國際公法觀之，其爲無道，與法國佔領魯爾無異，望世界勿坐視日本乘中國時局不安侵佔其軍事的經濟的要地，而袖手不問。』

四　法報

（1）巴黎報：『日人之於中國革命軍，初則用親善手段，力謀提攜，以資擴大勢力，至革命軍聲勢大振，張作霖勢必不能保持其地位，日本權利因之大受影響，乃改其態度，積極威壓革命軍。此種政策，必致中國民衆增加對日敵愾感情，日本之誤謬，可謂大矣。由種種方面觀察，此次濟南案，實有發生重要結果之可能性。』

（2）急進黨報：『日本對山東出兵，陽稱保

護僑民，而陰藏極大之野心各國中對於日本對華行爲當加特別注意，而有疑訝態度，厥爲美俄兩國。此次日人之行爲將不免引起國際上重大糾紛。』

日本出兵山東事件與其本國輿論

日本此次出兵山東，完全出於其軍閥內閣田中之主動，而在一般人民與各新政黨亦有極端反對者，惟爲數究不甚多；且在現時日本軍閥財閥掌握政權之下，彼等既已一致強硬對華，則此等言論亦殊不能產生實際上之效力，不過足令吾人知日本一般民衆尚非盡受豢養於軍閥財閥耳。 記者

(1)大阪朝日新聞社論：『濟案遠較「五卅」案爲重大。如認北伐軍所帶對外昂奮之潮流爲五卅案之餘波，則濟案之反響，實屬重大。恐中國民衆懲於前事，此次反響或不出於表面，如斯則留於將來之危險，較爆發於一時者，更爲嚴重。此慘劇之根本原因，要在田中內閣不知最妥最宜之僑民保護策須求諸中日兩國人心之完全一致。所謂兩國人心之完全一致者，無他，觀於前年以來在華德僑完全不受損失，可知其故矣。即不然，此次日人亦應退出濟南，暫避青島，以待北伐風雨之過去，如此則費用一層，亦較出兵一萬，何時撤兵尚不可知，而須投莫大之費用者爲遠勝。田中內閣之強橫外交，一施於滿洲而遺誤，今又於山東完全失敗矣。』

(2)東京報知新聞社論：『聞我當局對長江方面之僑民，取集中滬漢專以軍艦保護之方針，此與我等主張相合，若斯則一切就地保護主義打破，倘在山東亦取此方針，或不發生濟案，在魯各地日僑，務須集中青島，而後謀其安全，我等對於出兵山東，最初即表示反對，事既至此，惟有努力使其轉趨良好。因此事不能僅依武力解決，尤須由各方講求應付方法。如憎惡南軍，而表好意於北軍，援助北軍進出，則必反使禍害擴大，故對中國內政務須取不干涉方針，明定護僑之範圍，以防局面之擴大。』

東京報知新聞又一論文：『田中內閣至少須痛感下述重大之責任，（一）輿論反對出兵而敢於斷行，（二）不留意於北伐軍中之份子，（三）應捨就地保護方針等，取臨機應變之處置，而不爲之，（四）對於派遣軍不使充分理解其目的，適使抱各派於交戰國之思惟等。田中內閣以爲非出兵不能護僑民，悍然排內外之反對而出兵，結果適得其反，其責任實屬重大。有此無遠見之當局存在，雖努力於中日兩國之理解與接近，結局亦惟有終於徒勞，而愈陷對華地位於危險，我等不得不課田中內閣之責任。』

(3)大阪朝日載「六灘子」論文：『在認軍隊爲確保商權之唯一手段之世界，商權之發展，適因此而屢被阻斷；非常的手段，僅可於其最小限度許之，尤其對於一時之事，如超過必要之手段，最須慎審；僕信華方對於經濟絕交之反省，決不因兵隊之人數而定，於此甚望當局出於迅速且無誤之措置也。』

(4)東洋經濟新報對於日本出兵山東事

略謂：『日本政府決定再出兵山東，於四月二十日已聲明其趣旨，其唯一理由爲保護旅華日僑之生命財產；雖謂並無別圖；然而此事，以中華全國爲對手人，實際決不如此簡單明瞭之問題。現在中國無論南北兩政府，對於日本出兵，均有抗議。日本對華貿易之惡影響，殊足憂慮，無論政界實業界，幾無一人所喜。蓋以歷來之經驗，以兵力解決對華，決無希望，反使事情惡化。田中內閣除武裝外交外，其他全然不知，故希望國會中對於出兵費預算，不予通過，則較提出不信任案爲更有力，以否決預算而倒閣，則深爲欣喜。（按此文發表於日本特別議會未終了以前，故云。）據外務省之調查，在華日人，不過一萬八千人，乃以保護爲名，而開去軍隊萬人，（按至最近止，侵魯日兵已三萬人，）則未免過於重視。田中內閣雖屢次聲明，不干涉中國南北雙方軍事行動，但此項聲明使內外多所疑慮。政府對於中國內爭，視爲重大，未免錯誤。對華出兵，縱令聲明無侵略之意，而結果引起中華全國人民之反感。譬如甲之鄰家，夫婦勃谿，甲乃恐發生火警，急報告警察，前往監視，結果使其鄰居全家怨恨。此次對華出兵，原無若何希望，而其結果，使中國全體人民怨恨。爲中國人民所怨恨，猶可忍耐，然因出兵而妨礙對華商業之發展，且支出鉅額軍費，以市中國人之怨恨，其利何在。至於旅華日僑，安全之道，不外防止中國內亂，維持和平。中國以外之國，亦有用此方法者乎？若有之則中國之治平，繫於列強之手。要之中國政治，或善或惡，一任中國自決；日本出兵可與從前出兵西伯利亞同觀，結果與中國全民爲敵，其結局談判將無對手之人，而永久配置軍隊，支出鉅額軍費，豈得謂爲得策？現在除與中國講親交，別無善策。若欲擴張日本之勢力範圍於中國，或主張瓜分或主張干涉，皆時代的錯誤。政府無方針可見一般。日本之對華政策，若爲絕對不干涉，則空氣自然清新矣。政府苟於出兵有其他目的，則何如向其他方面擴張也。』

（5）日本各新政黨對於濟南事件之宣言

（一）民衆社會黨宣言『田中反動內閣之對華政策激成中國民衆之對日反感，致引起重大結果，此爲本黨所預料。故本黨於前次臨時大會議決反對對華出兵。三次出兵之費用共計有一千五百萬元，此項巨款即足以使一般僑民暫往安全地帶避免戰禍，而政府不採取此項手段，爲擁護少數資產階級之利益起見，固執就地保護主義，對山東出兵驅一般山東僑民爲其政策之犧牲。此種政策之進展，恐不免危及東亞全局之和平，本黨對此次濟南案，主張和平解決。』

（二）日本勞農黨宣言：『田中內閣以保護在華僑民之名義，繼續向山東遣派軍隊。就其實際言之，不過擁護少數財閥之利益及持續內閣殘命之一種手段；其軍費之中，除由國庫支出七百萬之外其餘一千萬元以上必爲人民所負擔。（中略）此次濟南案與尼港虐殺案無異，同爲軍閥外交所產之結果。』

（三）無產政黨共同宣言：『吾人對於出兵極力反對之理由有三：一、日本對華出兵，由歷史上觀察之，必至擁護北方軍閥，妨害國民

革命之進展，產生干涉中國內政之重大結果。

二、就地保護主義足以使一般中國民衆抱領土權被侵害之反感，邦人之被害因之而更大。如從眞正之民衆利益着想，決不可對華出兵。

三、所謂旣得權擁護，卽爲山東方面日本所投下資本之擁護，日本民衆不可爲此種政策所迷惑，從事擁護資本階級之利益，及扶助北方軍閥壓迫中國民衆運動。」

東西方相互求了解的努力

洛克胡德

使東方爲西方人所了解，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因爲我們不能讓西方人對此問題自己去摸索，而流於曲解和誤會。況且東方研究的本身自具有歷史的興趣。科學的客觀的陳述東方的史料和文化，這事業是東方人西方人所應共負的。美人洛克胡德因「哈佛燕京中國研究學院」而發的一篇文字，實代表了對於這一種需要的呼聲。　記者

西方的學者，從事於中國之研究的，——或文學，或政治，或哲學，——一向專靠少數的從中國文字上譯來的東西；而這些翻譯的東西，往往是出於西方學者之手。除此以外，則靠一大堆數量較多的著作物，爲教徒，外交官，旅行者，新聞家，和其他特殊作家所手寫者。現在中國發見的許多新著的書，多根據於個人的觀察，如作者自己的結論，並不是原材的研究，創獲的知識。

始自十四世紀初期的馬可波羅，繼之者有利瑪竇（Matteo Ricci）——他是於一六〇〇年第一個到北京的耶穌會徒。更後繼者，有十九世紀前半期新教入於中國的時期中的莫利遜（Robbert Morrison）和維廉（Well Williams）兩個人。於是西方事得根據於西方學者所給與的解釋，以爲了解中國之資了。

加特力教和新教信仰的早期代表者，對於解釋中國生活，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於西方的所盡的供獻，時間經過良久，便印象愈深。Legge 氏對於中國經籍的翻譯，法國神父們對於中國人的習俗行爲信仰生活的紀載，及維廉的中國（The Middle Kindom）一書中的所記。這些著作繼續爲中國學者所引用。這些早期作者的作品之所以印象甚深，不但因了他們的淵博，也因爲他們的作品的範圍，正確，見解，同情，和勤苦。

這些早年作者的工作，繼續爲後來的學者，隨處修增。——這些人或者是教會中人，或者外交官或爲旅行者。——英國的外交官中，竟有些人成了精通支那的學者，對於從中國原著而翻譯的文學，頗多供獻。美國的官吏中人，較之英國供獻較少，這或許因爲美國外交官新近才注意於中國文字，新近才有以此爲終身業的人，加入於美國外交界的緣故。英法德各大學的教授，就對此有重大的供獻了。

不過在過去近三十年中，住華西人所做的中國研究的工作，其供獻較之早年的西方學者之所爲，要差些了。這是有理由的：因爲早年的住華外人，所過的生活，特別適宜於學問的發展。作者旅居異國，時時感到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需要。這不但於適應環境上有用，而且

也可因此將中國解釋給與西方。他們的活動的範圍，是有一定的。他們有暇預的時間，不受一定的機關的束縛。或者是一個教士，或者是一個商人，或者是一個外交人員，他所代表的利益，是爲文化的中國人所淡漠處之的。又外國人的人數尙少，他們自己中社會的生活，非若後來的需要，所以在早年的住華外人中，有許多人專致力於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化的研究。

哈佛大學圖書館，現有全份的自一八三二年的第一號起繼續至三十年的 Chinese Repository。此書幾包含了西方學者對於中國研究的大部分的供獻。他們乃是些西方學者對於東方最好的解釋。所有的作品，有的是教士所寫，有的是商人所寫，有的是外交官吏所寫，都是研究那時期極有價值的材材。以此時期的作品，竟少能與之匹敵。

從他方面講，則過去的三十年的教士商人職官，他們的研究和學力，實在不能稱爲多產和獨創；果然不能說沒有例外。因爲這時外人在華的生活狀況，有變動了。因爲既有許多英文寫成的對於中國研究的書籍，則要自己親自來研究中國文字和文化的動機，就不甚緊張了。閒暇的時間，也比較的少起來了。商業既漸趨於組織化和機關化，則商人只好終日守着寫字檯，不能自由地奔走了。教會設立的學校多起來了，教會的各種服務，也都有了一定的建築物和處所了。——如醫院，學校，教會。教士們只好在學校裏做教師，或在醫院中做醫生，因此與一般接觸的機會也少了。同時爲適應新的需要起見，教會團體中的人數增加了好幾倍，於是教會中人本身增添了許多內部要做的事，而安靜研究的機會乃更少了。

官吏中人，活動也增多，責任也加增，自然也沒有暇預的時間，以從事寫作。果然未嘗沒有例外，但大體總可說西方學者對於中國研究，在最近三十年中的供獻，遠不及早年住華外人所做的工作了。

現代的中國人對於以印刷品對西方解釋中國文化這件工作的參預，並不十分大。似乎那些曾在西方求過學的中國人，很少感到興趣，要替西方人寫些什麽。除非他們曾經受過特別訓練，他們總不能搜集，並解釋在他們手邊，爲他們所深息，但在西方還是一册未展頁的祕書的許多材料。更可注意的是，近來曾在西方受過訓練的中國人，能用西方的文字來工作思想的，竟也不能於中國文化的解釋上有創始的工作。辜鴻銘於翻譯中國經籍之外，曾寫過一部分，不過他的工作，還是有限度的。

我們常聽到東方人說，西方人並不了解東方人。又聽到中國人的批評，說在西方的作者的手下，中國不曾得到相當的待遇。不過這等人如自己有所述作，我們却發見他們的作品，乃多根據於外人的書籍，而非根據於中國人自己的書籍。我們原希望早應有中國人新譯了中國的經籍，不過現在要研究中國的經籍，我們還得靠早期的西方學者們的工作呢！

對華的明了見解的需要，可於列強對華的外交關係上見之。——特別是一八四二年列强訂約開始後的時期。我們還是期待着，有一

部中國學者特為西方人寫的中國歷史，他能運用中國文字中所具有的材料，如日記，筆記，及其他記載等等。這工作非中國人自己來作不可，這部書必與現在西人所已有的中國歷史有不同之點，而對於西人所寫的有所更正。因為西人寫作，只靠官家的文字，和西方考察家的作品，而西方的觀察家是斷脫不了歐洲人的眼光的。西人也想有確切的證據，但中國正式的歷史，往往於朝代終結後許多年纔寫成的，所要得到的歷史的本原材料，自然是很難的了。

中國人寫歷史的方法，與西方不同。近代的批判方法，中國人是不知道的。最近有兩個美國人，發表了兩部述近代的中國歷史上的兩大事件。一是太平軍之變，一是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變。這兩部書，也許不是頂好的工作，但所可奇的，是中國學者雖有本原的材料在手頭，卻還沒有自己來替西方人寫這兩件大事。

譬如就美國各大學的博士論文來說，他們的論文中，未嘗不應用到近代的方法和歷史的批判精神，不過他們的工作大部分根據於英語著作，這也許因為環境關係，本原材料不易得的緣故。

最近美國哈佛大學與北京燕京大學，對於這一類工作，已有相當的辦法，來鼓勵中國學生，從事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對西方的中國文化解釋。（按最近哈佛與燕京對於此事的結合，係動因於哈爾遺產的撥給基金。The estate of the late Charles M. Hall 此基金現計為二百萬金元，哈爾氏是近代製鋁術的發明者，此機關定名為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因此中國書籍的翻譯和重譯乃有可能。將來必能造就中國的人才以應用西方的科學方法。而西方人才，也能本其天才，來相為助理，兩方都有了好機會，務使中國的隱藏着的古文化，顯露於西方，不亞於今日的埃及和希臘研究。





以行爲主義的觀點講夢

高卓

一 引論

行爲主義是一種物觀心理學，以行爲爲研究的對象，對於主觀心理學的對象意識，可以有三種態度。第一種不承認意識的存在。但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因爲意識是人所公認的，誰也不能加以否認的。第二種承認我們有所謂意識，但以爲意識不宜於作科學的說明，所以物觀心理學不願以意識爲對象，至關於意識的研究則一任主觀心理學優爲之。這種態度也算不得澈底，因爲物觀心理學是絕對的一元論，現在若承認意識的存在，而又以爲意識乃主觀心理學的對象，則不啻默認心物的二元了。第三種態度也承認意識的存在，但以意識爲物觀的現象或潛伏的行爲。假使意識確是行爲，那麼主觀心理學便沒有可復存在的餘地。這纔是最進步，最徹底的行爲主義。

夢在舊心理學中是一種意識或潛意識的現象。所以行爲主義對於夢的現象也可有上述的三種態度。第一，我們可以不承認夢的存在嗎？那末無論何人都有過夢的經驗；這種人所公認的事實是不容我們否認的。第二，我們若承認夢的存在，而以夢爲不宜於作科學的說明，則主觀心理學者便有話可說，以爲『你們不能說明嗎？那末讓弗洛伊特派替你們說明吧？』所以行爲主義者對於夢的現象也只好採取第三種態度；換句話說，也只好承認夢的存在，而且要進一步解釋夢的現象。釋夢本來是弗洛伊特派的特長。我們不想推翻弗洛伊特派則已，若想推翻弗洛伊特派而增進行爲派的勢力，那便不得不把夢奪回來以作行爲主義的戰利品。這篇文字就想要負起這一個責任。

但是要成立一種夢的科學的理論，則不得不先將非科學的釋夢約略一說，而且指出其謬誤之所在。因此在未提出行爲主義的釋夢之前，

先駁斥弗洛伊特的詳夢。

二　弗洛伊特說的批判

弗洛伊特派以為夢是滿足潛意識中所未滿足的慾望的。由弗洛伊特看來，人們常不免有一種不道德的性的慾望。這種性的慾望因為和人格相衝突，所以被屏於意識之外，而苟延殘喘於潛意識之中。夢和幻想就是這種慾望求滿足的機會。所以弗洛伊特對於夢的解釋實含有下列種種假定：

（a）他以為人不僅有意識的活動，而且有潛意識的活動。人們的行為都受潛意識的支配。

（b）意識和潛意識之間有一種「檢查機關」(censorship)。以不許潛意識的慾望侵入意識為職責。這就叫做「壓抑作用」(repression)。

（c）清醒時檢查嚴密，壓抑甚力，所以潛意識慾望沒有侵入意識的可能。注意疏鬆如夢和幻想時，潛意識便可乘機活動。

（d）但是潛意識的慾望若以眞面目出現，仍可喚起檢查的注意而驚醒睡者。所以夢時所有侵入意識之潛意識慾望都經過兩三度的化裝。這就叫做夢之象徵。譬如以蛇代表男生殖器，以箱代表女生殖器。

（e）因為有這種象徵作用，所以夢景的意義遂不易領會。於是夢乃有兩種內容：（一）明顯的內容，即夢中所有實際的遭遇；（二）隱藏的內容，即夢之背後的意義。弗洛伊特派的釋夢即欲以明顯的內容還原而為隱藏的內容。而其所用的方法則為自由聯想法，由夢中抽出一個人或一件事物，例如A，然後夢者可自由聯想而引到一種關於性的慾望，例如A—B—C—D。假使D是和性有關的，那末詳夢的手續便可終結了。

由此看來，弗洛伊特的夢的理論乃築基於多種假定之上。這種種假定萬一有可證實的希望，那還不失為好學說的基礎，然而上列的五種假定竟沒有一種是可用事實證明的。這種有神話臭味的學說為什麼能夠風靡一時呢？那是一方面由於一般人缺乏批判的訓練，一方面也由於弗洛伊特說的過於圓滑。譬如他說人們的行為多受潛意識的支配。我們不相信嗎？他便可以說這是不足怪的，因為潛意識的內容是人所覺察不到的。而且檢查機關和壓抑作用都正在禁止你們承認潛意識的存在呢。又如詳夢，假使夢者的自由聯想由夢景出發能夠還出一個潛意識慾望來，那末好了，弗洛伊特的學說可因此證實。假使夢者任意亂想，想不出什麼潛意識慾望來呢，那也不錯，檢查機關和壓抑作用的存在可因此證實。所以無論你如何說，他都可以言之成理。而且釋夢由於自由聯想，那就更加奇妙了。析夢的人已懷有一種成見（就是要找出一種關於性的慾望的成見，）而夢者則由夢中的人或事物出發，任意想去。遲早總可以引出來一種和性有關的意念。這有什麼可以驚異呢？在實施上，析夢的人非引出一個性的意念來便決不終結，所以析夢的結果無論如何總可以適合析夢者的期望。倭爾給穆斯（A.

Wohlgemuth）曾舉一夢，照弗洛伊特的方法，任意解釋，也都可以騙得過。（見他所著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sychoAnalysis, III. Dreams）可見弗洛伊特的析夢是一種上海灘上的滑頭戲，是不值識者一笑的。

尤其荒唐的就是他的象徵主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弗洛伊特恐怕是一個淫狐吧，因爲由他看來，一切事物都含有性的意味。脚套進襪子裏，手放進手套裏，帽戴在頭上，——凡此種種都是性交的象徵。他如掘地，鑿井，挖孔，雕花，穿針，走樓梯也莫不然。甚而至於凡是凸出的如竹竿，電柱等都是男生殖器的象徵；凡是凹入的如箱子，茶杯，飯碗等都是女生殖器的象徵。所以世界上無論何事，無論何物都是和性有關的，眞可謂極荒謬絕倫的能事了。而且弗洛伊特還以蛇爲生殖器的象徵；夢中有蛇便足見其夢之有關於性。其實就原民的社會而言，蛇的崇拜未必就是生殖器的崇拜。進一層說，蛇在原民社會中，縱使可以代表生殖器，一般夢者也未必遽能利用這一個象徵。你若說潛意識有這種能力，那麼潛意識竟比所謂意識還更聰明乖巧了。中國詳夢術中有『白蛇入門主得財；蛇化龍得貴人助；蛇咬人防有陰謀；蛇繞人可得橫財；蛇入懷中生子貴；見蛇無數偏財來；』等無稽之談。你以爲這是迷信嗎？那末弗洛伊特的釋夢實僅有同等的價值。

三　行爲主義的釋夢

行爲主義的運動方在發軔，行爲主義者還不能分出一部分時間以從事於夢的研究和討論。所以以行爲主義的觀點講夢這篇文字還是破題兒第一遭。欠缺粗淺知所不免，然而或也可爲將來圓滿的學說的階梯。

我以爲夢和思想是同屬於一個範疇的。和林衛史 (H. L. Hollingworth) 著思考心理學 (The Psychology of Thought) 討論思想而以夢入手。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以思想的討論入手，然後回頭來說夢。

思想在因襲的心理學者看來本來是一種高等的心作用。但是所謂心靈究竟是什麼呢？所以說了許多話之後，其結果還只是以一「不可知」解釋另一「不可知」而已。到了行爲派手裏，思想作用纔還原而爲喉頭筋肉的反應，或語言的反應。原來我們對於外界的刺激，可以用手足反應，可以用腺反應，也可以用喉頭的筋肉和脣舌等反應。球在面前可以引起打球，踢球的運動，也可以使我們說「打球，」或「踢球。」球不在面前，那末我們只好有語言的反應，而不能有「打」和「踢」的反應。兒童能够說話之後，於是他們可以反應的範圍乃逐漸擴大。空間和時間上所不能接觸的事物統可以語言反應。語言由高聲而低聲，由低聲而無聲，於是乃有所謂思想。所以思想不是別的，只是無聲的語言。

我既承認夢和思想是同屬於一個範疇的，所以我以爲夢也大部分是語言的反應；所不同者思想受腦中樞的控制，而夢的思想則受下級

中樞的控制，如此而已。何以見得夢的大部分是語言的反應呢？這可先由幻想說起。「幻想」在英文爲「白天的夢」(day-dream)，其實也是夢之一種。兒童的幻想多發爲有聲的語言。男孩或女孩雖獨在房內，也常於遊戲中自言自語的說起話來。這就是他們的幻想。兒童的年齡愈大，因爲受父母長者們的影響，知道自己一個人說話，不必大聲，於是他們的幻想乃逐漸由高聲而低聲，復由低聲而無聲。然卽就成人而言，有些人的幻想也不免發爲聲音。隣家有一個老太婆，每當晚上上牀的時候，總有一番高聲的說話，說某家的孩子如何能幹，如何孝敬，她老人家的孩子若也如此便好了。這種例子雖不甚多，然而總可以使我們看出幻想和語言的關係。幻想如此，夢也應不成例外。大多數人的夢固然沒有發爲聲音，然而也有少數人的夢是有聲的。說夢話的例子總算是屢見不一見呢。有些人夢時說話，你若和他們對話，他們也可以回答，不過他們在夢中所答覆的常和事實不符而已。但是夢雖大部分爲語言的反應，也不免帶有身體他部的反應。作惡夢的時候，頭幹手足也許不斷地轉動。悲傷的夢，也可落淚；色情的夢也可出精；驚懼的夢也可流汗。所以夢時除有喉頭筋肉的反應外，還可有其他筋肉和腺的反應。說到這個地方，便不得不先說明語言反應和刺激及他部筋肉和腺的反應的關係。

感官的刺激有時可以直接引起筋肉的反應，有時則僅引起語言的反應，有聲的或無聲的，再由語言反應而引起身體他部的反應。譬如看見麵包便吃，那是刺激直接引起反應的實例。假使看見麵包，不便去吃，先問這塊麵包是否乾淨或是否可吃，那就是刺激和反應之間，插入一段語言的反應了。成人的行爲，實大部分受這種語言反應的控制。語言的反應既和刺激及身體他部的反應有密切的關係之後，便漸可爲身體反應的刺激。譬如喉頭筋肉說『我要出去散步，』(有聲的或無聲的，)我的脚腿及全身筋肉便都隨着運動了。可見語言反應有喚起運動的效力。

以上係就運動方面而言，現在若就刺激方面說，語言且可有代替刺激的功用。譬如一個金表放在面前，我們便可以看見金表。假使看見金表之後，有人將牠拿去，我們便不能再見金表了。但是假使有人問或自己問，『剛纔所看見的金表究竟是長方的或圓形的？』我們便又可隱約地看見金表。這在舊心理學中便叫做「視覺的意像」。(註)他如聽、味、臭、觸也都可以因語言的刺激而引起相當的「意像，」不過其所引起的「意像」明暗詳略稍有出入而已。

語言的反應既可以代替物觀的刺激，又可以引起身體的反應，所以語言的效用至爲廣大。人之所以能爲「萬物之靈」者便在於此。但是語言的反應在個體生活史中不久便成習慣。成了習慣之後，便可有時受高級腦中樞的支配，有時受下級中樞的支配。思想時其語言的反應係由高等的運動中樞爲牠們的節制。所以牠們的進行有一定的步驟。至於幻想和夢的時候，其語言的反應便脫離高等中樞的管束，所以牠

們的進行毫無條理和秩序。幻想和夢想的不合理和不可解便以此爲主因。所以夢景所代表的只是一種雜亂無章的語言的反應。

語言既可代替刺激，所以夢中往往好像是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人們的「視像」和「聽像」本來多較強於嗅覺味覺觸覺等的「意像」，所以夢中視聽的成分也往往較多於嗅，味，觸的成分。

語言既可引起反應，所以夢中也間有身體筋肉和腺的活動。遺精的例子固然是屢見不鮮，身體的輾轉反側也間或有之。至就睡行病(Somnambulisms)而言，則夢裏語言的刺激竟可引起身體方面複雜的反應了。

總而言之，由行爲主義看來，夢的大部分爲語言的反應。因爲語言反應一方面可以引起「意像」，一方面可以喚起身體他部的反應，所以夢中常像是目有所見而耳有所聞，而且身體的筋肉和腺也間有相當的活動。

四　所謂滿足慾望與象徵主義

語言的反應既然可以代替刺激而喚起「意像」，所以時間上和空間上所不能接觸的物件和情境，常可以語言來補充。體育不健全的實際上跳高跳遠固然是力所不逮，然而他們若在喉頭內說自己跳得很高，跳得很遠，博得觀衆的讚賞，則誰也不能禁止。有些大言不慚的人們，便認眞在朋友面前瞎吹。明明是又麻又醜的男子，偏氣忿的向人說，『如果我是一個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書了。』英國文學家哥德斯密(Goldsmith)有一次陪幾個女子在荷蘭某一個橋上散步，看見橋上行人個個都注意他同行的女子，而沒有一個人睬他自己，便板起面孔很氣忿的說，『哼，在別地方也有人這樣看我咧！』所以醜而且笨的人偏偏嘴硬。至於拘謹一點的弱者，則往往不公然瞎吹而僅以私自誇讚爲足。每當獨自閒坐的時候，便將生平的缺陷以語言來塡補，將實際所不能幹，或已幹而失敗的事業，都以語言描寫其成功勝利的經過和結局。我固然不是黨國要人，當今學者，然而我若在喉頭上無聲的說自己怎樣重要，怎樣碩學，則除非自己加以制裁，他人可只得由我默誇了。

社會中以這種默語過生活的很多；沒有這種默語的經驗的，那就恐怕是絕無僅有了。有些人甚至於從早到晚，都逃匿於其所創造的空中樓閣之中。這大概是因爲默語所造出來的情境，常較易於慰情吧了。

語言的反應因爲早成習慣，所以脫離了高等腦中樞的控制也可以自由進行。這種不受規制的默語，在清醒時活動的，舊心理學稱牠爲「幻想」；在睡眠時活動的，一般人叫做「夢」。「夢」和「幻想」既都是由於默語活動的結果，所以說牠們有滿足慾望的功效，或也許可以無過。黃帝鍼經中有『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等語，也暗和事實相合。但是這又何勞弗洛伊特們請出「潛意識」來解釋呢？

還有一層，夢裏語言的反應既然是沒有高等腦中樞作牠們的主宰，

所以牠們的進行決不能有什麼規則之可言。有時剛說到這一事實，忽又跑到另一事實了。前後幾句也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是夢中默語的本色。所以夢景的無意義乃是必然的結果。其中有幾點也許可視為「滿足慾望，」但是有許多點本來是偶然拉在一起的，何必定要加以分析呢？譬如一個小孩子偶然不留神，在白紙上滴了幾點墨汁。因此染成的黑跡本來是沒有意義的。你若要說牠像兔子或鴨子，那便隨你的高興。在小孩子看來，只有暗地好笑吧了。弗洛伊特不明白這一層道理，乃大談其象徵主義，說夢中所有凹的物件是女生殖器的象徵，凸的物件是男生殖器的象徵，走樓梯是交媾的代表，這種亂談胡說纔算是夢話咧，瓦特孫說的好，弗洛伊特說到了二十年後便只配和骨相學相提並論了。

五　夢為語言反應說的論據

迷信家的求夢求兆固然可笑，弗洛伊特的析夢詳夢也很無謂。由我們看來，夢便成為一種不規則的語言的反應，不復有什麼預兆或潛意識之可言。語言的反應無論其如何不規則，也終有實驗觀察之可能；所以夢是一種物觀的現象而不是一種主觀或潛意識的把戲。

不過提出假說之後，你若想要成立其假說，那就不得不引申其涵義而加以一種實驗的研究。「夢是語言的反應，」那是我們關於夢的假說；現在且看牠是否經得起演釋。

我們是以語言的反應為夢的要素的；那末沒有養成語言組織的人們究竟有沒有夢。這可分兩層來講：（一）嬰兒，（二）啞子。

（一）沒有養成語言習慣以前的嬰兒是否有夢，那是不易決定的。但由下列的事實推論起來，這些嬰兒決不會有夢。據有些兒童心理學者的報告，兒童的夢往往較成人的夢簡單些。弗洛伊特也說年輕的兒童做夢，要什麼便夢什麼，不會掉什麼鎗花的。他以為兒童不會受社會道德的影響，他們的慾望，沒有經過壓抑或檢查，所以就沒有化裝的必要。他們的夢之所以簡單便由於此。其實這些懸擬都是鬼話。兒童的夢簡單，就因為他們的語言簡單。年齡逐漸增加，語言的範圍逐漸擴大，於是夢也逐漸複雜而不易解釋。歸納法中的共變法說『一現象強度的增減和他現象強度的增減，或正相應或逆相應時，則此兩現象間應有因果的關係。』現在夢和語言的反應，其繁簡的程度，恰成一正相應，所以牠們倆應有聯帶的關係。而且因此我們可以推想那些未有語言習慣的嬰兒決不會做夢。

（二）我們說嬰兒沒有夢則可，至於啞子，那就不能說他無夢了。然而啞子做夢這一事實決不足以推翻我們的學說。因為人們的行為往往有一種代替和補充的現象。瞎了眼睛的，便長於聽，師曠是個好例。啞子固然不會說話，但是他也可以有種種代替或補充和語言的效用相等。近來教聾啞的法子，係用指語以代替口頭的語言。所以受了聾啞教育的啞子們雖不用口頭而用手指，然其所得到的語言的效用則初無

二致。瓦特孫說，據豪伊博士(Dr. Samuel Gridley Howe)的報告，布立治曼女士(Laura Bridgman)因受博士的教育，學得一種指語。在做夢的時候，她常以快速度運動其手指。這一事實很值得我們注意。因爲假使用指語的人們做起夢來，要運動其手指；那末用平常語言的人們，做起夢來，便不應運動其喉頭的筋肉嗎？

不過夢時喉頭筋肉的活動和思想時相同，是很難觀察的。大概地說，凡是一種運動，到了純熟之後，便都把沒有用的成分加以淘汰。語言的運動當也不成例外。所以思想和夢所有語言的運動差不多等於文字的縮寫，縱使變成有聲，也不能和日用的語言盡相一致；何況又是無聲的呢？但是假使我們有很精緻的儀器，也未必沒有將這種事實加以實驗的可能。從前關於夢的實驗也頗有人做過。不過實驗者只是於被實驗者睡眠的時候，予以一種感官的刺激，然後看他們有那一種夢的經驗。這些實驗當然也可以得有成績，但是假使實驗的目的是要試驗我們學說的可否成立，那就不得不參用拉喜勒博士(K. S. Lashely)試驗思想的方法。拉喜勒有一個精密的器具，可以測驗而記載舌頭運動的波紋於煙膜之上。他叫被實驗者說一句話，而記載其舌頭的運動；後來再叫他想同樣的一句，而也加以記載，看兩種記載下來的波紋是否互相類似。我們對於夢的實驗也可用同樣的方法，不過其所需要的器具或許須更爲精緻。倘使我們做夢，可以使煙膜上留有波紋，那末我們的學說便大可增加其勢力。不過本文的目的在欲先提出一種夢的科學的假說而已；至於實驗的證明只好待諸異日了。

(註)意像也是一種物觀的現象，不是主觀的現象，讀者請勿誤會。



政法叢書

市政學綱要

董修甲著

一冊 五百三十頁

定價二元

本書搜羅宏富，於城市發達之原因、各國市制之進化、現行之市制與市行政等，均有精確之討論。對於適宜於我國國情之方法，均一一陳明。附錄中外市政法典、市制法律及各項條例章程等二十件，尤便於實際參考。此書除用作學校市政學科教本，及供給一般市民閱讀外，且可使各省辦理市政之當局，得到一種確切的門徑。洵爲市政書中比較完備之作。

新國家論

一冊 二一九頁

定價八角

薩孟武編　本書共分四編：第一編國家及法律概論；第二篇民衆的勞動國家中之經濟生活及性的生活之制度；第三篇民衆的勞動國家之組織；第四篇民衆的勞動國家設立之途程。對於各種主義，現行制度，均加以批評，故名之曰新國家論。

政府論	樊希智編	一冊	一元二角
聯邦政治	陳茹玄著	一冊	一元
近世民主政治論	薩孟武譯	一冊	七角
社會法理學論略	陸鼎揆譯	一冊	五角
勞働立法原理	樊弘著	一冊	一元一角
憲法學原理	歐宗祐 何作霖譯	一冊	一元二角
德國新憲法論	歐宗祐等譯	一冊	一元五角
中國外交史	曾友豪編	一冊	一元八角
中國國際商約論	鄭斌編	一冊	九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佛經原本與翻譯

朱芳圃

一

中國學術，素分漢宋二派。漢學重考據，意在求眞；宋學談義理，重在明道。分道背馳，各不相謀。余謂二者當交相爲用，不可偏廢，但次序有先後而已。無考據以求眞，則所談者，皆一己之冥想，非先民立言之眞象；無義理以明道，則所考者，皆零碎之事實，昧先民立言之本意。蓋於求知之宗旨，皆距之遠矣。故考據者，求知之方法；義理者，求知之目的。交相爲用，不可缺一，方爲治學之正鵠。此不獨治國學然也，研究佛經，亦當如是；否則僅據翻譯，不究原本，徒逞臆說，附會穿鑿，詮釋愈多，離眞愈遠矣。玆舉數例言之：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旣譌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案南謨爲梵文 Namo 之音譯，翻譯名義集等皆意譯爲歸命覺，蓋卽頂禮之意。葉氏附會爲南方之南，膜拜之膜，非也。

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有我則有人，有我有人，則有好醜；故以我，人，衆，壽該之。衆生相，壽者相，猶言好相，醜相耳。——淸俞樾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注

案衆生相，梵文作 Sattva Samjñā，誼爲有情之思想。壽者相，梵文作 Jiva Samjñā，誼爲壽命之思想。俞氏不究原文，隨意附會，致以好醜當之，全乖本誼。儒家少習佛典，情尙可原；彼高僧耆流，其立言造意，宜無斯弊；然細考之，謬誤如出一轍，玆則大惑不解矣。

此言三類，上中下士，各有三聲。如小兒爲下士，未有所識，不知自他，有善有惡，但汎出聲，如虎虎之士。名中士唯見他有善惡，而不知廣建之士。名上士唯內自省，應作而作，不應作而不作。此三士聲，各目

一體，二體，多體三積成九。今言初中上士，卽三種。八囀中各有三故。

——唐窺基撰瑜伽論略纂卷六

案此言人稱代詞 (Personal Pronouns)，上士謂第三人稱 (Third person)，中士謂第二人稱(Second person)下士謂第一人稱 (First person)。一體謂單數(Singular)二體爲雙數 (Dual)，多體謂多數 (Plural)。窺基爲玄奘高足，不解梵文，故謬以道德之價值詮釋文法。

梵云陀那鉢底，譯爲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檀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名爲「檀」；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貧窮。妙釋雖然，終乖正本。舊云達䞋者，訛也。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一

案陀那鉢底，梵文作 Danapati Dana 誼爲施，pati 誼爲主，二字皆音譯。檀越亦然，越字卽 pat 之譯音，注云更加「越」字，訓爲越渡貧窮，非也。

悉檀，天竺語，一云此無翻例，如修多羅多含。一云翻爲宗，成墨印實，成就究竟等；莫知孰是。地持菩提分品說：『一切行無常，一切行苦，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是名四優檀那。』此翻爲印，亦翻爲宗。印是楷定，不可改易，佛菩薩具此法，復以傳教，此就教釋印。如經世智所說，有無無二，此法楷定，以此傳授，經過去寂默諸牟尼宗，展轉相傳，此就行釋印也。經增上踊出，乃至出第一有最上，衆共歸仰，世間所無，此釋宗義，彼明文了義釋優檀那諸師何得用宗印？翻四悉檀，如此既謬，餘翻亦叵信。南岳師例，大涅槃梵漢兼稱，「悉」是此言，「檀」是梵語，悉之言徧，檀翻爲施，佛以四法徧施衆生，故言悉檀也。——

天台智者大師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一

案悉檀，梵文作 Siddhāna，誼爲界說或定義 (Definition)，全爲音譯。智者大師不究原文，任意附會，以悉檀之檀爲檀越之檀，因訓爲施，悉字不得其解，遂以意譯當之。夫天台爲佛教大宗，悉檀爲該宗主義，而妄解若此，益感治佛經當詳究原文，注重考證之必要矣。

二

上言治佛經當詳究原文，注重考證。夫佛經之原文爲何，考證之資料爲何，欲解決此問題，當先明各族語言之系統，及佛經原本之內容。近世以來，西方學者，探賾索隱之結果，於中亞及東方各族語系，漸有端倪；加以遺經之次第發見，其所書之文字，各種具備，始能解決此問題一二矣。

語言之起源，發展，變化，分歧，參錯諸問題，屬於語言學上之事，非茲編討論所及；然以佛經原本之複雜，翻譯術語之紛歧，故不能不略言之。吾儕所當留意者，厥有三事：

（A）語源及變化　言語系統，如大家族，雖愈遠愈疏，然一究其淵源，莫不有線索可尋。如中文數目字之一二三，藏音讀 gching，gñis，gsun，中語進化較速，複音之 g 久已落去，藏語至今尙存。其複音之痕迹猶可考究一二者，如萬從萬聲，而萬讀丑犗切，收 t 音；萬讀無販切，收

n音近發見月支文中有 t'man 一字，因知萬字當為複音，月支文由中文借去，是中文以分化之結果析 tn 為二音，而螢從萬聲之故，亦因以闡明矣。又如鎌倉之鎌，音力鹽切讀 liam，日本讀 kama，推知日本借去時當讀 klam，複音之k中語久已落去，日本至今尚存。比較研究，語言因進化之遲速隨時代而變遷，可概見矣。

（B）語言與思想　通常學者謂語言為思想之代表，以為先有思想，然後用語言表現之，此說非也。蓋無此詞，即無此觀念；無此觀念即無此思想。故語言實思想之工具，而非思想之代表。異族思想之輸入，其為思想工具之文字，或用舊詞而擴張其意義，或造新詞而加以詮釋；故同一經典而前後異譯，即因時代環境思想各殊，而思想工具之文字亦因之而異也。

（C）文法之結構　語系不同，文法之結構亦異。藏文受梵文之影響甚深，文法之結構，幾全相同，故梵典雖亡佚，不難由藏文以復舊觀。中文譯經，其語調風格，亦受其融化，學者多能道之，茲不贅述。

原文問題，錯綜曲折，複雜已極。茲舉明清二代翻譯之幾何原本為例：

- 幾何原本
  - 內容
    - 歐幾里得原著本
    - 丁先生集解續補本
  - 文字
    - 希臘文原本
    - 英文譯本
      - 舊刻本
      - 重栞本
    - 各國譯本
  - 版本
    - 十三卷本
    - 十五卷本
    - 六卷本
    - 八卷本
    - 掣去七八九十四卷本

右表係根據幾何原本諸序列成，夫幾何原本僅一書耳，內容簡單，年代甚近，而明清二譯所根據之原本內容文字版本均不相同。況佛經浩如烟海，內容之繁複，年代之悠久，語系之厖雜，翻譯之先後，均須考證。若欲洞悉淵源，明其遞衍之迹，豈易言耶！又利瑪竇稱其師為丁先生，以意度之當為 Clavius 之意譯，原誼為釘。丁氏生於十六十七世紀，著幾何原本集解，有聲於時，其書至今尚傳誦不絕，當舍此莫屬矣。佛經類此之問題甚多，而考證之難倍之。

三．

佛經原本，零落殘缺，欲考譯本之來歷，當先明考證之方法。茲分四項述之：

（甲）譯者自言原本之來歷

原本為何，出於譯者之口，宜若可信矣；雖然，其中尚有問題也。如：

昔敦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考驗二譯，定非一本；護以多羅之葉，什以龜茲之文，余檢

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茲則共妙法允同。——隋崛多笈多添品妙法蓮華經序

此般若,自上代以來,總有五譯,出其年代,具如玄記。……當爾積代梵本並付三藏,藏討諸本,龜資梵文,卽羅什譯同,崑崙之本與眞諦翻等。——唐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

案梵文指梵天所造之字,所謂多羅之葉是也。龜茲之文,或以語言言,或以文體言,頗難確定。近世中亞發見之遺經,內分二種:一爲眞體,一爲斜體。所謂龜茲之文,殆指一種字體,如近世以羅馬字母書日文,國語音標書中文之例,亦未可知。又印度南北言文各殊,崑崙島國,位於海南;所謂崑崙之文,殆言字體與龜茲文同。西藏字體,卽同梵文,故語言異而字體同。由此觀之,根據前人之言,亦難定原本之爲何種語言矣。

(乙)經籍之性質

依經籍之性質,亦可定其原本爲何。如同一耶教,新約原文爲希臘文,舊約原文爲希伯來文,卽其例也。佛經亦然,凡佛經皆非佛在世時所有,無論何乘何部,皆佛滅後其徒所追述,不過有早出晚出之殊而已。長老部之經,用巴利文書寫,偈頌中尤多最早之作;說一切有部用梵文書寫,六朝以前翻譯之小乘經典,當於此內求之。晚出之經,大抵用梵文書寫,隋唐以降所譯大乘諸經,皆從此出,此其大較也。梵經殘缺,原本難求,巴利藏尚完全,茲錄其目如左:

- (甲)毘尼藏(Vinayapitaka)
  - (一)二波羅提木叉(Pātimokka) Dve Suttavibhangāni(二毘崩迦)
    - (I)波羅夷(Pārājika)
    - (II)波夜提(Pācittiya)
  - (二)二十二蹇陀(Dvivisati Khandhakāni)
    - (I)Mahāvagga
    - (II)Cullavagga
  - (三)波利婆羅(Parivārā)
-
  - (一)長阿鋡(Dighanikāya)梵網經(Drahmajālasutta)等
  - (二)中阿鋡(Majjhimanikāya)根本羅波利耶(Mūlapayyaā-Sutta)等
  - (三)僧述多(雜阿鋡)(Samyuttanikāya)烏伽多羅阿婆陀那(Oghatara-apadāna)等
  - (四)鴦掘多羅(增一阿鋡)(Anguttaranikāya)哲多波利耶陀那修多羅(Citta-pariyādanasutta)

等

三藏

- (乙)修多羅藏(Suttapitaka)
  - (五)屈陀迦(Khaddaknikāya)
    - (1)屈陀迦(Khuddakapatha)
    - (2)法句(Dhammapada)
    - (3)喩(Apadāna)
    - (4)嫗陀那(Udāna)
    - (5)伊諦佛多伽(Ittivuttaka)
    - (6)尼波多(Sutta) nipāta
    - (7)毘摩那(Vimāna)(vatthu)
    - (8)卑多(Peta)(vatthu)
    - (9)涕羅(Ther)(agātha)
    - (10)涕利伽陀(Therigātha)
    - (11)本生(Jataka)
    - (12)尼涕(婆)娑(Nidessa)
    - (13)波致參毘陀(Patisambhidā)
    - (14)佛種性經(Buddhavamsa)
    - (15)若用藏(Cariyapitaka)
- (丙)阿毘曇藏(Abhidhammapitak.)
  - (一)法僧伽(Dhammasangani)
  - (二)毘崩伽(Vibhanga)
  - (三)陀兜迦他(Dhātukatha)
  - (四)耶摩伽(Yamaka)
  - (五)鉢叉(Duka)(Patthāna)
  - (六)逼伽羅坋那祇(Pugglapaññatti)
  - (七)迦他跋偸(Kathāvatthu)

譯本中如五百本生經及善見毘婆娑律等皆譯自巴利文原本具存，不難考證，足以破世俗以佛經皆譯自梵文之見矣。

由音譯以考證原本屬於何種文字，最爲準確，此事前人已有注意及之者。茲錄其言如左：

（丙）音譯

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愼也。——釋僧叡大品經序第二

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以閑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眞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眞僞，良可哀哉！梵語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高僧傳二集釋彥琮傳

案胡音指中亞語言，梵語指天竺語言，蓋六朝以前，翻經諸師，多來自中亞，即據其國之經典迻譯，故爲胡音。隋唐以降，西行求法諸師齎歸之經典，均爲梵文，故兩相比較，常有出入。玄奘雖爲譯界泰斗，然不達此理。觀其大唐西域記所載人名地名，均云舊譯之訛，而不知其所據之原本各異也。以不同文字之二本互相校讎，宜其鑿枘不入矣。茲舉數例言之：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舊曰，彌勒，訛也。）菩薩受成佛記處。——大唐西域記卷七

案近世在高昌龜茲掘出之彌勒經典甚多，皆用吐火羅文書寫。此字原文作 Metrak 舊譯彌勒，甚合原音。玄奘譯爲梅呾麗耶，係根據梵文之 Maitreya，此字巴利文作 Meteyya。舊譯原本爲吐火羅文，新譯原文爲梵文，原文各殊，豈得謂之訛乎！

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大唐西域記卷八

案波吒釐子，梵文作 Paṭaliputra；Paṭali 譯音，putra 譯意。（原誼爲子。）考希臘古代地理學家 Strabo，Ptolemy 二氏記載關於希印往來之事迹，均呼此城爲 Palimbothra，其音與舊譯正合。知舊譯所根據之原本爲另一種文字而非梵文矣。

音譯固可考證原本屬於何種文字，然當注意二事：

（A）沿襲舊譯　茲以現今翻譯爲例：如譯 Germany 爲德意志，其原文實爲 Deutschland；譯 John 爲約翰，其原文實爲 Johaunu。原誼既同，不妨襲用，所謂「事貴因循，何必改作」是也。佛經翻譯，頗多此例。如般若二字，實譯自非梵文之 Paññā，其後梵文之 Prajñā，即襲用之。此考證佛經原本者所當知也。

（B）譯音不同　釋僧祐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云：『舊經云䏆沓和，新經云䏆闍婆，此國音之不同也。』中國幅員遼闊，方音各殊，是以譯經諸師，在關中者，必用關中之音，在江南者，必用吳地之音，各不相謀，遂致歧異，此則非原本不同，實方音各殊也。

音譯不僅可考證原本屬於何種文字，且可辨別經籍之眞僞。茲舉大乘起信論及摩訶衍論二書爲例：

自昔以來，久蘊西域，無傳東夏者，良以宣譯有時，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國取經，幷諸法師，遇値三藏拘蘭難陀，譯名眞諦，其人少小博採，備覽諸經，然於大乘，偏洞深遠；時彼國王應卽移遣，法師苦辭不免，便就汎舟，與瞿曇及多侍從，幷送蘇合佛像來朝。

——唐智愷大乘起信論序

案大乘起信論舊題眞諦譯。開元釋教錄第六云：『沙門波羅末陀，梁云眞諦；或云拘羅那他，此曰親依，並梵文之名字也。』考波羅末陀，梵文作 Paramārtha；Parama 誼爲眞，artha 誼爲諦；拘羅那他，梵文作 Kulanātha；Kula 誼爲親，nātha 誼爲依，二名甚確，非精通梵文者不能譯。致拘蘭難陀則爲僞作矣。作僞者以「蘭」易「羅」，又以難陀爲常見之名，故易「那」爲「難」，而不知二字語根全異。難陀，梵文作 nanda，譯言「歡喜」，距「依」之原誼遠矣。由此可知大乘起信論序爲不通梵文者所僞造。

摩訶衍論舊題馬鳴造，爲解釋起信論之作。昔楊仁山臨沒時，猶道及此書，可見其重視矣。然細考之，實僞書也。證據甚夥，茲專就音譯言之。

(一)音譯怪異　如：跋陀陀提郞阿郞阿那揭囉。——摩訶衍論卷九

考梵文文律，兩母音不能合在一處，必變更他音。如 a+i=e, i+a=y, u+a=v 是該文郎(u)阿(a)二音合在一處，其爲不懂梵文，無知妄作，不攻自破。惟有一例外當注意者，卽大智度論卷二之多陀阿伽陀，亦兩 a 音合在一處，然爲眞書，解釋詳見下文。

(二)咒語奇離　如：利利娑黎帝，遮遮遮遮，伊伊伊伊，多多多多多，尸尸尸尸，雕雕雕雕，嵐嵐嵐嵐，帝帝帝那尸那。

考密宗咒語，全爲音譯。中文爲單音制，梵語雖單複無恆，然如言北京二字，不能連言北北北北，京京京京，則中梵一也。日本法隆寺藏梵文波羅密多心經中有一咒云：

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mgate! bodhi! svāhā!

此咒音譯爲『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帝！娑婆訶！』意譯爲『去！去！向彼去！更向彼覺去！』svāhā 爲命令詞，此爲有意義之咒也。兩相比較，眞僞顯然矣。

(丁)意譯

意譯如言天地人物，概念旣同，彼此互譯，似難考定原文。然佛經多專門術語，合二以上之字爲一詞，尋其意義，正可考見原文之所自出。茲舉數例言之。

天中天　衆祐　世尊

漢支婁迦讖譯佛爲天中天。考梵語雖有 Deva deveṣu 之可能，然未有用以贊佛者。近世發見之月支文遺經中有 gyastanu gyastä 二字；

又回鶻文中亦有同誼之 Tängri tängrisi，因推知中回二譯皆出自月支文。支師所據之原本，當爲胡本，非梵文，亦得以證明矣。

釋僧祐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云：『舊經稱衆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考衆祐之字不常見，惟西晉佚名氏譯之佛說普達王經云：『聞如是，一時衆祐遊於聞物國……』以誼求之，梵文當作 Saṅgha gupta，或 Saṅgha rakṣita，但原文已佚，無可考耳。至金剛經及大智度論等，均譯薄伽梵 (Bhagavan) 爲世尊。考此字雖爲佛稱，然無世尊之誼。原文當作 Lokajeṣṭhaḥ；Loka 誼爲世，jeṣṭhaḥ 誼爲尊。衆祐與世尊，原文本非一字。

外道　出家

佛經常見之字，如外道及出家等，考其本原，亦非譯自梵文。梵文 mithyādṛṣti 誼爲邪見，Pravraja 誼爲外出，然與外道及出家均不相應。近年歐人在中亞發見吐火羅文佛經殘本，中有 Parañe 誼爲外道，memlañe 誼爲出家，因知中譯根據之原本，當爲吐火羅文矣。

觀上所述，知意譯亦可考見原本屬於何種文字。玄奘於此，亦與音譯有同一之謬見。茲錄其弟子窺基之言如左：

昔愛覺法師，魏朝創譯；家依三藏，陳代再翻。知其莫閑奧理，義多缺謬；不悟聲明，詞甚繁鄙；非只一條，難具陳述。所以自古通學，閱而靡究。……刪整增訛，綴補紕闕，既覩新本，方類世親。——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

案學說之流傳，與書本之刊刻，常隨時代而變遷。奘師東旋，其所得梵筴，與六朝古德攜來之本，必多殊異。原本因刊刻而互殊，學說亦隨時代而變異，奘師不察，慢以六朝舊譯爲缺謬，爲繁鄙，而不悟其所據之原本各異也。夫六朝舊譯，誠有謬誤；然其謬誤，決非奘師之所謂謬誤。故奘師根據唐時之梵本，以評六朝舊譯之謬誤，實大誤也。

又玄奘西域記以舊譯觀世音爲觀自在之訛，其說甚確。此爲意義之訛，非音訛也。此字梵文作 Avalokiteçvara；e 原爲 a＋i 合成，içvara 誼爲自在，çvara 誼爲音。蓋譯者斷讀不同，遂致歧異。奘師言舊譯之訛，多謂音譯，惟此處言訛，則言意譯，與他處之言訛譯不同，其實六朝諸師所譯，亦別有根據，此別爲一問題，姑不具述。

四

上述考證佛書之方法，茲進言原文與譯本之比較研究。

中梵之比較研究　如金剛經，楞伽經及唯識論等，原本具存，比較研究，本誼不難明瞭；惟此類經典不甚多覯耳。

梵藏之比較研究　此類經典甚多，爲益甚大。蓋西藏語言雖與中國同系，然其文法，全倣梵文；故梵本雖亡佚，可由藏文以復舊觀也。

中藏之比較研究　中藏語言，同一系統，故其思想之形成，與字誼之構造，同一軌轍。比較研究，原誼愈顯。其中有譯音者，有譯意者。如：馬鳴之犍椎頌，藏文意譯，中文音譯。如：金剛經由梵文意譯爲中文；近又發見中

文音譯爲藏文之本，並可考見唐代之方言；且西藏文法，原於梵文，又可爲中文翻譯之借鏡矣。

蒙藏之比較研究　蒙文經典，就大體言，直接譯自藏文，間接譯自梵文，與藏文經典同一原本；故可互相校讎，糾正謬誤。

此外如月支，龜茲等文之經典，大抵殘篇斷簡，整理發明，當俟他日。

比較研究，不獨限於中國與其他一國不同文字之本而已；當集現存各種不同文字之本而一一比較之；考其字義，觀其譯法，同異向背，了然於心；然後各本之優劣，與原誼之究竟，庶可言矣。茲舉數例言之：

復有名多陀阿伽陀。云何名多陀阿伽陀？如法相解，如法相說，如諸佛安隱道來，佛亦如是，來更不去，至後有中，是故名多陀阿伽陀。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二

案多陀阿伽陀，梵文作 Tathagata，意譯爲如來。藏文作 De bzin gcegs pa，意譯爲如去。中藏二譯，意誼恰反。考梵文 Tatha 誼爲如，gata 誼爲去，agata 誼爲來。Tathagata 譯爲如來，Sugatha 譯爲善逝，分別顯然，則中譯根據之原本，必重一 a 音無疑，惟詮釋牽強耳。然細究之，當以藏譯爲是；意謂去到眞如。此字起原於與佛同時之耆那教 (Mahanira) 原文作 Tatthagaya，蓋爲當時之術語。耆那教義分二階級：至彼處是聖人 (ihagaya)，至此處爲凡人，其後巴利文，梵文，均襲用之。

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瞖，見毛月等事。——後魏般若流支譯唯識二十論

案此偈，梵文本亡佚，近法人 S. Lévi 據藏文本補之。其「毛月等」三字，原文作 Kesacandradi; Kesa 誼爲毛，candra 誼爲月，adi 誼爲等，意甚明白，與譯本合。惟一九〇五年意大利雜誌 Giornale della Societá Asiatica Italiana 刊載耆那教徒 Haribhadra 一文，題名 Lokatattvanirnaya，譯言「世實相釋」，曾引此偈，其「毛月等」三字作 Kesakitadi；Kesa adi 誼同前，惟 Kita 誼爲小蟲。考唐玄奘譯本論作「如有眩瞖見髮繩等」；又護法撰成唯識寶生論卷一云：『猶如眩目見髮繩等。』均作繩，無月義，與小蟲誼亦不合。繩當爲蠅，字之譌也。髮蠅皆小物，故引爲喻。日本刻本均作蠅，不誤，可證。蓋魏譯係根據梵文後來之本譯作月，唐譯梵本不誤，故與耆那教徒 Haribhadra 之本合。惟刻本譌蠅爲繩，得日本刻本之旁證，毫無疑義矣。

於大乘中立三界唯有識——陳眞諦譯唯識二十論

安立大乘三界唯識——唐玄奘譯唯識二十論

案此句，梵文作 Mahayane，藏文作 Theg pa chen po la，二譯比較，唐譯含混，陳譯較佳。茲錄印度舊疏之言如左：

爾來據義依大乘說，卽第七聲，曰其所爲，謂欲證得彼大乘理說唯識觀是眞實故。此不虛性，以阿笈摩善成立故。又若唯據言說大乘，猶如於義，假名乘者，依第七聲所說聲也。——唐護法撰成唯識寶生論卷一

案此言頗晦澀，大意爲解釋原文之 e，藏譯之 la，陳譯之「於……中，」

唐譯之省略。謂陳譯採第一說，以第七聲Locative當作第四聲Dative用。唐譯採第二說，仍用第七聲本義；或所說二字指專門術語第二轉而言，因無梵文原本或藏譯本可對勘，故不能知其究作何解也。

decadiniyamah Siddhih Svapnavat

Svapna iva svapnavat katham tavat svapne vinapyarthena Kvacideva dece Kincid Chramaramastripurusadikam drcyate na sarvatra tatraiva ca dece Kadaciddrcyate na Sarvakalaniti siddho vinapyarthena decakalaniyamah

pretavat punah Samtanamyamah

Animaya Siddha iti vartate pretanamiva pretavat Katham Siddhih Samam

Sarvah puyanadidarcane

puya purna nadi puyanadi ghrtaghatavat tulyakarmavipakavastha hi pretah sarve, api puyapurnam nadim pacyanti naika eva yatha puyapurnam evam mutrapurisadipurnam dandasi dharaicca purusairadhisthitamityadigrahamena Siddhah

Svapnopaghatava. Krtyakriya

Siddheti veditavyam yatha svapne dvayasamapattimantarena cukravisargalaksanah svapnopaghatah evam tavadanyanyair drstan tairdecakalaniyamadicatustayam siddham

narakavat punah saava

Siddhamiti veditavyam narakesviva narakavat Katham Siddham

narakapaladidarcane taicca badhane

yatha hi narakesu narakanam narakapaladidarcanam decakalaniyamena siddham cvavayasayaparvatadyagamanagamanadarcanam cetyadigrahena sarvesam ca naikasyaiva taicca tadbadhanam siddhamasatsvapi narakapaladisu samanasvakarmavipakadhipatyat tathanyatrapi sarvametaddecekala niyamadicatustayam siddhamitiveditavyam Kim punah Karanam narakapalaste ca cvano vagasacca satva nesyante ayogat na hi te naraka yujyante tathaiva tadduh Khapratisamvedanat parasparam yatayatamine naraka ime narakpala iti Vyavastha na Syat tulyakrtipramana balanam ca parasparam yatayatam na tatha bhayam syat dahaduh Kham tatra paranyatayeyuh anarakanam va narake kutah sambhavah——天親菩薩造

唯識二十論原文

定處等義成，如夢。

云何夢中離諸塵有處，或見國園男女等非一切處，或是處中有時

見，有時不見，而不恆是。是故離塵定處定時得成立。

如餓鬼，續不定。

如餓鬼相續不定得成。云何得成？

一切，同見膿河等。

膿徧滿河，故名膿河。猶如酥甕，餓鬼同業報位故，一切悉見膿等，徧滿河中非一。如見膿河糞穢等亦爾，或見有人捉持刀杖遮護，不令得近。如此唯識不定離塵得成。

如夢害作事。

如夢離男女交會，由不淨爲相夢害得成。作事亦爾，如此由各各譬，處時定等四義得成。

由地獄譬四義得成立。云何得成？

復次如地獄，一切。

見獄卒，及共受逼害。

如地獄中諸受罪人見獄卒等，定處定時見狗烏山等來，平等見非一。受逼害亦爾，實無獄卒等，由同業報增上緣故。餘處亦如是。由此通譬，四義得成。何故獄卒狗烏等不許是實衆生，無道理故。是獄卒，不成地獄道受罪人故。如地獄苦不能受故。若彼地獄人更互相害，云何得分別此是地獄人，此是獄卒？若同形貌力量，無更互相怖畏義。於赤鐵地火燄恆起，彼自不能忍受燒然苦，云何於中能逼害他？彼非地獄人，云何得生地獄中？——陳眞諦譯唯識二十論（金陵刻本卷一葉十三至十四）

案陳譯與梵文原本比較觀之，當注意者，約有三事：

一，佛典偈論，均自作自解。蓋偈頌如歌訣，以便記誦，非作者詮釋，他人不能明瞭也。如無著造大乘莊嚴論中有一偈云：yo yonica ityartrah，蓋謂yo者，yonica之意也。yo誼爲誰爲何，yonica誼爲根本；二誼迥殊，非作者自加詮釋，旁人烏能知之？由此證知大乘莊嚴論爲無著自作自釋，亦可推知唯識二十論爲天親自作自釋矣。

二，唯識二十論，中文譯本有三：一後魏般若流支譯，二陳眞諦譯，三唐玄奘譯。前文於魏唐二譯，偈頌均在論前。（參看金陵刻本卷一葉七至十二）陳譯雜於論中，與原本吻合：（現存刻本，偈論不分，當如前文書寫，方合原式。）且譯語亦詳略得中，不失原意，無魏唐二譯過繁過簡之弊，可知前賢謂新譯優於舊譯之言，不甚確當。故研究唯識二十論當以陳譯爲主，魏唐二譯，僅可作參考之用而已。

三，唐窺基撰唯識二十論述記卷一云：梵云伊（上聲呼之，）縛（平聲呼之，合名夢也。）筏，（此有二義：一是有義，二譬喻義。）今言如夢，須是譬喻。考梵文 Svapna iva = Svapnavat 譯言如夢，窺基所謂伊縛(iva)筏(vat)，實即一字，譯言爲如，注云『合名夢也，』實乖原誼。

上舉諸例，爲比較研究之結果；與前賢之牽強附會，其是非眞僞，判若霄壤矣。

四月，一日，於北京清華研究院。

市政叢書

城市計畫學概論

鄭肇經著　一冊　定價三角

此書分三章(一)論舊市之改良方法如展寬舊路添設新路改造不衞生城區等項(二)論新市之計畫原理如建築房屋地位之畫界鋪設道路置備廣場等項(三)論城市建築條例如建築條例之內容及其與人生之關係等德國人於城市計畫學研究最深著者留學是邦專攻市政甚有心得其著此書實具精義非尋常直譯之書可比

天津租界及特區

南開大學政治學會編　一冊　定價四角

天津租界各國肆力經營市政事業頗有可觀其制度雖非一律要皆足爲吾人考鏡之資諸特別區原爲租界收回之後市政設備較之內地亦覺優良此書本調查所得記其概況於其政治財政治安教育諸端均分章敍述而公有設備及公用設備一章所論尤詳國人之研究市政者允宜人手一編

市衞生論

宋介著　一冊　定價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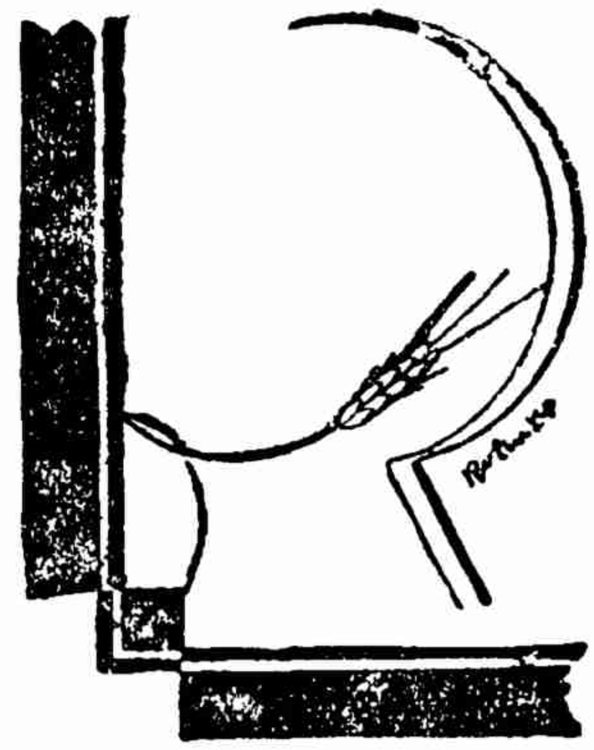
此書一方面將外國市衞生之原理與方法作簡明之敍述一方面將中國市衞生之幼稚與缺點作中正之批評書中於市衞生與細菌學牛乳食物水穢水廢物隔離與消毒房屋沐浴衞生教育市衞生機關之職事與組織皆有專章論之

英國田園市

張維翰譯　一冊　定價四角

田園市起源於英國其特點爲能兼有城市之便利與田園之天趣而使居民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俱能享受充分之幸福本書計分八章於英國諸田園市之起源與發展作有系統之敍述洵爲研究市政者必讀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天空旅行之新計劃

段觀海

今日航空界之情形若何，一言以蔽之曰：試驗期完全過去，已至其實用期矣。歐洲之商務飛行，始於大戰之後。訖今已七年有半。起初創試，不免時出誤失；恰如暗中摸索途徑。今則已完全渡入光明之境。飛機之製造，已大有進步。飛行上之組織及經驗亦漸完美充富。英法德各國之飛行公司，現皆孜孜籌畫，精益求精。現將於歐洲原有一萬二千英里之航線上，再增長一萬八千英里，以求逐漸擴充；聯合各洲之飛航線將來能以飛機飛船周遊世界。（註一）我國神話之所謂憑空御氣，朝進東海，暮宿蒼梧者。今將實現矣。歐洲之科學精進，固可驚異。我國之遲遲其行，尤當猛省以圖急起直追也。

英國現將與其殖民地澳洲，印度，並荷屬之東印度，聯絡其飛行計畫。自倫敦至美而堡恩，(Melbourne 城爲澳洲維多利亞省之首府，在澳大利亞之極東南隅）其距離凡一萬二千英里，將使成爲飛行航線。此種偉大計畫，目前已有實行之決心。創辦之初，先擬於一九二七年一月開始開羅（埃及首都）至卡蒞奇（Karachi 英屬西印度之海埠）間之商務飛行。其距離爲二千五百英里。此程如每日運載商旅，則自倫敦至東印度，可省一星期之旅程。開卡間之飛行，應視爲其他各線聯絡之先導。歐洲近日合作之聲浪頗高，聯絡各線之計畫，不難實現。自倫敦直達卡蒞奇，恐亦指顧間事耳。

自倫敦至卡蒞奇飛途經過之城：大約係哥倫，(Cologne 德國普魯士境內之城）柏拉格，(Prague 捷克首都）布達佩斯德(Budapest)及君士坦丁各城，自卡蒞奇再東行卽入印度政府之轄境。現時澳洲自最東南隅之美而堡恩城至其最西北隅之達爾文城(Darwin)，凡一千餘英里。已有逐日飛行之商機。澳洲當局頗擬設法推廣其航空線。自達爾文海埠越海而北，以蘇蒞巴耶。(Sourabaya 爪哇要城）而後由此城進而與新嘉坡仰光加爾加塔之航空線相連，則在彼處與倫敦飛來之航線相銜接矣。

阿蘭寇博悍爵士(Sir Alan Cobham)自倫敦飛往澳洲而復返。飛程凡歷二萬八千英里。自是乃引起英國之注意，知為引繫其殖民地及商業上之便利起見，航空線實刻不容緩之圖。英國商人亦知前者商戰勝利，純恃海運。今者另闢一新紀元，當此商戰益酣，競爭益劇之時，開闢新富源，航空實最不可缺之新利器也。

寇博悍爵士以為航空線推廣，能使窮僻遠荒之境，得一新生命。惟航空業發軔之始，初不必望其立時獲利，寇氏以航空線之始創，與鐵路始創之性質無異。蓋鐵路創修時，行旅視為畏途，車務極少，獲利亦微。以社會彼時尚無利用鐵路之需要也。火車通行既久，乃逐漸擴其營業。人知其為最迅速最安穩之途，遂亦趨之若鶩。鐵路之需要，因而為社會所公認。今之航空，與前之鐵路初無二致。推行既久，必大見成效。目前雖不獲利，亦有種種間接利益。因前之高山廣漠，深林大海，人之所不能逾越者，今已可任意飛過，略無阻礙。前之種種事業，因交通不便而不得進行者，今因飛航之便，即可實現矣。寇博悍氏此論，頗為各大企業家所採納，航空事業乃益猛進。

目下歐洲皆以此種觀念，進行其航空計畫。此論在德國尤收顯效。德國辦航空事業者，為魯夫梯航沙公司(Lufthansa)，今日在德國已有四十餘條之內國航空線。此外並有倫敦柏林間之航線，皆用魯夫梯航沙公司所製以輕金屬為質之單葉大飛機，每日飛駛其間。倫敦每日飛往柏林之航空線，至柏林後另換夜機之備有臥榻者，再於黑夜中飛往克尼需堡城(Königsberg在普魯士東北境為德國要塞)另有飛航線，自此城載客至莫斯科。自英倫以至俄京，僅需三十三小時，亦云速矣。

今日德國之魯夫梯航沙公司，因感於推行航空之必要，擬盡力推廣其飛航線。自柏林直達北京。克尼需堡至北京間之地形，該公司已派飛行專家多人，沿途測量。現應舉辦者：即係航空路之組織，與蘇俄政府及中國當局之接洽耳。如夜間飛行之設備，亦裝置就序。則旅客如乘一多機之飛機，(註二)自倫敦可直飛達北京。用時不過三日有半。以較今日陸行最快亦需十八日者，其進步可概見矣。預計此橫貫亞歐之偉大幹線，若每日有飛機往來飛翔，則於商業之發展，將有鉅大影響。並擬於幹線上之重要大站，另設小飛機。分飛於大站附近各城，載客載貨，以挹注幹線上之營業。東亞西歐之長程萬里，峻嶺廣漠，至是則縮地有術，化險為夷矣。

欲知今日歐洲航空術進步之鉅，可試回思七年以前之景況。一九一九年，商用飛機開始載客。以雙葉之機，每日往來於洪斯樓(Hounslow在倫敦近郊)及樂卜碣(Le Bourget在巴黎郊外)之間。初創時營業極少，後乃惟日蒸蒸。以至今日，據倫敦之統計：在倫敦一城出入之航空旅客，已約有十萬人以上，特別快機來往飛行之里數，已逾一千萬英里。今日以空中航線之聯絡有序，旅客朝發倫敦，至可本哈琴(丹麥京)吐立盧(Zurich瑞士城名)或馬賽各城，天猶未暮也。

第一次載客之飛機，係一軍用飛機改製者，發動機為三百六十馬力，

僅能載駕駛員一人，乘客兩人。此兩人尚須蜷伏機中，極不舒適。發動機近在面前，飛行時機聲吼震，聒耳如雷，無由交談，遇有所詢，非大聲疾呼，即須以鉛筆作字，互遞消息。其不便情形如此，以映襯今日之進步，殊有霄壤之判。目下倫敦巴黎間最新式之特別快機，以其中之「阿哥西」號(Argosy 即大船之義)而論，觀之，可見七年來進步之鉅。此機能載乘客二十人，載重八噸，以三個發動機推引，共合一千二百馬力。且此三個發動機作聲極細，飛行時無礙機中旅客之談話。機中之客室，寬敞華貴，備有客用之圈手椅，椅墊皆軟適異常。客椅之一方，則為絲簾低垂之望窗，座客可任意啟簾外望。客椅之另一方，則係機中往來衖道，上鋪細軟如茵之地毯。更備有懸置行李之掛網，帽鉤衣架，無不俱備。機中換空氣煖室之具，皆以最新之科學方法為之。客室後方，有一極精美之更衣室。客室前方牆上，則有各種器具，指報飛行之高度及速度。乘客如購有航空雜食籃，則於浩浩天空，瞬息千里之際，頗可恣意大嚼也。

飛機自採用三機制後，對於中途下降之危險，實際上已完全減除。以「阿哥西」號論，雖飽負重載，其三機中之一，若因損壞停輪，其餘二機動力猶充，仍可繼續飛行至目的地，不必中途下降也。若有兩機同時損壞，則事實上為絕無僅有之意外。故今日飛行因機損下降之舉，已絕不一見矣。德國之永克氏三動機制(Three-motored Junker's planes)亦有同樣效力；法國則更進一步，將試為四機制之飛機矣。

飛機若逐漸改善，至能有載重四十磅之單葉大機時，則可置各機頭於大翼之中，機匠亦可於飛行時往來其間，以司察閱修理發動機之狀況也。

飛機製造術既精進如此，而駕駛術亦改良無已。近藉無線電話之力，能於飛行時與各城及同時飛翔天空之他機談話。倫敦舉行英國各殖民地總理會議，各總理曾往機廠參觀，皆歎服不置。最近所製之大機，備有一旋轉輪形之自動駕駛器。(註三)此機收效，則駕駛者不必手持機輪，鎮日危坐。飛機升至必需之高度時，則可使此自動駕駛器，任駕駛之職，飛機即能循一定之規程，安然前進。惟飛升高度，須略使高，以防飛時風向不順，有時驟降數丈也。近更有管理翼面傾斜之自動機，用此機後，則不惟能自動駕駛，且使飛機能自動的保持其平均力，即無傾斜之虞。飛時司機人只須管理飛行之高度，及檢察各機之動作如何耳。

此種自動駕駛機，對於商務航空，關係綦要。德國飛機專家，現正從事製造一極大之飛機，以十二個發動機推引，以載乘客百人。此大機將完全以金屬為質，盡量採用各種科學上之發明，設置駕駛自動機及自動均平機，將於本年(一九二七)上季往來飛駛於大西洋上，以聯絡歐美之航空交通。屆時飛機之駕駛，僅使一航員主其事，其餘人員僅司高度之升降，及監察機輪之狀況。蓋航線既定，則自動機即本此線而前進，方向可毫釐不爽也。

無線電交通之新制，助長航空業之發達最為有力。以航空之安全，頗得無線電之助。如遇天氣不佳，濃雲厚霧之時，倫敦飛機總站人員，即時

與飛行人員通消息。駕駛人在空中如以下望昏黑，不辨其所在地，以無線電話詢問倫敦可樂墩(Croydon)總站，即可明其途徑。無線電話尚有一最大利益，即是當天氣將變景象不佳時，倫敦可樂墩總站即發電話，警告在空飛機，並告以其他飛機在同一航線上之位置。飛機過英倫海峽時，可樂墩站即時以消息通知同時飛行各機。可使其各遵行一不同之高度，以免在空中發生碰撞慘劇。

天氣預報之制，經多年之慘淡經營，亦日臻完善。現於歐洲航空線經過地，規定特制：凡航空大站，須每半小時以無線電測報天氣一次，航空小站，則每一小時報一次，故飛機在空中能預知前途之天氣若何。風向之遷移，氣圈之變化，皆瞭如指掌。甲機之駕駛員於飛行時，可以無線電與對面飛來之乙機接談，詢其前方經過之天氣何似。

因器械航術之日臻精細，航空之險遂不常見。歐洲商界悉感其便利，於是航線日增。今日更為日駸駸，有加無已。最近有萬國航空協會代表歐洲航空業在柏林會議。要案頗多：如建議嗣後航空旅行售票之樣式應各國皆取一致。航空線之盡端，應與鐵路線聯絡，以便商旅，則自倫敦飛行至巴賽耳(Basel 瑞士城名)而後換火車可於即日抵米蘭，(意大利城名。)或由倫敦飛至巴黎，改乘夜車以至吐魯絲(Toulouse 法國南部城名，)再繼續飛行，沿西班牙海岸以至非洲北境卡撒不朗卡城，(Casablanca 摩洛哥之首府)為時亦甚暫也。

總之，欲求航空之便利，合作二字，實為主旨。今日各國國內之航業公司，前者分門立戶各不相下，今則皆互相合併而成以國家為單位之營業，在英則名為「帝國空路」公司(Imperial Airways)，在法則為「空中聯合」之組織(Union en l'air)，在德則集全力於魯夫梯航沙公司(Lufthansa)。以專家之觀察，將來各線聯合成為一萬國公有之公司，如陸上之萬國睡車公司，飛運遍通世界，不限於一國一域，其成熟之期，已不遠矣。

空中飛行，殊不能辨國界。飛機駕駛員之視歐洲，不以國界區別之。倫敦巴黎瑪得利特，羅馬，飛行家只以航空之大站視之而已。將來如航空之製造組織，逐漸劃一，則將收無窮之利，不過此不僅為一商業上之利益問題，國際間之憤怨交惡，亦係事實。且各國心目中，總有空中戰爭之恐怖，是以統一世界航空之組織，恐尚需時日也。

惟近日風尚，實趨向於聯合。以柏林瑪得利特間之航空論，德法瑞士三國皆加入於此航線。自西班牙境至瑪得利特城，西班牙之經營力亦將加入。航線已具有四國合作性質，歐洲各幹線飛達君士坦丁者，所含之萬國性更彰明較著。今日之建議，以航空界當採用一種萬國通用之航空語，如世界語類，則與電話電報，必多補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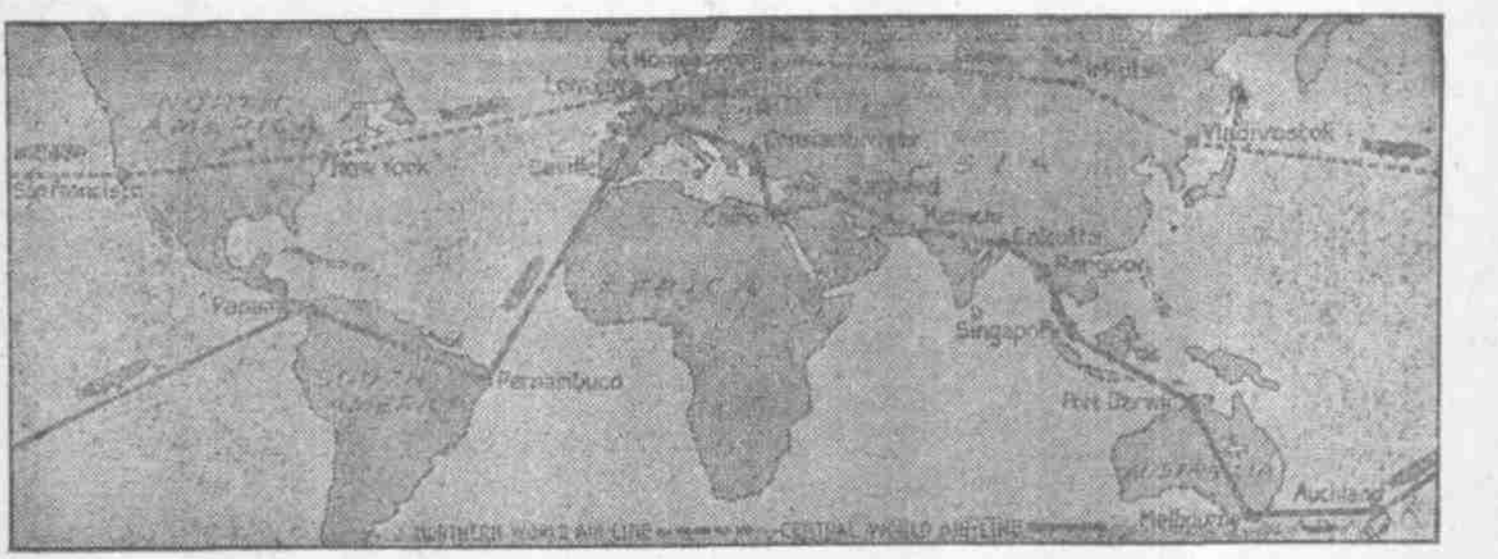
採用萬國語問題，已有一例可視為通用萬國語之先導。即以SOS三字母為國際無線電報告危難之標記。飛機如飛渡英峽，遇險下墜，駕駛員即以是三字母電往各處告急。若用無線電話求助，英文則以Help me(助我)一語為之，法文則曰 m'aidez(助我)恐英人之

不識法音而致賁事故，英人以英字 May day (五月天) 爲法國飛機求助之意。以英文之 Mayday (五月天) 與法文之 m'aidez (助我) 音極近似也。

樂觀派以萬國語當先由各國航空人員先習用。而後乘客必起而效尤，來往既頻，漸相熟稔。可消除國際間種種誤會，亦弭止兵禍之一道也。此種議論雖近於烏托邦。然今日歐洲飛航進步，足影響於世界，實亦毫無疑義。近日飛航界，不僅有重於空氣之鉅大飛機，且亦有指揮如意，輕於空氣之商運大飛船。現在英國航空部，定製大飛船二，皆容五百萬立方尺之氣體，以載乘客百人，爲商務飛行，往來於英國印度澳大利亞之間，以試驗其收效若何也。

德國之徐柏林公司 (Zeppelin)，現起首製造其第一百二十七號之飛船。船體較其以前之出品更大，以備往來飛行於德國美國之間，以徐柏林公司之工程師預料，將來由空中環遊世界，在陸飛行必藉飛機，飛渡大洋則藉大飛船之力也。

近來已有專家擬計諸大幹線。一大南幹線：自倫敦經印度以至澳大利亞，再由澳洲接連飛船航線飛渡太平洋，以至中美巴拿馬左近。再渡南大西洋而至西班牙南部之塞維爾城 (Seville)。而後與歐洲各國之航空線網銜接。此爲南路幹線，共長三萬英里。大北路幹線則係自柏林乘飛船西行渡大西洋以至紐約，再由紐約改乘快飛機橫貫美國大陸，以至舊金山，再由舊金山乘飛船渡太平洋以至海參崴，而後乘西伯利亞航空線上之飛機以返柏林，共程約一萬八千英里。



環球飛行航線圖

一八七三年，法國小說家維而諾氏著小說曰八十日周遊地球記；(註四) 其大旨敍一英國商人，與友人賭賽。言可於八十日內周遊地球，東出西返。約成，遂攜一法僕，攢程而進。時乘帆船，時乘火車，在印度境內則乘大象，在北美冰地則乘雪車，歷盡艱險，卒恰於八十日內遄返英倫，而已耗費巨貲，傾家破產。是書當時僅一理想小說，以作者搆思之巧妙見長。而以爲事實上環游地球，決不如是之易且速也。曾幾何時，今日如依飛航計畫，則周遊地球只須十日耳。科學進步之速，良可驚矣。

我國戰雲彌漫，內政不修；自京至川西湘南，尙須數十日，交通之遲滯，視百年以前實無多讓；今爲述

歐美之進步如此，或可促國人猛省，急起直追也。

（註一）德國徐柏林公司製造飛船，最著成效。一九二四年冬，爲代德政府賠償美國戰費，製大飛船一，自德國飛渡大西洋，以繳納於美政府，而代戰費。飛程僅歷三日。抵美時，在紐約城空中盤旋多次，仰望如銀鯨騰空，遨翔於青冥之間，極壯麗可觀。蓋飛船體大，中貯氫氣，較空氣爲輕，又能駕駛如意，可在空中較久，不甚畏天氣之變化也。昔飛機則因重機小，純恃速力，尙未有飛渡大西洋者。一九二六年秋，法國飛行家馮克氏(Phonk)欲乘飛機自紐約飛渡大西洋以至巴黎，機甫離地，汽鍋即炸裂，汽油盡燃，機中兩人殞命，馮氏僅免於難。至去年美人林白始成就其由美至法，飛渡大西洋之舉，美人今頗以此自誇。

（註二）飛行之危險往往因發動機損壞停駛，乃必須中途下降。今乃一機備動機三個或四個，縱有一動機損壞，仍能繼續前進也。

（註三）航行大西洋之巨艦，多已不用人工駕駛，於海程規定後，即用一電氣自動器，遵程前進。船員視桌上海圖之電表移動，即知海程情形，不必視羅盤觀天象以駛輪舟矣。飛機中將採用之自動駕駛器，蓋亦脫胎是理。

（註四）法文學家柔耳維而諾氏(Jules Verne)以一八二八年生，一九〇五年逝世。以著理想小說爲世所稱。八十日周遊地球記尤爲平生傑作之一，法文原名爲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一八七三年在巴黎出版。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續錄

胡懷琛

皆異之扁鵲倉公列傳

史記原文云：『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

王念孫云：『「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懷琛按：念孫言亦未當。蓋原文謂有數者，對於各種相類之病，一一能分別之。「皆」字之義甚明。因病有多種，故用「皆」字。念孫不知此意，謂爲係「能」字之誤，反於原義有不盡之處。如念孫說，往往失去太史公寫生之精神；其他類此者甚多，不特此一字已也。

新語林

▲阿富汗王訪問記……哲生

▲韋勃斯脫字典的一百年……哲生

▲比糖果費還便宜的美國宗教費……遂初

▲人種之起源和內分泌……介六

▲美國的空中發展……敬六

阿富汗王訪問記

哲生

阿富汗王已是一個世界注意的人物了，他現在由英倫，過德法，而達莫斯科，隨處受到重視，則與他親身接觸所得印象的記載，自然是值得一讀的了。美國記者湯麥士在世界雜誌上發表阿王訪問記一篇，爲譯如下。

在亞細亞的中心，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發生：就是有一個長久隱晦着的王國，漸從隔絕中脫離出來了。

阿富汗國之阿孟烏拉汗（Amanullah）是成吉斯汗和 Tamerlane 的後裔。當他出了阿富汗邊境而坐上了通印度的特備火車的時候，無異他是在向世界宣告：阿富汗不再是隱晦的王國了。因爲這是這個中央亞細亞的王國的國王，在歷史上第一次作探訪西方之舉。

阿富汗王現在已經到了歐洲了，他不以僅僅探訪一兩個國家爲滿足，他要作現在別國君主所不曾嘗試過的最長的旅行。他的旅程，包括印度，埃及，意大利，法蘭西，英格蘭，日耳曼，奧地利，巴爾幹，及土耳其。然後於回程時，經美國，回亞洲，或經西伯利亞和土耳其斯坦直接回阿富汗的都城客勃爾（K'abul）。如果他要取後者的一個路徑，他必須經過 Oxiv 河，再越過興都庫什山。

爲什麼別個阿富汗的統治者，不敢嘗試這樣大規模的旅行，這是有理由的：因爲住在那裏的高加索山人，非常蠻野而好戰，所以沒有一個阿富汗的亞米(Amir 卽國王)曾經敢嘗試過遠離了他的寶座去漫遊的事實，他們深恐漫遊回來的結果，早已有敵人佔據了他的寶座了。把歷史的斷片湊集了看來，我發現了一個事實：卽阿富汗的統治者，往往死於非命。阿富汗是一塊陰謀，血鬥，暗殺，暴死的地方。所以阿孟烏拉汗，竟敢遠遊歐洲，實表示了他自己是一個勇敢者。

他又有別個事件，是前人所不及的。在一九二六年，他把阿富汗傳統的亞米尊號去掉，而易稱爲王。此次歐洲之行，隨從的有他的后，他的兩女 Nural Suraj 及 Bibi Khurd。這兩位公主，已經是不蒙面的了。只有曾經到過正統的阿富汗的人，才能領會得這是一件怎樣勇敢的事實。此外是他的高年的岳父 Sardar Mahmond Beg Tarsi；他是現任阿富汗的外交部長，以前的阿富汗的駐法公使。他是東方的智者，是阿富汗王的近身顧問。

歐美人也許會對這位中部亞細亞的王者的旅行，不感到什麼感想。不問阿王自傲是歷史上四個最大勝利者——成吉斯汗，Kublai 汗，Tamerlane，Baber 的後裔。但在亞細亞人民看來，在歐洲的抱有東方政策的政治者看來，則阿富汗王確是一個時代史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乘車而入印度，是一件重要的事蹟。

今日亞細亞有兩個最強的勢力：一個是蘇維埃俄羅斯，一個是大不列顛。阿孟烏拉汗的訪問倫敦與莫斯科，這件事實，可引起歐洲方

面多少的討論。你只要看阿富汗國境，處在鮑爾希維克的熊和不列顛的獅的領地的中間，阿富汗可給與鮑爾希維克的紅軍以通過的路，以達鼎沸的印度。她也可把紅軍趕逐出境，或者自己給與不列顛以不能安心的時日。或此或彼，就全靠阿孟烏拉汗的主張了。他是世界上僅存的無限威權的專制者中的一個。拿世界帝國的量尺來量他的人格的質性，他並不是下材。歐洲的政治者決不敢輕易放過他。

在不久以前，我有一個好機會去訪問阿富汗。雖然進入阿富汗國界一向是禁止的。我們之得到入境的允許，經過兩年之久，我們終於到達了阿孟烏拉的宮庭，承他遇我們如上客。

阿孟烏拉之得成爲阿富汗王，是經過下述這一段事實的：在一九一九年的正月二十日，他的父親 Amir Habibullah，在 Jellatbad 地方被人暗殺。他被暗殺的情況，至今還是一個祕密。一般傳言，則說是亞米的兄弟中的一個做的事，其名爲 Nasrullah 汗，他其時爲亞米的軍隊的將領。後來 Nasrullah 自己宣稱爲阿富汗王了，而嗣儲 Inayatullah 汗，則只圖保全性命，對此也不敢做聲。亞米的第三個兒子，却不肯罷休，這便是阿孟烏拉了。他其時正爲客勃爾的守官，手下領有駐防軍。他得到了他聰慧的母親的幫助，他終於捉到了他的狡詐的叔父，而自己宣稱佔領了王位。阿孟烏拉有五個兄弟，對此倒都沒有什麼閒話，默默地做了阿孟烏拉殿下的官但阿孟烏拉却並不將玉璽落到他兄弟的手中去經管。

國際聯盟的一副面孔



西班牙重行加入聯盟，日內瓦之歡然道故。

在旅行中，他把國政託給他所最親信的顧問，那就是阿富汗的戰事部總長 Jenab-Aala Ilmare-Aala Mahommed Wali 汗了。阿王自一九二〇年第三次的英阿戰爭以後，他就教 Mahommed Wali 汗，以三年的期間，出使歐美各國。在這個期間內，Wali 汗在歐洲成立了許多阿富汗代表團。回國後，他就任了外交總長，實際上，他是阿富汗的國老了。

Nasrullah 汗，自入獄後，便無所聞了。在客勃爾的市場中，有一句舊說：Bala Hissae 砲台上早砲的吼聲起處，總有幾個靈魂飛入天國。是不是 Nusrullah 從這個砲口中飛去了，或者關在遠山高桿上的鐵籠，憔悴以死；或在地窖中幽囚着，這些都沒有人知道。

阿孟烏拉登位時，他的第一件行動，就是與

印度的不列顛勢力斷絕關係。不列顛一向的對阿富汗政策，是年納鉅金，以操縱阿富汗的外交。這個不列顛的習用政策至此乃終止了。這個行動，引起了第三次的英阿戰爭，戰爭的結果，阿富汗獲得了獨立。阿孟烏拉統一了阿富汗的人民，一致對付外敵。因此，王位可得鞏固。進一步，他乃謀世界的承認和阿富汗的現代化。

在波斯的美國領事慫恿阿王，邀我們到阿富汗去。所以當我們預備離亞洲境時，這個邀請便來了。於是我便偕了兩個同伴，一個是一向住在加爾各答的金君，一個是我的攝影師却士君。我們一行人，通過了印度，到 Peshawar，經由 Khyber 隘口走上了一個古昔傳下來的危險的路。我們所旅行的這條路，是世界上一條最古的駱駝隊大道。在這條大道上，有無數的駱駝隊往來於興都斯坦諸平原與中亞細亞諸高原；這樣的已有幾千年了。

我們於八月起程，是那地方一年中最熱的時候。當我們出了印度邊界，將入阿富汗以前，一個守兵阻止了我們，並看看我們的證明書。這被阻的地點，就在 Khyber 隘口近印度這一端。守兵告訴我們說，那邊的溫度在早晨陰暗中，計有一百二十度。既通過了 Khyber 以後，我們便投身入了阿富汗沙漠了。這處似乎較所說的為更熱，又無陰暗之處。經過了阿富汗沙漠，又經過了四座的童山，我們才到了沃美的平原，在果樹的叢中穿行着，這便是歷史所傳的客勃爾城的附郭了。

國際聯盟的又一副面孔



匈牙利私運軍器入境，日內瓦嚴詞譴責其首相。

阿王備有特設的款賓室，周圍繞着花園，甚是美觀。我們到的第二日，就乘車赴阿王的避暑行宮。宮建在山上，約離客勃爾城三十英里的地方。我們經過一個列樹的拱道，在拱道的一邊，見有多數阿富汗人在空地聚集，跪着禱告，面向着麥加。領導這些虔誠的回教信徒者，並不是那留着鬍子，穿着寬敞的道袍的教師，却是阿王自己。他在這樣的東方色彩的環境中，顯得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他不像那四周繞着他跪着的人。他穿的是一件黑色時樣的大氅，輕捷的騎馬的短袴，皮靴，戴着一種特殊的帽。

這是我們對於這位西方裝飾的王帝的第一個印象，他是坐在亞洲諸王國中的最東方色的王座之上的。我們的車直驅他的避暑行宮，阿王在祈禱中的景象，只於一瞥中見之。大約更前行了一英里的四分之一，我們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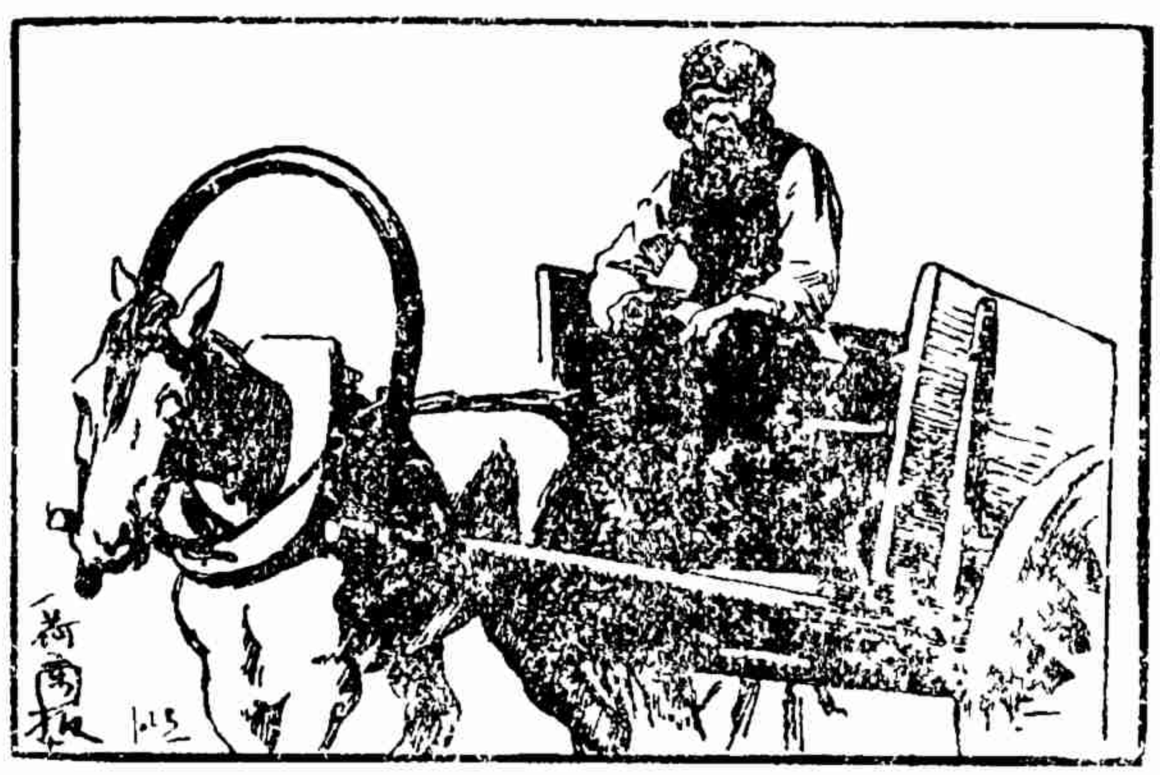
驅過一個木製的拱道，行了不久，忽覺此身非復在中亞細亞的古道，卻在美利與[illegible]之邦，如西雅圖等處的附郭了。我們上驅小山，兩邊都是些鋼骨水門汀的西式建築物，居然類似美國避暑等處的勝景了。據我所知，阿王對於這些建築，並不曾請教美國工程中人，但式樣居然美化，這或許是別有緣由的，這理由即刻便找到了。

當我們四面窺望着，互相的問難，何以這些美國化的建築物，會發生在這裏，忽然一個奇異的人影出現在一所屋子的前面，對我們致禮。他穿着不入時的歐洲服，說着美國的習熟話。

他說：『我的姓名是 Tewfik Bey，你們的姓名呢？』

他伴着我們登山，一面告訴我們，他曾是赴華盛頓的阿托曼使館隨員之一，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歐戰，他只好留美國的費城，不回到君士坦丁去了。他暫時曾做過賣領帶的生意，後來到好來塢演電影，演電影又覺得不是事，後來改習農藝。最後諸傳傳來，說阿富汗大用通習西方的藝術與科學的土耳其人，他於是就回亞洲了。

現在他就在替阿孟烏拉做事，他居然是個工程師了。面前這些美國化的建築物，就是他的成績。



我馬其瘏！

可憐的蘇俄，他走頭無路，又要向德國去借款了。

一小時以後，這位阿富汗國王回宮了。宮侍來報告說，他在園中待見。他矗立在花叢中，弟兄們圍繞着，還有他的丈人，還有他的內閣的閣員。雖然一個亞細亞的君王，習慣上不能以自己走向一個待見的臣民，但阿孟烏拉汗，却先走近來與我們握手。我們也欣喜不必對這位亞洲的國王，卑恭地匍匐相見。

阿富汗王，是一個高大堅強的人物。第一個印象，就覺得他是有力的。他的眉作彎拱形，居下一雙英拔的眼。他的鼻，無疑的顯出好鬥的天性。他說話時，快捷而堅決，顯然表出他是慣於發命令，而不是接受命令的人。他說的語言是波斯語，因為波斯語是宮廷中應用的。Tewfik Bey 就替我們翻譯他的波斯語。他說：阿富汗王，決心要把阿富汗獨立，甚至在工業上也要使他獨立。他保護任何的製造業；他堅決主張，每一個阿富汗人必須應用阿富汗的生產品。他甚至主張，他的宮廷服飾，雖式樣力摹西方，但不得用在倫敦或孟買製就的衣服，却須服用那本土織成，本地工人製就的奇異得可笑的衣服。上邊所述 Tewfick Bey 的衣裳，就是一個好例子。而阿王自己所服御的，也正是這個愛國主義的野心的表現。

歐洲的旅行，乃是阿王欲得世界承認的這個大計畫中的一部分。當我們在他的宮中第一次見面時，他所告訴我的，足見他的決心。他要使他的國家強盛，要使他的國家在世界政治中佔到分量。雖然阿富汗是亞洲國家中最東方色的一個，但阿富汗的旅行者，到過各國的，回來以外邊的一切情形告訴人，加以阿王曾資送他的兒子姪兒輩到法國德國去求過學，結果他自己出來了，要以他自己的眼來看西方世界的珍奇了。

從他所告訴我的，我可以看到他從西方文化中，從西方的工藝和戰爭中，看出了力量。他熱意地告訴我，他如何鼓勵製造業，他說到學校的建設，他的兩眼睜得發光。總之在他看來，除了凱末爾政府下的土耳其，阿富汗當成一個最強盛進步的回教國。

他對我說：『我們深切地感覺到教育的價值。但這不是幾年幾月所可成就的工作。我的母親在客勃爾建立一所女子學校，收容了二千多個學生。我們希望好好的奠定我們的計畫，但不希望過快。阿富汗有的是人才和物質，不過現在還沒有開發罷了。我要請世界的專家來幫助我，但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阿富汗，我希望外人的幫助，却不敢領教外國的資本主義者。』

我們在園中略談了些時以後，阿富汗王便邀我到一個噴泉旁邊的歐洲式的園椅上坐下。一邊他自己領着從者，在行他們午後的操練。我們就只好等着，滿望他出來時穿着獸皮製的衣服，以準備去較射，或其他的從蒙古人手中傳下來的游戲。講到這裏，却記起一樁故事來了，即現在的阿王有一個祖先名大 Akbar 的是着將棋的能手。他的棋盤，非常之大，用紅白的砂石方塊製成，每塊約有三英方尺。這棋盤在宮廷中佔到極大的面積。在棋盤的兩端，高高的設着坐位，一端坐着這位的蒙古大皇帝，一端就坐着客人。棋子不用平常的棋子，却以美麗的少女當棋子。這位皇帝自然是習於這樣辦法的了，他能夠集中注意在這件游戲之上。但那坐在他的對面的來客，他們也許是從波斯等處來的使臣，對這辦法，在他們實是一件難事；這些苦朋友們，才想到要舉棋運子，他們的目光便爲那些繽紛的少女所迷亂。結果大 Akbar 總是得到勝利。因有這樣的一段故事，所以我們當時想阿王午後的遊戲，不是較射，便是下棋了。

羅馬尼亞外相謁見沙蕊里尼



俄報說：「你看他卑躬屈節，倒有大欲存焉。」

請你想想我們的驚異，當阿富汗王和他的從者，穿着便服，揩着網球拍而來的時候。原來他玩的是這等游戲。當我們看着他打球時，聽得宮牆外一陣歡呼之聲，我們走到宮的西門去看，則見路上站滿了人，和着巫樂高唱。幾百個長髮寬袴形態兒鄙的土人，舞着曲柄刀，振喉高喊着，他們是來替阿王奏樂的。

拋開了網球，來談汽車，阿王對於汽車，是非常感興趣的，尤其是對於這次遠涉高山大漠而來的我們的這部汽車。於是他邀我們去看他的汽車停駐處。他現在有五十駕汽車，歐美各式都有。五十架汽車，算得是一個大搜集了。不但在亞細亞這樣一個小國所難能，即歐洲的元首，也沒有這樣闊。而且阿富汗京城附近，實在只有幾英里長的大道，而阿王對於驅駛汽車，正與他駕駛中亞出產的劣馬一樣的純熟。有一天，他驅車赴 Kabnul 途中遇到謀刺，刺客開火了，阿王以最高速率開車塵頭起處，刺客的彈終於不能命中。我又發現阿王非常熱心於飛行事業。一九一九年，他開始即位，就與英國宣戰，戰爭中，英方飛機在阿王宮附近拋炸彈，阿王對於這件事是深深的印在腦中的，對英戰爭終結以後，他便要購辦飛機。機係意國所造，當我們作客阿境之時，機件正由駱駝及象運過沙漠而來。阿王告訴我們，他還要自己來學駕駛呢。

英國氣味



「你們這些埃及紙煙含着甚麼氣味？」「自然帶英國氣味。」（喻英國在埃及之勢力無孔不入。）

我在阿富汗京城所看見的種種，使我想起新興的土耳其來。在阿富汗最有勢力的一人，是 Fakhri Pasha 這個「土耳其的虎」，現在阿富汗王殿下做使臣。他是新舊土耳其的混合物；他是土耳其國民黨員，而極意主張採取西方文明者。他力謀他的國家土耳其的光榮，和全回教民族的光榮。阿孟烏拉正是這一流人。他的興感，大部分以土耳其爲來源。他尤崇拜凱末爾之爲人。土耳其，阿富汗實在是回教諸國中最有勢力，最能戰鬥的兩個國家了。

雖然有這許多西方化的迹象，但古遠的東方，還是在臣民對王室的忠悃中見到。阿王曾許我們自由攝影。他讓我們拍攝他的全家的影，只除了他的妻子。有一回，我指導阿王姿態時，我無意做了一個很快的手勢，有一個他的廷臣，眼看着我，面色大變了。他一把拖住我，煩躁地說：

「你對皇上做這樣猛驟的舉動，你有飲彈的危險！你要曉得，武裝的人，日夜守衞着他。他新近有人謀刺他，衞士們如見有人無故接近，立刻可以槍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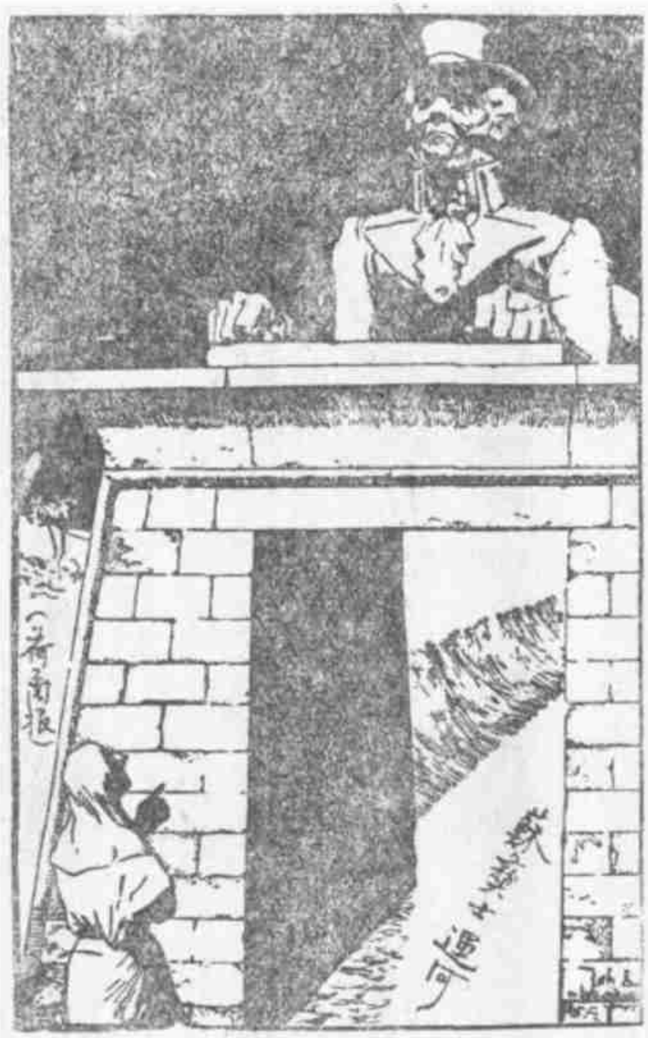
我們在客勃爾的時候，正是回教的禁食月(The Month of Ramadan)。阿富汗人對於回教儀節的遵守，非常謹愼。當禁食月終了

之時，第二月的新月初升之際，於是終結禁食月的狂歡節開始了。我們往訪 Paghman 的後一天，該處有成千萬的居民，從山中出來，慶祝終結禁食月的大典。

在鼓吹門前，我們看人潮流動，依着鼓笛的節拍而跳舞。阿富汗人的眼光以伊斯蘭的蘊火燃燒了多髭的顏面。他們跳舞，爲的是致祭於伊斯蘭的先知。但他們跳舞的步法，則遠在穆罕默德教訓蒞臨此地以前，就有的了。跳舞以後，則有大隊的軍隊開到 Bala Hissar 的砲台下的大禮拜寺去。我們知道，這是很好的隊伍，而阿孟烏拉汗是在那裏閱操了。他的馬隊都是些兇猛的騎士，所騎的都是韃靼種和阿富汗種的好馬。

當這個聖日，阿富汗王非復如那日我們在網球場所見露着一雙活潑的腿的情形了。在這個場合，他要比較的東方神氣點了。他穿着一件紅的寬衣，裹着金布的頭巾，確是一個威嚴的東方神氣。行過時，他對我們莊嚴地致禮。禮拜寺滿着從山裏和市裏來的人。在一所看樓上，坐着外交團中人；這是各國的使官了。——從不列顛，從蘇維埃俄羅斯，從意大利，從日耳曼，從土耳其，從波斯等處來。那披着大氅的祭師，從可蘭經引幾段文字來，以嘶重的阿剌伯音讀着。此事以後，於是重要的一幕進行了；就是阿富汗王的演說。阿孟烏拉汗快步升上講台，先靜默了一下，然後游目四矚了一下，他開始講演了。

埃及與英國



埃人：「此獠不去，埃難未已。」

歐洲的政治家，聽了他演說的人，雖然懂不得他的波斯語，總會覺得這是一個東方的元首，同時又是一個東方的辯才。在上述這個集會中，有二萬餘人聚集在禮拜寺內，都靜伏着聽阿王的演詞。阿王發言的每一個重音，都爲他們所聽得。

在這次的教義演說之中，阿王顯出了他對公衆講演的藝術。他講時，不用簡短的預計。他的手勢不多用，但動時卻與他發言的節拍相合。講演到熱烈的時候，他的活力，他的熱火，不亞美洲大陸過去的政治家羅斯福。聽衆的每隻眼睛，都注視着他。他的演詞結束的時候，聽衆發出粗獷的吶喊來，這所謂粗獷，自然是我們西方人的耳官所主觀解釋的了。

這日的後半天，在王宮的大會堂舉行貴賓款待禮。各國的代表都到場。又有一千餘的文武職官。阿王全身披着王服，一動不動的坐在王座上。我們乘機攝了一個影。先由外國探視

長，宣讀一篇演詞，然後阿孟烏拉起來，以波斯語作答。答詞以後，他又起來以本土語向全場諦聽的阿富汗聽衆致詞。他以驚人的姿勢，結束他演詞。他舉起了緊握的拳，發出阿富汗人特具的叫喊。這粗獷的叫喊，立刻爲坐中千餘人所回應。那時在坐的外官，只好相與瞠目而視了。

當我們與阿王會話之中，他回到他的老題，就是他決心要把阿富汗成一世界的強國。翌日他特爲我們舉行軍隊的檢閱。他以他的軍隊自傲，實在也確有可以自傲之處。這樣不易馴服的山居之民，竟爲那些土耳其教官馴服下來，確是令人驚異。他的騎兵，令人想起舊俄的哥薩克。當萬騎競進之際，眞顯得健兒好身手。阿王對歐洲所欣羨於心的，是英國的艦隊，法國的航空力，蘇俄的陸軍。

在堅強的領袖之下，阿富汗已能顯示某程度的實力，却如土耳其人於大戰以來之所顯示。阿富汗所處戰略上的地位，使牠有世界的重要性。阿富汗是達印度的門徑。每一個對印度的侵入，皆經過阿富汗。我們如問是否再會有衝出 Khyber 的對印侵人者呢？這或許是俄國罷！或許阿富汗自己强起來，要做第二個土耳其罷。這後者的途徑，要看印度日日懸着的叛變而定。孟加拉等處一日叛變，阿富汗軍隊立刻會衝出 Khyber，這正是英人心目中所有的事呢。

自第三英阿戰爭以後，阿王成了英俄衝突中的要着。他現在似乎沒有偏袒，只想成就阿富汗的實力。一面儘讓俄國的熊去鬥英國的獅。這實力如成就了，他要怎樣的偏袒呢？阿孟烏拉的旅行，要經過倫敦，經過莫斯科，對於阿王旅行的論議，自然上述一問題是個主要點了。

韋勃斯脫字典的一百年

哲生

一百年以前，美國印刷界的情形，還是幼稚。五英尺高的書架，已足搜全了美國所印的名出版物。出版界如新有所圖，乃是很惹人注意的。是年——一八二八年夏季中 Hezkiah Howe 地方的 New Haven 印字廠——正在機忙人亂，趕印諾亞韋勃斯脫氏的鉅著。到了早秋天氣，而韋氏美國英語詞典(Noah Webster's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出世了。

初版計印二千五百部，每部分上下兩册，售價爲二十美金。全書工作，包含定義，圖例，計有七八萬字左右，此數已一倍於約翰生鉅作之所包含；而大部分的字的定義，又都爲韋氏所新定；韋氏以獨力而成此鉅著，不能不推爲一件偉大的精神勞作了。

韋氏此書，經過了一百年，還不失爲英語世界中的標準的字書，可見他的工作的純美無疵的價值。後起的諸作，如英國的帝國辭典(English Imperial Dictionary)，如美國的世季辭典(Contury Dictionary)和萬國辭典，都根據於此書，而且裏邊保存了大部分韋氏原定的定義。韋氏的鉅著，御世了一百年，

這一百年的威權，現在纔因字典界新威權的實現而終止。這新威權，便是牛津大學的英語辭典（The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f Oxford University），此書是集合了許多編輯，副編輯，校對，和助手而成的，自然要比韋氏規模宏偉得多了。

在韋氏字典流行的百年中，韋氏的本身，卻似乎在人們的記憶中隱沒不顯。有些人記起時，往往錯指了另一個韋勃斯脫，把政治家的但尼爾韋勃斯脫牽了出來。有些人且把韋勃斯脫一名，當作字典的同義字看。讀者有時在韋氏字典的書面上，見到韋氏的鋼網製肖像，也不並見得觸動何等的關切之心。

但就在這幅黯晦的肖像上，看出韋氏的英畏之姿，他也決不是適合於約翰生氏所認為的字典編輯者這一流人物。約翰生氏，曾就自己的經驗，替字典編輯者下一定義說：『他是一個苦役，只是瑣瑣於一字的起原和微義，而不知其他。』但以韋氏的眉宇，以韋氏的頰輔，以韋氏的目光，知他決不僅是幽囚於書齋四壁之中的學者。

其實韋氏決不是一個冷靜寂寞的人。他頭腦犀利，性近實際，正是美國文化初期中幾個先驅者中的一個。其為人正不亞於富蘭克令。韋氏與富蘭克令一樣是多才多藝。他是律師，是科學家，是新聞記者，是神學家。最後更成為一個成功的字典編輯家。在他存世這個時期中，各方面的發展，都留有他的手迹。

三K黨露出本來面目來了



三K黨舉行廢除面幕典禮

他的早年生活，正與其他美國成功者的早年生活一樣，他是從困苦寡助的環境中力爭上游而來的。韋氏的父親，乃是紐英倫範圍內的康內狄喀省西哈脫福地方(West Hartford, Connecticut)的農人。一七七四年，韋氏年十六歲，他的父親為培植他的兒子，把田地押掉來付兒子的學費。四年以後，韋氏畢業於耶爾大學，畢業時並不露何等聲華。一七七七年，投入於他父親統領的軍隊中服務。

當他畢業時，他的父親，給他一張八圓的大陸銀行鈔票，說：從此以後，他須自尋出路，父親不能對他再有所盡力了。據傳說：韋氏得到他父親的警告後，怔怔的把自己關在房內，過了三天，想想他的前途，讀讀約翰生的著作和司配鐵他報中的文字，以求精神的安慰。

雖然他原是要從事於法律的職業，但他沒有憑籍，可以開始經營。他退而教書，一面自己學習法律。一七八一年，他在哈脫福地方，加入了律師公會，但實習的期待，在他又有點受不了，他只好再來教書。其時他是在紐約哥仙地方，在那裏他自辦了一所文學學校。

就在哥仙地方一七八二年時，韋氏的腦經，忽然轉了方向。他覺得美國既脫離了英國，就應該有他自己的學校教科書。他於是著作，並發行了他的著名的拼音讀本。此書是他的文

法大全 (Grammatical Institute) 的第一部書。當準備拼音讀本時，他已定了他的劃音的方法，為他後來編字典的劃音基礎。在拼音讀本中，他不列無味聖經做功課，而列有趣味的軼事，以軼事中人物之直率的道德力，深入於兒童之心。

在拼音讀本的序言中，他第一次表出他的主旨。他說：『作者的熱烈的願望，在傳佈統一而純粹的文字，廢除地方的差別音，促進文學的趣味。』總他的一生，他確是履行了他的宣言。

當時韋氏拼音讀本的成功，是頗為驚人的，幾乎每一個小村落的小店中，都有此書發賣。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間，售二八六、〇〇〇本；一八二八年，售三五〇、〇〇〇本；這樣下來一直到了一八四八年，總計所售共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本，而每年的銷數，可達百萬本。終韋氏的後半世，——特別是他從事於編輯字典的二十年中，他一家所恃以為活的，全從這小小的十五辨士一本的書上來的。

此後的二十年中，韋氏手寫的關於科學，政治，教育的書本和小冊子，要是替他編一本目錄的話，很可看出他的心理和生理的能力。他的政治文字中，有一冊美國政策的大體 (Sketches of American Policy)。此書寫成於革命後的初年，他第一個主張美國應有中央的政府，以替代革命的邦聯制度 (Confederation)。一七八六年，韋氏受富蘭克令的邀請，在非拉特爾菲亞創設一個學校。當美國的憲法大會進行中，他又發表了許多關於憲法的文字。

一七九三年，他在紐約發行一種日報，此日報後來成為紐約商業廣告報。在這報的社論中，顯出他是一個熱心於中央政府的聯邦主義者 (Federalist)。他又主張奴隸的自由。在他的繼續的論叢奴隸制度對於道德和工業的影響中，他提議以逐漸的步驟，選取奴隸中之適合者，使入於住民的地位。一七九〇年，他又發表他的鉅著聯邦史一書。

韋氏又有一本諺語集，名曰 the Prompter，相當於富蘭克令的李嘉格言。此書，一時頗見流行，甚至遠及英倫。後來美國大西洋沿岸發生了黃熱病，他就趕去觀察疫病的歷史，結果成了兩部大書——於一七九九年發行，至今為醫藥界所參考。

他的日記，真不愧為當時人事知識的庫藏。日記中詳記着溫度，氣候的急變，和風勢的性質。據傳說，一七九六年，法國科學家伏爾內 (Volny) 氏，致書美國各報，以搜集美國風雨的情形。韋勃斯脫就把他的歷年的日記送去，計有十八年的積存。韋氏富於統計天才，他每到一個新地，喜歡數房子，他又喜調查生死率的數字。

在神學上，他的最可紀念的一個嘗試，是聖經的編輯。他編輯聖經的目的，不在整部翻譯，乃在改正原有的英譯，以適合一般人之用。他所有的改正，後來都為英美聖經修改委員會所採用。

韋氏心目中念茲在茲的，只有編拼音的讀本時所說的一片野心。他要從語言文字上，來

供獻於國家的政治。他深信文字拼法和音讀習用式的統一，有極大的政治關係。他為了這個問題，曾和富蘭克令，華盛頓，魯次等人，通信及面商。內中富蘭克令因為關心於青年教育，尤贊成韋氏的主張，促他即日實現拼音改革的計畫。

他把對於正音學發音學的信念，到處宣傳；主張以民衆的習用，來決定各方的差異。他到各大城市去講演，把自己的學說，深深的印入於人心。

那發行韋氏字典的這個公司，中有一人，於早歲便認識了韋氏。其時他只有十三歲，在布林頓印字廠工作。他見有一個短短身材，白白面孔的壯健男子，走近前來，授給他一紙印就的字條說：『小朋友，你如用到這些字時，請你照這紙條上的拼法拼，我謝謝你！』這人便是韋勃斯脫。其時，他徧訪印字工廠，請求人照他所定的拼法拼字。

韋氏的研究，繼續的趨向於字典的編輯。他的心理的習癖，他的廣泛的旅行，他的繁變的事業，使他特別適宜於這個工作。他於讀書時，凡在尋常字典所找不到的字，必把牠記下來。他以編輯拼音讀本和文法的經驗，所以對於通常字典的定義缺點，都能辨別得很清楚。

從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二八年，他屏除一切，專事字典。最初他只求補舊字典——特別是約翰生的這一部——的不足，並不於英語的進化和起源上自己有所觀察。他曾搜集生字，成了一本書。但他立刻覺得缺乏文字源流的知識，他變更計劃了。於是他以十年的工夫，來作英字的比較研究。到了六十六歲的時候，他搜徧了美國的圖書館，總覺不够他的運用，他就動身到英法去，以完成他的研究。

他在劍橋的時候寫給人家的信說：『當我到了最後的一個字的時候，我不禁震顫起來，甚至不能執筆寫字了。這原因似乎是我自己感想到我也許活不到來完成我的工作。又感想到，我的勞動已到了終點了。但我重振精神，來完畢最後的一字，然後在室中走了數分鐘，總算恢復原狀。』

拿約翰生的字典來相較，則韋氏的字典是適合於平民的日常生活的。他着眼於合於獨立政府與其兒童教育之文學。他把政法的，科學的，商業的名詞，都包含進去。又充份注入普通知識，使字典而有百科全書之用。

在他字典的敍言中，他詳述發音的規則。他的字典的最有價值的一點是他所下的定義簡短充實而不游移。後之纂修，竟不能有所更易。

牛津字典的編輯即茂來氏說：『韋勃斯脫是一個大人物，是天才的字的定義者。』在字典編輯家看來，他不但是定義的天才，他的字源學的成就，也不可沒。在歷史家看來，則他所包含的普通知識，後來的關於天時，人口，衞生，教育的調查，氏都開其先路。

不過韋氏的成名，始終因他是一個偉大的學校教師。他的拼音與文法，風行全美的學校。而他的字典，已成了教師講桌上必具的書，他死於一八四三年，享年八十六歲，死時還在修改他的字典。

比糖果費還便宜的美國宗教費

遂初

一般不滿美國基督教教會的人常這樣說，基督教在美國是逐漸趨於貴族化的地步了。他們以為基督教所以不能普及於美國一般人士者是因教徒的負擔太重，比較的很少人能擔負得起這種重擔的。不僅如此，教徒的耗費還在繼續的增高更使一般平民裹足不前，於是教會便變成資產階級或至少是有錢人的獨占物了。這是常引起爭論的，教會的教徒和參與宗教活動者，不但要對於維持宗教有貢獻的實力並且是限於衣服麗都和在社會有相當地位的人。

假使一切果眞如他們所說的，那麼我們不能不承認美國的基督教是已經消失了耶穌創教的目的和教條上昭示的教義。教條上有一句，『貧窮人是常受歡迎的，』意思是說宗教對於窮人是一視同仁的，但卽這一點已引起不少人的憤懣，因「歡迎」二個字裏實含有一種照顧的意識，這是小覷他們的人格。在事實上，沒有一個教會的辦事人能奉行歡迎窮人參加宗教活動的教條的。

果然，在美國確乎有許多「階級教堂」的存在，但所謂階級並不只限於資產階級的一方面。一個教堂自然不能免當地環境的影響；在富人環境的教堂，那裏總不免發出一種富人獨占的空氣；在工人環境的教堂，那裏充滿的便易為自由和簡單的空氣了。工人跑進富人的教堂，不論富人的歡迎是怎樣誠摯，多半總覺得有些侷促不安的情態，富人呢，不消說都是喜歡和同類人共同禮拜的。

我們在未討論教徒實際負擔之前，先講一講美國一般的經濟狀況。美國誰都知道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全國人民財產共值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據可靠的統計，美國人每年全部的收入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擁有百萬財產的富豪則在三萬人以上。若果分析起來，美國每人平均擁有財產四、二一五元，每人每年的淨入為八五六元。有人說，美國人的財富分配是不平均的，但若照官家的報告，在一九二七年共有四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儲款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事實觀來，卽可證明前說的不確。其他的事實，如美國平均每六個人卽有一輛汽車，美國人的家庭差不多有一半是自己擁有住屋的，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幾乎沒有債務的負擔，凡此種種都足以反證美國財富分配的平均。

在一九二七年一年中，美國人的消費總額，只吃象皮糖一項卽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糖果的銷耗更使人震驚，竟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舞臺劇和影戲的消費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國婦女的脂粉費亦達一、八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卽以一切廣告費論，去年美國亦竟用去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但美國的宗教費是怎樣呢？合全國基督教教會的必要維持費及與教會有關係的一切慈善事業費，去年總共不過用去六四一、〇〇

〇、〇〇〇〇元，與美國人去年度糖果的銷耗相比，尙勿逮遠甚咧。我們根據美國基督教聯合會新近的調查，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美國和加拿大的二十六個重要教團共有二二、八九〇、二一〇會員，則連其他各教團合計，美國全國當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教徒。對於教費的負擔，平均每人不過攤到二一·三八元。

關於這筆教費的用途，有如下面的分配：傳教費和慈善事業費佔八七、八二六、七七四元；教會本身的用費，如集會，做禮拜等用費，佔三八〇、二八七、八六九元；禮物及其他一切則佔四八九、四二九、〇七八元。教會在今日所以尙能保存相當勢力者，是因牠能致力於與本身不相涉的救貧恤災的工作，這筆用費祗要美國的基督徒每日捐助一分錢卽已敷用。有少數不滿美國基督教教會設施的人，竭力反對教會派人到外國傳教，詆責教會在國內需款孔亟的時候，竟把大批金錢送給「異教徒」受用。但在實際上，這筆傳教費在教會支出上不過佔極小的地位，大部分的教費還是支用於國內各項事業。

眞實說一句，美國基督教徒對於教會捐助的數目是極相參差的。往往有許多人因爲看見他人已經捐助了許多，自己便不願再擔負責任。前文說過美國教會是分做幾類，各教徒對於教費的負擔也各不相同的。有幾個教會，特別是在鄉間或規模較小的教會，徵取微額的會費，這是因爲牠們支出較省，或者因會裏的工作，大都由教徒義務效勞的緣故。當需要額外捐款的時候，人們捐款的能力，慷慨的程度和責任心的輕重便可顯示出來，特別是對於慈善事業的捐助。

據美國基督教聯合會的統計，在過去七年中，每個教徒對於下列三項用款的平均捐助，有如下表：

每個教徒的捐助

年份	傳教及慈善事業	教會本身的用費	其他一切捐款
一九二一	五·五七元	一三·五三元	
一九二二	五·一七	一三·九七	
一九二三	四·六八	一六·一八	一九·二〇元
一九二四	四·二一	一五·七六	二〇·六八
一九二五	四·一二	一五·三五	二一·〇六
一九二六	四·〇六	一六·四〇	二一·六二
一九二七	三·八四	一六·六一	二一·三六

這個表裏有一點我們應當十分注意的，便是傳教及慈善事業費的捐助的銳減和教會本身用費的激增。

但就全體論，美國教會所得的捐助，卻是增加很速的，我們且看美國長老會關於是項的統計：在一九一四年，每人平均捐助一八·九九元，在一九二六年，則遞增至三二·六一元，其加數爲一三·六二元。表面上觀來，似乎此項捐款的增加已經很大，在實際上，因爲購買力的銳減，由一〇〇分跌到百分之五九·五分，眞正的加數還不到半元。

因此，美國的教會自一九一四年而後，除非所得的捐助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增加，牠們還是扼於經濟而不能得到絲毫的進步。統計告訴我們，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二年的時期，美國的富力增加百分之二二六二，但對於長

老會的捐助的增加卻祇有百分之二一四。近今各教會大都感覺到經濟的困難，最大的原因，便是受購買力銳減的影響和一般人對於此事的模糊，雖然他們在其他的關係上把這件事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美國社會和宗教調查團曾考察一千個城市教會，他們特別注意於各級教會維持的費用。他們把這些教會分成四類：（一）不適應的教會 (Unadapted Churches)，(二)比較適應的教會(Slightly adapted Churches)，(三)內部適應的教會(internally adapted Churches) 和（四）社會適應的教會 (Socially adapted Churches)。教徒對於宗教費的負擔也便因各教會活動的程度而異其數：（一）不適應教會一四·七五元；（二）比較適應教會一七·九六元；（三）內部適應教會一九·一二元和（四）社會適應教會一九·九五元。牠們的平均數則為一八·一七元。

即以慈善事業費論，牠們間的差數也是很大的。捐助最多的是社會適應教會計有一二·五五元，比較適應教會次之一二·一四元，再次為內部適應教會計有一二·〇三元，不適應教會最少僅有七·七九元。牠們捐助的平均數則是一一·五二元。

照美國政府在一九一六年的統計，在十萬人或十萬人以上的城市，基督教教會在一切宗教組織中佔四分之三，雖然牠們的比數卻依城市的發達而遞減——從百分之八二·四，在城市的人口有一〇〇、〇〇〇至二五〇、〇〇〇，降到百分之六一·〇，在城市有一百萬或一百萬以上的人口。這很可顯出基督教在大城市進行宗教活動的困難情況。話雖如此，每個教會教徒的平均數卻是與城市的發達成一正比例——由三一〇，在有一〇〇、〇〇〇至二五〇、〇〇〇人的城市，升到三六七，在有一百萬或一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

自然，城市越發達，宗教費支出亦愈大；美國教會的平均用費在十萬至二十五萬人口之城市，其最少費用為四、五三八元，而在一百萬或一百萬以上之城市，則為七、六七二元。上面的數字還是根據一九一六年的統計，照現在的生活狀況應當再增加百分之四十。每個教會的平均財產，在大城市的值七〇、七〇二元，在小城市的則值二六、五五八元。

照一九一六年的教會調查，全國基督教教會的平均支出是一、六一三元，與其他教派相較尚不能謂大，如猶太教教會的平均用費需二、八七一元，天主教教會需五、二七三元。根據前述的統計看來，隸屬於城市教會的教徒，其負擔往往要比鄉村教會來得重大。

綜合上述種種，美國的宗教費絕不能謂巨，我們只從美國人去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糖菓費的闊綽的事實觀來，便可知每年二十幾塊的教費擔負，實在不能算什麼一回事。何況在城市和鄉村遍布着極多的不同的教會，隨便什麼人，不論他是怎樣窮苦，總可加入一個與他錢袋相稱的教會。所以在本文開首的幾句反對派的論調，實在未免失之過火咧。

人種之起源和內分泌

介六

現在地球上棲息着的顯著的三種人種，——卽歐羅巴人種，蒙古人種和黑人種——是怎樣起來的呢？這個問題在自然淘汰說或雌雄淘汰說等學說裏是很不容易說明的問題。這在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時代是完全不知道，一直到了現在纔漸漸地知道在人體內有某一種機制(mechanism)的關係。以下簡單地說明這機制和人種的起源的關係。

在人體內部的各處散布着五個各分泌各特有的物質的腺(gland)。這種腺是支配人體之發育和成長的非常重要的器官。腺之名稱如左：

第一、腦下垂體(Pituitary body)，大小如杏桃，附着於腦的下面。

第二、松菓腺(Pineal gland)，比較麥粒大些，附着於腦的上面。

第三、甲狀腺(Thyroid gland)，比松菓腺稍大些，位於咽喉部和氣管的前方。

第四、副腎(Suprarenal bodies)，是聯接於腎臟(kidney)的上部的小器官。

第五、間質腺(Interstitial gland)，埋沒於卵巢和睪丸的中間。

假如這幾種器官因了疾病或他種的事情，而把牠失其常態的時候，那人體的發育也就變爲異常；或者完全被阻害，或者反對的被促進，或者完全地變化了。

三十三年前，巴黎有位名叫馬利(Pell Mary)的醫生，在他的地方來了二個女的病人，她們的病狀是頭痛和顏面，體軀，手足的特別地變形擴大，她們的擴大的形狀，在她們最親密的親友都很難識別是她們。馬利名這症狀爲肢端肥大症(Acromegaly)，牠的基因是在腦下垂體。

其後與馬利所看到的同樣的症狀的患者，都一定腦下垂體異常的擴大或腫脹的。

腦下垂體尙關係着稱爲巨人(Giantism)的一種異常發育。把發育半完全的七英尺以上的身長的所謂巨人青年的腦下垂體檢查起來，可以知道都異常地腫大着的。腦下垂體是這樣地左右人的身長，而身長之如何，又是人種差別的一個重要的特徵。……

巨人通常不單止是身長增大，同時還有肢端肥大症，但是這兩個症狀不一定常是共存着的，罹肢端肥大症的患者，不一定是身長很長的，罹巨人症狀的患者也有不現肢端肥大症的。

還有與腦下垂體有關係的一種人體的異常發育，就是四肢非常長大而一切所謂「第二次的性的特質」(The Second Sexual Character)不能發育或完全退化而至消滅。並且脂肪(fet)——尤其是在臀部(The buttock)和腿的一方面——非常積蓄，結局呈「去勢」(Castration)的狀態。

上述三種人體異常發育的場合，都與腦下垂體的過大發育及作用關係着的。

與上述相反，有因腦下垂體的作用的異常縮小仆身體上亦能起一種特殊變化。如因腫瘍或他種關係，而障害或竟破壞腦下垂體的作用，則起與「巨人」相反的一種所謂「侏儒」(Dwarfism) 的身體異常。「侏儒」是由甲狀腺的變態而起的，但與腦下垂體也有相當的關係。

學術漸漸的發達，知道腦下垂體是支配人體發育成長——就是與決定身長，容貌，皮膚之狀態，及毛髮之性質等有直接關係的——的機制 (Mechanism) 的重要部分。而且這種的諸形質，是與人種的區別有重大關係的。

把黑人，蒙古人，歐羅巴人比較起來，我們可以知道歐羅巴人是持有比黑人及蒙古人更發育的腦下垂體。如歐羅巴人的鼻部很尖銳而且非常的發達，眉梁闊大，顴頰外突，以及體軀長大等等狀態，在我們現在的智識範圍內，把牠說明是基因於腦下垂體的特殊發育，怕是最妥當的罷！

在七十年前我們已知道，在人類睾丸及卵巢之中確有一種與生殖完全無關，而又很小如卵 (gland) 的物體存在着。但是知道這個如腺的小物體（即間質腺 Interstitial gland）對於人體發育的機制有直接關係，卻還是近年來的事情！

在成人期的青年男女的體形和性質上的顯著的變化，完全是間質腺的作用。所以因了某種的關係若把這間質腺的作用中絕了，或把牠除去了的時候，那末身體的成熟就非常遲緩，或者完全變化。除去生殖腺，即去勢 (Castration) 的人或動物，形態上及精神上就起顯著的變化，這是在很古的時代就知道的，完全是基因上述的理由。

這樣說來，間質腺也是人種發生和分化的一個機制。據開史 (A. Keith) 所述：「性的分化」(Sexual difieventiation) 歐羅巴人比蒙古人及黑人來得顯著。蒙古人及黑人的顏面無髯，體軀無毛，及某一種黑人，尤其是亞非利加的黑人其足細長如鶴，完全是間質腺的作用不完全的關係。

在一八九四年，倫敦 (London) 的[illegible]孫、亞地孫 (Thomas Addison) 醫生曾遇到一個患者。因疾病而致副腎漸漸破壞，因副腎破壞，而皮膚漸漸變為黑色。又在距今百五十年前英國的一位有名解剖學兼外科醫生約翰漢德 (John Hunter)，依據自己實驗的結果，說人類皮膚本屬黑色。而就現今我們的智識範圍，也還支持着他的結論。

副腎一罹疾病，皮膚的色素就漸漸沉澱而變爲黑色，可知副腎是具有使皮膚色素消散的作用。所以歐羅巴人皮膚的白皙，可以說是因副腎中某一種有力的物質缺少作用的緣故。

但是副腎的作用是很複雜多歧的，這可以由周勿亞 (Shepher) 和愛爾亞 (Eliot) 兩氏的研究而知道。在二十年前，白羅客 (Broke) 氏等發見一種事情，即男女兒童在幼年時代罹副腎的特殊的惡性腫瘍，這兒童的身體就會起非常變化。生殖器就急速地成熟，胸廓擴大，四肢的筋肉漸漸地充實，發生鬚毛，及一切

「性的形質」(Sexual Character) 的急速成熟。

副腎有這樣左右人體的發育和成長的重要作用，那末與人種起源和分化有密切的關係的事情，是無容置疑的了。

近年來對於附着於腦的松菓腺 (Pineal gland) 的疾病，會惹起與副腎同樣的症狀，已漸漸地知道了。卽幼年時代突然發現某種性的早熟，與松菓腺的腫瘍的疾病有直接關係。松菓腺，在人類的遠祖的腦旁，也存在過，而且有過十分的作用，近來因臨牀學及動物實驗學的急激發達，知道這也是支配人體發育的重要的器官。

罹甲狀腺疾病的兒童，容貌及體形都有稱爲「白癡」(Cretin) 的一種特殊的癡呆特徵。甲狀腺的疾病能阻止身體的發育，並發生變化。所以在幼年時代罹了這病，能使兒童變爲如別一種人一般。

若在身體發育完了後罹此疾病，就變爲所謂「粘液浮腫」(Myxaedema) 的狀態。這病的形狀是皮膚發冷乾燥而且粗鬆，完全不出汗，皮膚的顏色稍帶黃味，皮膚上的毛漸漸的稀少，或甚至禿落。有時牙齒也變爲很脆。但此等症狀，若把由甲狀腺取來的「浸出液」(Extract) 來醫治，就會漸漸地消滅。

甲狀腺的異常又能影響於頭骨，及其他骨骼，而以頭骨的基底與鼻部所受影響爲尤甚。其結果鼻部變成平形，凹入於兩眼之間，同時前額突出，顏面全體成爲平形了。

如上述形狀的顏面，在蒙古人種裏很爲發達，而在黑人種裏也可以看到。還有在黑人的某特殊的一種族，例如亞非利加的bushman的顏貌，比代表的蒙古人種還來得顯著。

開史說：甲狀腺的變質，或甲狀腺的作用的變化，與決定蒙古人及其人的某人種的特質，是很有關係的。

關係於甲狀腺的缺陷，特別的爲世人所知道的，有二種的侏儒。其一卽因軟骨的發育被阻害而起的，叫做 Achondroplasia，俗稱這種患者爲 Bulldog bread 或 Dachshund bread。

患 Dachshund bread 的病人，四肢特別地縮短，且在四肢上起特種變化，惟鼻部不起任何變化。但在 Bulldod bread 的患者，因鼻部縮小的結果，呈示顯著的蒙古型。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蒙古型的白癡」(Mongolian idiots) 與蒙古人很相似的一種。這種症狀不單是體形甚小而如侏儒，他的智能發育也很受障害，而成一種「白癡」(idiocy)。

由純粹歐羅巴系的祖先傳下來的家庭，有時常會發現很顯著的蒙古型的人，這現象向來的說明如下：卽從前蒙古人種是曾蔓延到歐羅巴過的，在被認爲純歐羅巴系的家族裏，發現蒙古型的現象，是一種「回返祖先」(Regressivemutation) 的現象。這種說明很能得一時普遍的信用，可是調查古代歐洲人類的遺跡，卻毫沒有可做蒙古人種曾侵入歐洲的事實證據。

開史在一九一三年的 Journ of Aust.

and Physio 上把左右各種類的類人猿的起源，和左右身體發育的一種「機制」用現在的內分泌的原理來說明了。就是在 Gorilla 的一種猿類裏，可以看到腦下垂體的特殊的發達的影響，在各種的猿類裏也時常同樣的可以看到。

客來千教授已把馬來人和荷蘭人外面的類似，用這二種人類的相互的系統的類緣來說明了，同樣又推定黑人是由 Gorilla 的祖先降下來的。

開史的學說，以爲上述的諸現象，例如在健康的歐羅巴人或疾病的兒童裏發現蒙古型的人以及各種猿類的特殊形質，各別人種在形態上或精神上諸現象的發現等，用上述所列舉的內分泌來說明，爲最適當。

上述的各種內分泌腺都各有各的「分泌物」(Secretion)流入血管與血液共同流轉於體內各處，而支配人體的發育和成長。這種現象，就叫做「內分泌」(Internal secretion)。

二十世紀的初葉，有些學者研究食物由「胃」(Stomack) 達於「十二指腸」(Duodenum) 經過「膵臟」(Pancreas) 的作用，知道必須胃內的酸，碰到十二指腸內面的細胞，那膵臟纔開始作用。又知起這作用的命令，並不是由神經傳達，因爲縱把這神經切斷，那膵臟的作用，也還與不切斷時一樣。經了多時的研究，纔知道有一種物質，循環於血管中，送達膵臟，以傳達命令，這就是所謂 Secretin。這個研究，不但把膵臟的不可思議的作用，完全明白，並且發見了人體各部分的互相關聯，和人體怎樣支配統御的很有興味的事實。在從前只以爲動物體內各部的相互間的交通，是由像電線一般的神經作用着，但依上面所說的研究的結果，知道其外還有像郵政局一般的東西存在着呢。

這種郵政局的制度，極爲完備，決不至於發生錯誤。雖然各腺都由同一血管內通過，而能各依各的使命，達到各自的目的地，以營作用，這不是一件很有興味而且很爲重要的事情嗎？至於起這現象的原因，大部分的學者都說這是「使者」和「被使者」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牽引力存在着。

這「使者」的達到，變爲一種刺激，就起一定的生理作用，其結果在這部分就發現某種一定的體形上或官能上的變化。但是使者和被使者間的牽引力，不是時常相等的，因此，在人體的發育和成長上，就起種種局部的不同。從上面的關係看起來，我們對於由肢端肥大症而發生的種種變形的理由，就很可理解了。同時對於人種及個人間諸形質的千差萬別的變化，也可以十分明白了。

開史說：我想信假如關於支配人體發育成長的「機制」人類的智識，更進步起來，那人種分化的原理，一定可以迎刃而解罷！

一九二八，五，一日，於東京本鄉。

美國的空中發展

敬 六

在一年以前，美國商業飛行，尚不及德法之發達，最近因政府與人民努力的結果商業飛行事業蒸蒸日上，現有五億金元之投資，可謂已執世界之牛耳。一九二六年，美國會會通過平民飛行事業案 (Civilian Aviation Act)，近更根據此案，規定法律，使商業部負責管理飛行機之檢查與駕駛員之資格，其處理愼重，不下於管理航務或鐵道。此種官廳的處置，是與美國商業飛行發展的前途上，有莫大的關係的。

數年前，美國人民對於飛行事業，尚不甚注意，現在則不然了。美國人民對於任何實業，無論新舊，其態度改變之速，從未有如商業飛行事業的。現在飛行航線圖已印行了，爲飛行便利起見的航路標識已安置了，特別天氣的報告工作已分配好了，對於個人關於飛行路線的建議，也正行鼓勵。

但是比這些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民的覺悟。據不久以前的公布，美國海軍應募人，差不多都報名加入飛行訓練班。民衆方面也有同樣情形，所以美國差不多可以說是空中覺悟了。最近政府官吏有一篇演說，他的題目是：商業的空中運輸降生於一九二六年。阿蘭哥布漢爵士 (Alan Cobham)，以三百二十小時，完成其由英格蘭至澳大利亞洲之二萬八千里環繞飛行，當其抵紐約時，他對於此種新事業在將來的意義，有如下的意見。他說：『現今年方四五歲之小孩，至十五歲時，自然要高飛起來，而且不用授以必需的教練，正如現在的青年，幾乎無需學受操縱汽車的教練一般。』

現在美國飛行事業的狀況如何呢？飛行雜誌的經理人斯賓塞 (G. K. Spencer)，在現代史料雜誌有一段記述，說道：『我在芝加哥與太平洋海岸間飛行時，觀察到千百的飛行船停泊在籬園邊，牧場上以及農家和畜牧場的附近，這顯明的是農夫與他們主人的財產。在普列斯各得 (Prescott)，窩瑪哈 (Omaha)，洛斯安接爾斯 (Los Angeles) 諸地，天空交通的一大部分，是仰給於農場和牧場的飛機。』

現在商業飛行，依然有賴於貨物和郵件。運費是每噸二元九角至四元四角一哩，這雖然貴，但是比起從前馬車快遞時百六十元一噸的價，要便宜多了。飛行的遠近，是用時間計算的，從芝加哥到紐約飛行時間是四點二十分，平均每小時飛行一六七·三哩。飛行事業的發達，當然是需要更多數的飛機製造所和工程師，現在雖然好像新異，然而將來的趨勢，很顯明着，飛行要變成一種如同汽船般的普通事件。因爲現在領了牌照的飛機和駕駛員，差不多可以擔保絕無危險了。

美國商業飛行用的飛機在三千五百架至五千架之間，從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飛機的製造增加了三分之一，現在增加的愈多了。去年所載郵件飛行的距離，計算起來有六百萬哩。二百九十架私人飛機飛行的哩數，是五百四十萬哩，其餘零碎飛行事件不計，有二十萬以上乘飛機的人客，與百七十七噸的貨物，包括郵件在內。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飛行哩數的估計，是二百二十二萬哩，一九二六美國飛

船和寒氣飛機，飛駛北美合衆國與加拿大之間，有了七十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九哩，當地球的七十一圈。然而都不及去年。在這些飛行之中，據飛行公司可靠人的報告，只有三架因爲馬達部的損壞，致使中途降落。

歐洲飛行事業是以德法爲領袖，從前美國不及，但現在她們不及美國了。德國一九二五至二六一年之間，計飛行四百六十五萬哩，載乘客十三萬四千名；法國同年飛行的距離，近三百萬哩。現在雖然也稍有發達，但不及美國遠甚。不過歐洲飛行事業與美國稍有不同，歐洲的飛行事業，注重乘客，所以乘客較貨件爲要，而美國則據商業部長荷佛 (Hoover) 之意，則以爲商業飛行計劃之基礎，應建築在郵件及速遞貨件，而以乘客爲副件。因爲單引擎 (one engine) 飛機，使可裝載貨物，而乘客則非三引擎飛機不可。乘客裝載依荷佛之意，除非飛機平常速度增至每時飛行二百五十哩時，無發達希望，而現在飛機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時九十至百五十哩。

美國現已有飛行商會。據稱現全國有三千六百零八所飛機場，二百二十五所是商業用，三百十所是地方用，二千六百七十二所是急時用。其對於柯列芝總統的報告有道：『十一年前，某種工程建築會社，對於牠們前途的計劃，常懷疑懼之念，但牠們現在已預備原料和技能，去應付那些因海軍，陸軍，郵政和商業各部的熱烈合作所引起的需要了。一年前，在內地飛行的飛機，有少數定了合同，預備製造。……有郵政部的合作和商業部的協助，使其發展，故今日始可云，商業飛行在美國成爲事實。』同樣，飛行全國顧問委員會的年底報告，亦表示同樣意見。柯列芝總統在國會報告時道：『美國飛行事業在世界上，無論私有應用方面都可以稱爲領袖，至少在軍用飛船的專門學識發達上，較其他進步國家已勝一籌，而在商業飛行上所必需之專門學識，也超越他國，至少也能平衡。』

現在美國各重要城市，有一律設飛機停泊港之精神，人民對於飛機的興趣，尤爲增進。二十三個大學已實行教授飛行課程，其中五校在工程部有完全的訓練。有些學校是以前設有的，現在更加擴大了。當如譚尼兒基金 (Daniel Guggenhein) 給與加洲工科學院以六十萬贈金，給麻省工科學院以二十三萬金，給米其根大學七十八萬金，給紐約大學五十萬金，爲提倡飛行事業之用。他們已定有空中商業案，依照計劃，五年發達完成。更與陸海商各部，定有空中飛行具體制度，政府官吏又希望今年較去年更多三百萬至四百萬哩的空中航線。

現在美國空中航線已有十三路了。冬季更有至阿拉斯加一路。福特汽車公司，鐵路公司，郵政電報公司，電氣總公司等，現已與飛行局接洽，允爲轉運一切。至於飛行安全，現似已不成問題。英國自一九一九年來，有四百五十萬哩之飛行，只有四人死亡；德人購飛行票時，即與以生命安全的保險，故有人且謂飛機較汽車與鐵路爲尤安全矣。總之，美國是飛行覺悟了。將來的發達，自是意中事。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五月份收到者爲限

現代婦女一卷三至四期　上海愛文義路哈同路口愛文書局轉
市政學綱要一册　董修甲
野火五期　南京中央大學
中國鳥學叢書一集　廣州中山大學
中國獸學叢書一集　廣州中山大學
流水二期　南通張謇中學
我們創刊號　上海北四川路西海寧路曉山書店
現代小說一卷三號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青年友八卷五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學藝八卷九號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三十五號中華學藝社
語絲四卷一八至二二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貢獻二卷六至八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現代評論七卷一七七至一八一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清華週刊二九卷一〇至一三號　北京清華學校
北新二卷一二至一三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中華教育界一七卷二期　上海中華書局
海潮音九年三期　泰縣南門內回子碑坊泰縣佛教居士林
新女性三卷四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良友二五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一般四卷三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眞美善二卷一號　上海望平街眞美善書店
醫學原著索引五卷四號　奉天八幡町三番地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科學一二卷十期　上海亞爾培路三〇九號中國科學社
醫藥學五卷三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新月一卷二至三號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
戈壁一卷一至二期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
當代一卷二編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嚶嚶書屋
洪荒一卷二期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
長夜三至四期　上海愛文義路哈同路口愛文書局



老僕人的故事

蹇先艾

這幾年來還能引起我依戀故鄉的情懷的，只有一個林富，那白髮蕭蕭的林富了。他的深沉的面部泛着青白的顏色，眉目的表情裏都充滿了笑意。在低回的夢中或者沉思裏，我彷彿還看見他慈憐的影子呢。

他是我家的一個老僕人，同時也是愛護我們的天使。聽說在沒有父親之前，他就來到我家了。闔家都感到他爲人的忠懇與和藹，和他相處着很爲泰然。一則也是他的資格老經驗深的緣故，大家所以對他才發生一種敬仰。我十歲的那年，他已經漸漸暮景蒼茫起來了；自然他是和平常的老人們一樣的凋損，但卻沒有什麼衰頹的徵象。灰白的頭髮在頭頂上天然縐着許多紋路，嘴邊貼着幾根蓬葺的短鬚，他似乎很愛惜他們，常常喜歡用指甲或者柳木小梳去順理。有時碧白相間的鼻涕都飄浮在上面閃動着光輝。他喝着自己深嗜的濃湯釅茶時，鬍鬚往往都浸入碗中，我們在一旁指手畫脚的嘻嘻地抵着嘴笑，他不惟不嗔怒，而且喝得越發起勁，發出吭咳的聲響來。甚至於故意做出種種怪的臉嘴和令人發噱的手勢，招引得我們墮入了趣味的狂喜之中。

他是一個比較肥碩的老人，走起路來，也并不彎佝着腰部，皮色灰白鼓着青筋的兩手，拄着一根他自己削成的梧桐拐杖。但偶爾他還可以棄掉了扶持，走路依然不減拄杖時的平穩，并且有增加步履速度的可能。他笑的聲音很細碎，談吐的語調也極其低沉，而貯滿着溫煦與和諧，多半是嘴唇略微顫動。我們一次曾經逼着他張開口讓我們窺探，其實他嘴裏面會有什麼寶藏呢？不過幾瓣搖搖欲墜的黃牙罷了。從這一端，也可以看出那時我們是怎樣的好奇來。

● 我們的林富似乎不認識什麼字，一本百家姓放在他的繡花枕頭之下，已經破爛而且短了好幾頁，已存的一部分也染着不少的油漬。此外

便沒有看見他有第二本書。也許是人上了歲數的緣故能，家人從來就不給他什麽固定的工作。他喫飽了飯，不如說是當他高興的時候，便蹣跚地走出廚房，提起洋鐵噴壺澆潑院內的花草，井然有序的搖動着壺耙，紛灑出點點的水珠。他閒暇之餘，常常愛緩步走到我們的門前來，低聲叫道：

「少爺，小姐，來呀！跟老林到花園耍去吧！」

我們一看見他的笑臉或者聽見他的聲音，便會像小麻雀似的跳躍起來，即令是在喫飯的時候，都會抛了碗筷飛奔而去。他十有九回都是背上揹了一位小的，手裏牽着兩個——這就是姊姊弟弟和我三人。

有一天，我們這一羣老小眞遐意極了。父親特許他帶我們到火神廟去看戲。他把我們放在戲台前面，我們高興得幾乎爬了上去。還記得演了一齣定軍山，紅鬍子進，白鬍子出，鼓聲催動得比下暴雨都還要凶還要急，這種戰爭的武打戲，不用說是非常合我們的口味的了。林富在一旁還給我們滔滔的講着三國上的這段本事，直增長我們的興致不少。歸來，天色已經是斜陽黃昏的時候，我們都在走廊的欄杆上坐着。這廊子後面是一帶忽綠的竹篁，平鋪着像繡成的海波汎瀾的屏風。從廊階下去，離菜園不遠，隱約可以望見山榛的樹籬。此時天邊的晚鴉正在噪着歸曲，麻雀也喁喁在簷上低語。林富在這很是清涼的境地之中似乎是神往了，我們都缺乏領略自然的心情。不知為什麽，大家忽然異想天開要他找起麻雀蛋來。姊姊兩眼充滿了好奇的微光說道：

「我想總歸有趣的，麻雀不是麻的麽？他的蛋也該是麻的才對。」

「那麽，鴉雀的蛋也應該是黑的了？如果按顏色說的話，姊姊！」我有點不信的駁詰。

「那自然。」姊姊好像很相信自己年長，而且知識也很豐富的樣子，不加思索的肯定答覆。

「我還沒有看見過麻雀蛋是什麽樣子呢！我敢說他一定很小，你看麻雀就不大嗎！哥哥，你說對不對？」弟弟也發起議論來了。

「確？在磨屋裏頭。」我取笑說，「還有沒有確的道理！沒有確，我們今年就喫不成磁粑——怎麽舂米？」

林富也顫動笑聲了，望着我說道：

「麻雀那裏就下蛋了呢！還要等幾天哪！」

過了一些日子，我們果然看見一個一個的小麻雀兒啁啾亂鳴，啣着纖細的乾草和雞鴨的毛羽到簷角裏去，不久又輕翾地飛出來再尋覓同樣的材料。像這樣不停的工作，經過一整下午。老林凝注的旁觀，他心裏卻怦然動着，顯露一副喜悅的臉來，好像說：諸位呀，請你們不要忙，做那件事的時間已快來臨了。

又有幾天工夫，老林找我們來了，眯着眼，像朦朧的星眸的開合，笑着問我們：「你們這些淘氣的小孩呀，不是要找麻雀蛋嗎？」

「你這不淘氣的老頭子呀，還不給我們找嗎？」姊姊也學他的口吻說。

『林爺，走走！』弟弟拖住他的袖子。

『麻雀不是窠都做好了嗎？一定下了不少的蛋了！』我也扯住了他的衣角。

他悄然無聲，跑到磨屋後端了樓梯來，爬上屋簷，氣都不出地站在梯子的盡頭；側一側圓顱，和煦的陽光繞射着，他的心包裹在靜穆裏了。輕輕地有翅翮摩擦的聲響，兩隻麻雀接着撲的一聲，從簷下的巢穴中飛逃出來了，小翅微微地顫抖，跳到對面的屋脊上吱吱喳喳的哀鳴。這突如其來的襲擊，眞使他們驚惶。

『少爺！……』老林透出一縷得意的笑痕。

我們很奇異的望着他的手已經探進簷角裏去。等他的手伸出來時，麻雀住宅的木材穀草和雞毛都飄飄地墜落下來，浮在地上。房上忽然滑的一響，跌落了兩塊碎瓦。老林忙着退下樓梯，將兩手的灰用勁的拍散，把梯子打橫的放在牆邊。

『麻雀蛋呢？在那裏？』弟弟等得不耐煩了，首先發問。

老林答道：『忙些什麼？早遲總有你們的！』

說着，便和我們在階沿坐成一排，他從懷裏去摸索（也不知他幾時放入衣袋的？）我們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他的手上。果然兩顆淡麻而橢圓的小蛋被我們看見了，比蠶豆還要小些。我們這十幾天以來沉沉不定的心，纔漸久得以鎮靜。

『少爺小姐們，這回該滿意了罷？』他當然不是訶責我們，而是眞心的問訊。至於這一對巧小的雀蛋後來是怎樣把他處置的，恕我的記憶力太薄弱，再也想不起來了。

老林很愛喝酒，自然茶和湯他都同樣喜歡，尤其是茅台村的酒，這是故鄉好酒的一種。他每逢喝得酩酊之後，便不論橫豎的倒在床上去酣聲大作的睡。我們是絕不敢去驚動他的，因爲父親曾講過酒漢毆人的可怕的故事，我們那裏有膽量敢去撩撥這位倉老的酒瘋子呢？他醉後有時很傲慢的尋人出氣，最愛露出不快意的面容，冷冷地說：『別的也不要提了，就單說太陽吧，也比你們這些小孩子多看見幾個呀！』

他陪伴我們消遣童年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常常舉行的要算畫圖。如像找麻雀蛋之類，至多在一年中也不過一兩次而已。這個到現在我還以爲奇蹟的，就是老林識字不多，卻能畫得一筆好畫。他會畫各種飛禽與野獸，或者鎧甲鮮明的元帥將軍。我們每值學校課畢歸來，便到母親屋內去偷大捲的草紙，姊姊磨好了墨，弟弟抱着筆筒便跑到他屋裏去。他向來是一個人一間房子，不愛和別人糾纏，裏面收拾得很雅潔：進門橫安了一張茶棹，對面是床，此外不過稀稀疏疏的兩三張椅子，壁上掛着幾幅他自己的傑作。外出時，他總是把門鎖好，在屋子裏便深深地閉掩着房門。

『林爺，怎麼不開門呢？』常常都是如此的，姊姊先去敲門。

『小姐，稍微等一等罷，我擦乾淨了棹子再說。』

『開門哪！』我總是在後面咆哮的催他，『快！快！』

這樣一來，門就應聲地打開了。我們忙着一齊的蹌進去，爭先恐後的樣子。放好了器具，一個抱着頭，一個扳着腿央告他趕快動手。他照例要捋一捋他那灰白的短鬚，假粧出嚴肅的神情說道：『我們先說好：一個頂多三張，再多了不行！』其實那回不是畫到紙完，我們才肯罷休呢。

是一個夏天的晚上，螢火蟲正在花前明滅的閃耀着紅的燈籠。隱約地有一片蛙聲來替帶蟬的歌曲。明月光布滿了中天，這幽境裏洋溢着不少的詩意。我們一家都在院中納涼，芭蕉扇不停的轉動。老林也挪了一條板櫈，旁着石欄坐下。從石欄可以模糊望見光影瞑茫中的城郭與對面桃源洞的塔峯。人影都麕集在這院宇，指手畫脚地閒談起來。我們也趁此在那里嬉戲，故意播揚喧嚷的聲浪。月下的人羣，要推林富最老了。而從幾個長輩的老年人中看來，卻覺得他的精神異常矍鑠，猶如一棵古勁的松樹，在瀲灔的月輝中傲然獨立。他很沉默的，低下了頭，並不去附和家人們的言論。我這時正坐在母親的旁邊，斜眼偷看他的神態似乎很不自然。

他猛然立起身，歎了口氣，又坐下去，翹起腿來。他的一副蒼顏，遙對着天邊絮片似的白雲，在無極的藍空飄幻飛逝；漸漸地兩肩聳動，嘴尖開裂着抖戰，淚雨潤濕了他的雙瞳了。

『這又是為什麼呢？』向來能夠探索他的隱情的父親，正坐在我的左側，披襟當着蘊含槐香的晚風，看了他一眼問道：『林爺心裏好像又有什麼不痛快的事情罷？』

他好像臉上更增加蒼白了，陰鬱的嚴厲的空氣在包圍着他，并未注意到旁觀者的窺覗，仍舊癡惘的目矚着天邊。一面捲起寬大的袖子來，想拭去臉上的淚痕，覺得身邊一如沒有旁人了。及至聽到父親第二度的發問，才轉過身來。

『唉！』他深深歎了口氣說，『我想起我的昆兒的死掉，離現在差不多快七年了。』

老林有一個兒子，是我們的佃戶，在我三歲時便死去的。那時我們正隨着父親在四川的一個縣任上，沒有回來。母親告訴我是這樣說：小林很聰明而且孔武有力，死去的緣因，是因為和族人爭田產而發生械鬥，結果受了很重的創傷把命送終。至於老林呢，每一提起他的孩子，總是兩行清淚；尤其是每逢酒醉，便想起他的昆兒，沒有一次不痛哭搥胸的。那夜我親眼看見他懷念愛子的悲痛，纔曉得母親的話更其是千眞萬確的了。

父親大概受了過分的感動，也有微微的喟歎從唇間漏出，安慰他道：『林爺，都是一樣的孩子啊，又分什麼彼此，你儘管拿我的孩子當自己的一樣看待。你也有這樣大的年紀了，就算他們的叔伯罷，有什麼不可以。——况且昆兒死掉好些年了，你何苦這樣呢？』

他哽咽着說：『唉唉，我已經六十來歲的人了，自己也沒多有一個孩子。是呵，孩子都是一樣的呀。我總覺着人家的不是自己的呢。老爺，你眞

是有福氣的人呵。」

「說起孩子來呢，」父親說道，「老年人不過是想個靠頭罷了。你在我們家住着，穿喫還躭心嗎？養你到百年，我們總可以辦得到的，一點也沒有問題。」

「不是這個——」

「那末還有什麼罣慮的事呢？」

「沒有什麼，這只怪我老顢頇，自己想不透。」

「這倒不見得，林爺，我知道你是一個天性很厚的人。」

「天性很厚嗎？也許是的。」

「不是天性很厚的人，決不會向你老人家這樣的動感情。」

「是呀，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我的阿昆，如果有他在，我總不會像現在這樣孤單，落魄！」

父親暫時保持着沉默了。

「老爺，親生的兒子總歸不同，他是自己的骨血呀。」

這番話家中大部分的人聽着都很淒然，或者是親身感到阿昆的可愛，也許老人的話太悲哽了，大家都不謀而合的起了感慨。這只是我片面的推測，實際上的情形，未必就不是如此罷？那時在我天眞未泯的心中，頗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然而并不知道哀愧也不了然沒有子女的晚景的淒涼是怎麼一回事。

父親當時是竭力用別的閒話來支吾着，恐怕更進一步的深談，只是愈增加老林的淒愁，淡淡的幾句話便把這件事結束了，事後自然也沒有人再行提起。

這是距這件事發生的第二年清明。趁着溫煦的春風飄拂，清朗的中天劃着纖穠的雲影，綠草散布在林野，綺麗的野花香一陣一陣地襲人，我們都議定淸明早上從家中出發到鄉下去上墳。每年像這幾天這樣晴美的天氣眞不容易遇到，我們自然是喜氣洋洋。父親的規定：凡老年的人們一概都不去；因爲這樣長途的跋涉，恐怕他們會感到異樣的疲乏；再則他們徘徊墓前的時候，不免又要觸景生情，追思起既往來，愈增悲感。但老林卻成了例外，他是趁便去給愛子上墳，照料我們當然也非他不可。我們眞高興這位和藹的老人同行，父親沒有法子駁覆，雖然不很願意，也只得依從了。

頭一天的夜晚，老林屋裏熒熒的燈光比尋常大得多了，悄然掛在床欄上。隱約可以望見他的憧憧的影子在室中頻數地來往。他正在檢理被褥和箱子，顯出十分忙亂的情形。我們那晚上因爲盼着第二天到鄉下去玩比什麼都急切，一點睡意都沒有，都一齊到老林屋子裏去找他談天。他已經捲好了龐大的被褥，一個小小的提籃內，裝滿了許多零碎什物，如罐頭筒破鞋之類。壁上的畫也撕下來包了東西。一間屋內，空空的什麼陳設都沒有。他看見我們走來，彷彿神經受了刺激一樣，又如期待我們已經很久了似的，一把拉住姊姊輕撫着她的手背，紅着兩眼說：

『小姐，我打算到鄉下去，從此就不再來了。』

我那時很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意思，但我知道這一定不會是眞的事實；因爲老林在我們家一住幾十年了，從沒有提起下鄉去住的話。他也決不會忘恩負義的，我們家待他那樣情意深濃。姊姊也許比我們大些的緣故，卻信以爲眞了，很失望的神色帶在臉上。弟弟也跟着在一旁擦着眼睛，似乎被林富的話所感動。我只是癡癡地靠着牀沿，說不出是怎樣一種心理，或者是有點惘然和懷疑罷。

『林爺，你眞的要走麽？』這是弟弟要哭的聲音。

『你是什麽用意？』姊姊站在椅上，扳着老林苦悶的臉問，『家裏誰跟你過不去嗎？給我說，我倒要去問問他們呢？』

『他們欺負你歲數老了不是？是那個？他敢？我不信！我們三個給你報仇。』我也摻入慷慨激昂地說。

『那個也不是！』老林說。

『那你做什麽走呢？』姊姊又問他。

『我不走！』

『那你剛纔又說走。』弟弟說。

『那是騙你們的話，怎麽就信眞了！』他一把抱着弟弟，高高地舉起來，笑着道：『我那裏就走了呢！少爺們做官的時候我纔走呢！我怎麽會捨得你們！放心呵，我要走，早八十年就走了，也不定要等今天呀！我在你們家住了幾十年，你們的家不就是我林富的家麽？』

我們聽了他的話，心裏很爲釋然，放心地去入睡了。

但是第二天老林計畫的實行，眞令我們驚訝，這是誰能夠想得到的事情呢？他，可憐的他，彷彿陷落在悲悶的情緒之中了。換了一身半新的粗布衣服，將鋪蓋捲背在肩上，一手提着竹籃，牽動着沉遲的嘴唇，感情在筋肉上透露得非常劇烈，口裏唏唏着，怯弱無力好像受了重創似的站在堂屋門外。父親恰好從外面進來，正從他面前經過。

『老爺！……』他嘶聲地說，拄着杖，靠近門檻。

『什麽事？怎麽行李都帶下鄉去？你今天臉色太不好了，晚上沒有睡得好嗎？人不好，就不要去吧。讓趙杰帶一份紙燭去給你的兒子燒燒就行了。』父親彷彿很耽心他的健康的樣子。

『沒有！人很好！不過——』他忽然說着又停頓了。

『不過什麽？』

『不過我有一句話要跟老爺說。』

『什麽話？你說吧，不要緊。』

他還是囁嚅着向四外望了一望，很悽慘地說道：『老爺，林富這一去，就在鄉下住，不再回來了。』

他睜大了潤濕的兩眼，全身搖動着，請求的希望在心中流溢着，眞有無限的懇切。眼光完全落在父親的臉上，靜候一個回答。

『這是什麽意思呢？我眞不明白：我們家有什麽你不滿意的地方嗎？幾十年的老人家了，說走就走，爲什麽呢？』

『不是的，不是的，我的老爺！』老林很着急地聲辯。

『……』父親無語，垂下頭。

他挨近父親的身旁了，用較爲清晰的語調，斷續着，像一隻哀憐的小鳥說：『我……我眞，我眞不忍心來向老爺，你說告別的話。你們家的隆恩，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我忘記了，天打雷劈！就是老爺，我也是看見你長大的呀！——我到鄉下去的意思，唉！一則呢，我已經老上來了，交了六十的人了，古人所謂的「風前燭，瓦上霜，」在這裏住着，也沒有什麽用處；再呢，我的那個可憐的孩子，一個人在鄉下怪冷落的，風吹雨打，日曬夜露，那個是他的親人？我想去給他搭個伴，免得他生前雖然沒有享什麽福，他媽又過去得太早，他死後，有我在墳邊陪伴着，也不至於太悽涼。那麽，我這個好些年都放不下的心也放下了，我去吧，……你讓我去吧，我跟你老人家這幾十年，難道這點心事都不讓我去了了麽？……老爺！』

他的淒澀而酸楚的話的餘音在空氣中戰慄，他臉色青蒼得多麽可怕！

『唉！何苦這樣呢？』父親不由得眼圈也紅了。

『老爺！你，你讓我去吧，我的心早不在這裏了……』

『唉……』父親又不自主地感慨。

『林爺你歲數大了，鄉下又缺少什麽人照料，飲食也不及城裏的好，你何苦去呢？掛了清就回來吧。』母親聽見了，也從上房裏走出來加入勸解。

老林這時一聲不響，眼淚不住的在臉亂滾。

姊姊跑過去一把拉住他說：『昨天晚上你不是給我們說你不走了麽？你原來是騙我們的呀！』

老林這次大概是狠下心腸了，將姊姊的手摔開，也不顧她的哭泣，站在那裏像一尊惱怒的和平之神。半天，又繼續地向父母親發言了，語調比從前還要來得哀懇：『呵，我的恩人，等我完了這場心願罷。我早打定主意離開這裏了，爲了我苦命的兒子。少爺小姐，我眞不忍心把他們丟了遠走，他們也是一樣地捨不得我。這幾年來主僕們眞是好交情。——但是老爺，你想想，我只有這樣一個阿昆，他在生我眞對不住他，白白的養了他一場。他沒有享到一點福，生下來就受罪，娘在月子裏死了。從小就缺人照料，受盡了四隣街坊小孩的閒氣。長大來，眼望着有些出息，偏偏天老爺不保祐，又遭了一場橫禍。唉！我老頭子爲什麽不死呢！一個身強體壯的漢子，倒眼睜睜把命送了！天地間有這樣不公平的事嗎？他死後都沒有人伴他，多可憐！你們兩位老人積點德，做點善事，讓我到鄉下去吧！如果老不死，逢年過節，還來看小姐少爺呢。……』

『林爺，你不走好不好？』弟弟和我都異口同聲地說，想跑前去抱住他；母親瞪了我們一眼，連忙又收住脚立在旁邊。

『林爺，』父親心裏非常難過，緊鎖着雙眉，失了望說：『我已經明白，你這一番心事我眞感動。我怎麽好意思阻攔你呢？你既然去意這樣堅

決。不過我的小孩子們，他們將永遠忘不掉你這個慈善的老人，有閒空還望常常進城來玩耍。唉！我要咀咒流水似的時光，老前輩像你，如今也沒有幾個了，我也想藉着機會同你談談呢！」

母親從屋裏拿出十塊錢來遞給他說：『這一點小數目，林爺，送你買點點心喫罷。如果看在小孩們的份上，從此不要不來纔好呢。」

林富面上漸漸有了笑容，把錢接在手裏，要爬在地上去磕頭。父親忙扶起他，相向着悽楚地揩淚。在旁邊站着的人，一時都黯然無歡。於是我們一行上墳的人就出發了。

到了冷森的墓地，在昆兒墳前，老林激動了數年來蘊積的傷心，我不願意再去追想了。他結果是在附近佃戶的家裏找了一間房子住下，他迷信着晚間可以同他的愛兒相會。我們雖然戀棧着我們的老友，但是也沒法子挽他一同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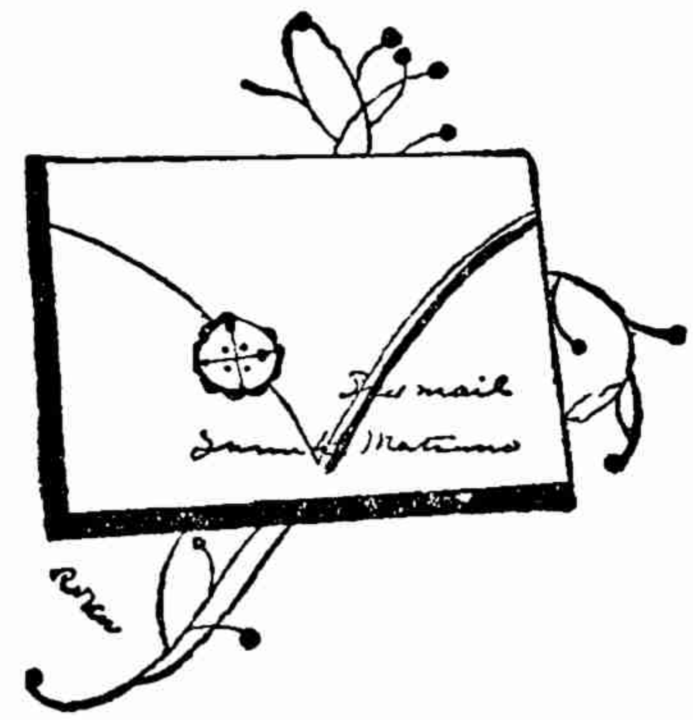
老林下鄉之後，以後很少到我們家來，除了特別事故和父母的生日與節氣外。



那年的秋天，我和弟弟決定北來。動身的早晨，母親的悲傷不用提。正在忙亂之中，老林忽然得到我們遠行的消息，也趕着進城來了，見面時很愴楚的光景。他的精神好像已大不如從前，喘息頻數不定，口裏很愛咳吐，鬚髮也變得來絲絲銀白。我預料他的生存，總還有幾年，這也許是我太愛他了，所以纔要這樣熱烈的希望。臨行時風吹他頭上稀零的髮縷，嗚咽地在轎外握了我又握了握弟弟的手說：『少爺呀，你們要什麼時候纔能回來呢？』我心中比喫未熟的楊梅還要酸辛，一個字也吐不出。天呀，誰料這是最後一度的相見！

幾年來家中迭遭慘變，但聽說林富，這難忘的老人，還在殘喘中維持着生命，總還差可慰安。前些日子忽然有一個意外消息的襲來，便是他也在今年的春天病故了。啊！故鄉，彌漫着悲愁的故鄉，我對於你如今還有什麼依戀的情懷呢？

一九二七，七，六改作。



失了影子的人

德國嘉米瑣作　　魯彥譯

一

過了幸福的，但在我是很苦的海航，我們最後進了港了。船一靠岸，我就背上我的小小的行李，擠出蜂擁的人羣，走進第一家掛着牌子的便宜的客棧。我要一間房子；茶房瞅了我一眼，便帶我到一間頂屋裏。我叫他給我一點新鮮的水，又叫他仔細告訴我安摩約翰先生的住所。

『北門前，右首第一個別墅；紅白大理石新造的大屋，有許多柱子。』

『好。』這時尚早。我立刻解開我的行李，取出我的新翻身的黑色禮服；整齊地穿上我的最好的衣服；把介紹信放入袋內，便立刻向那個可以幫我實現我的平凡的希望的人走去。

走完長的北門大街，過了城門，我就看見綠葉中閃閃發光的柱子。『這就是了，』我想。用手巾拂去了我腳上的灰塵，整了整領帶，我便小心地扯門鈴。門倏然開了。在前廊中經過一番詢問，看門的就代我去通報；於是我便有被喚入約翰先生和一部分人在散步的園中的榮幸了。我立刻因肥胖的洋洋自得的光輝，辨出了約翰先生。他接待我很好——正如富人接待窮鬼一般；他甚至還向我轉過身來，雖然並沒有從其餘的同伴那裏轉過來。他從我的手中取去了我獻呈着的信。『噢，噢，我兄弟來的。我許久沒有聽見他的消息了。他康健嗎？那邊，』他不待我的回答，繼續對他的同伴們說，同時用信指着一個山崗，『那邊，我將新造一幢屋子。』他一面拆着信，一面仍毫不間斷地談着富的問題。

『最低數目，連一百萬也沒有的人，』他說，『便是——請原諒我的話——可憐的人！』

『啊，多麼對呀！』我非常感動地叫着說。

這顯然中了他的意；他朝我笑了一笑，說：『住在這裏罷，年青的朋友；我將來也許可以告訴你關於這事的意見呢。』他抽出信，隨後便放入袋裏，又轉向他的同伴。他用臂挽上一個年青的太太，別的先生挽上別

的美人，一切都舒齊，大家就向那個滿開着玫瑰花的山崗上走去。

我彳亍地跟在他們的後面不擾煩什麼人，因爲誰也沒有注意着我。這一行人很快樂，他們戲曬着，玩笑着，有時莊重地談着輕薄的事情，有時輕薄地談着莊重的事情，最快活的尤其是關於不在那裏的朋友和他們的事情。我太生疏了，想懂得這中間的種種，太困難太費思索了，想去猜度這些謎語。

我們到了玫瑰花壇旁邊。美麗的法尼，好像光的女王，固執地要親自摘一根玫瑰花枝。她刺傷了手，像從深紅的玫瑰花裏出來的那種紫汁在她嬌嫩的手上流着。這使大家忙亂起來，尋找着橡皮膏。跟在旁邊，我還不曾注意到的一個沉默，消瘦，細長，上年紀的人立刻伸手到他灰色的舊綢衣貼身袋內，拿出一隻小匣，開開了，恭敬地行着禮，把這所需要的東西呈獻給那位太太。她接着，不注意給物的人，也不道謝。傷處包上後，大家又繼續往那山崗上走去。在山崗的背後，可以享受廣大的風景，橫過公園的綠的迷宮直至無邊的大洋。

風景的確廣大而且美麗。在黑的海和藍的天連接處這時正現着一個光點。『望遠鏡！』約翰叫着說。當應聲而來的僕人們纔動步之前，那個灰色的人已經彎着身伸手到他衣袋內，拿出一隻美麗的陀倫達望遠鏡，呈給約翰先生了。約翰先生拿到眼前，便通知同伴們說，那是昨日出口的船，因逆風阻留在港裏。望遠鏡從這個人的手裏轉到那個人的手裏，不再回到原主的手裏。我親自驚異地看着這個人，不曉得這個大的器具怎樣能從狹小的袋中出來；但這好像並不敲動別人的心，他們不注意這個灰色的人和不注意我自己一樣。

清心的食品獻出來了，各地稀有的菓子，盛在最貴重的盤碟裏。約翰先生露着溫和的情誼請大家吃。這時他第二次對我說了：『你吃；這種東西你在海上是沒有吃的。』我彎下身去，但他沒有看見，他已去和別個講話了。

要不是怕地上潮溼，大家都已坐在山坡的草地上，對着面前的風景。『那便等於在天國了，』其中一個人說，『若是我們有土耳其地氈鋪在這裏。』這希望幾乎還沒有說完，那個穿灰色衣服的人已經伸手在袋內，現着恭敬的，甚至謙卑的容貌，用力從袋內扯出一塊華麗的，織金的土耳其地氈。僕人們接着，彷彿是應該這樣的，把牠舖開在所希望的地上。一行人沒有說別的話，便坐倒在地氈上面。我又興奮地觀望那個人，他的衣袋，和約有二十步長十步寬的地氈；我拭一拭我的眼睛，不曉得怎樣想纔是；尤其是，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有一點奇怪。

我很想人家告訴我，詢問人家，他是誰；但我不曉得應該問誰，因爲我怕服侍人的先生們幾乎比怕被人服侍的先生們還厲害。最後我鼓勇地走近一個年青的人，他在我覺得似乎比別的人不重要些，他常常獨自的站着。我低聲的請求他，叫他告訴我，那個穿灰色衣服的慇懃的人是誰。

『那個，像從縫衣機裏逃出來的斷線般的人嗎？』

『是的，獨自站着的那個。』

『我不認得那個人，』他回答說。於是，像想避免和我長談似的，他轉過身去，和別人談別的不相干的事了。

現在，日光開始漸漸強烈了，這使太太們不安。美麗的法尼傲然走近那個灰色的人，據我所知道，還沒有誰和他講過話的那個人，發出隨意的詢問說：『也許他沒有帶天幕嗎？』他深深地行了一個禮代替回答，彷彿不該得這樣的榮幸似的；一面他已伸手到袋裏，我看見，扯出來蓬布，柱子，繩索，鐵器，一句話，凡附屬於最華麗的天幕的東西都有了。年青的先生們都幫着撐搭，於是天幕就遮住了整個的地氈——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有一點奇怪。

我早已感覺到驚慌，甚至一種恐怖了；但再想像我的靈魂一下罷，當接着說出別的希望時，我看見他又從袋裏扯出來三匹坐馬；是的，三匹美麗的，大的黑馬，有鞍有褥！——想想罷，上帝！又是三匹備鞍的馬從這個袋裏出來呢，從這個已經出來了紙匣，望遠鏡，二十步長十步寬的刺繡的地氈，同樣大的天幕和一切附屬物柱子，鐵器等的袋裏！——倘若我不告訴你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你一定會不相信。

那個人無論怎樣的受麻煩，怎樣的現着謙卑的態度，別人無論怎樣的不注意他，但我的眼睛總是不能離開這個蒼白的容貌；這使我這樣的恐怖，我不能再久忍了。

我決定偷偷的離開這一行人，我在那裏的地位不重要，我覺得逃開是很容易的。我要回到城裏去，明天早晨我再試驗看，在約翰先生這裏得到什麼，要是有勇氣，再問他這個奇怪的灰色的人。——啊，我只要能夠逃脫！

我的確已幸福的偷偷地走過了玫瑰花壇，下了山崗，走到了空曠的草地上；這時我怕被人遇見自己不在路上，四面探望着。——我多麼害怕啊，忽然看見那個穿灰色衣服的人跟着走近我！他立刻對我摘下帽子，深深地行一個禮，像這樣的禮，還不曾有人對我行過。無疑，他想對我說話了；如果我不願失禮，我就不能避免他。我也摘下了帽子，彎下身去回了一個禮，光着頭站在陽光底下，彷彿被釘釘住了一般。我心中充滿了恐懼，凝視着他，好像一看見蛇，便嚇得僵硬的鳥兒。他自己似乎很難爲情；他沒有抬起眼光來；他三番四次的彎下身去，走近我，低聲而顫動的，近於乞丐的聲調，對我說：

『請這位先生恕我唐突，我和他這樣不相識，竟敢走近他；我對他有所請求。請惠允——』

『啊，上帝！』我嚇得叫着說，『我有什麼可以做呀，爲這個人，那個——』我們倆都難爲情了，我好像覺得臉紅了。

過了一會沉默，他又說了：『在剛纔短促的時期中，我有親近你的幸福，先生，我好幾回——請允許我告訴你——眞的能夠帶着說不出的驚羡觀看你那在陽光下美麗的，美麗的影子；而你好像含着一種高貴的輕蔑，自己毫不注意的把至美的影子丟倒在你的腳旁，離開了你。請

恕我提議，這眞是太大膽了：你或者不會不喜歡，把你的影子讓給我罷？』

他沉默了。我覺得我的頭裏彷彿有磨坊裏的輪子在轉動着。對於這個買我影子的奇怪的提議怎麽想呢？他明明是發了瘋了，我想。於是我變了聲調，較諸和於他的謙卑的聲調，這樣回答他說：

『哈，哈！好朋友，難道你有了自己的影子還不夠嗎？這眞是非常奇特的交易了。』

他立刻又說道：『我的袋裏有着各種各樣的東西，這些東西或許在先生不是完全無價值的；換這個無價的影子，我相信出最高的代價還太少了。』

這使我又被寒戰所襲擊，當他提起這個袋的時候；我不懂得我爲什麽竟會叫他「好朋友。」我又說了，而且想竭力用無窮的和氣去糾正。

『但是，先生，請原恕你的卑微的僕人。我當然不會正確地瞭解你的話；我的影子到底怎樣能——』

他截斷我的話說：『我只請求閣下允許我拿起你的貴影，讓我放入袋裏，至於我怎樣做，那是我的事情。此外，要證明我對於先生的感謝，我可以讓你選擇我袋內放着的所有寶物：開門的仙草根，取寶的蔓陀羅華草，產子錢，刼錢的銀圓，羅倫陀扈從的聚餐桌布，廉價的縊人的妖怪。但這種種當然不能中你的意——最好是福爾士那妥的隱身帽，和他的一樣的，新補好的錢袋！』

『福爾士那妥的錢袋！』我叫着說，截斷了他的話。無論我的恐懼怎樣的大，他已用這一句話捉住了我的心靈。我的頭昏暈起來，我的眼前彷彿閃爍着許多重量的銀幣。

『請閣下惠視，檢查這隻錢袋。』他把手伸入袋裏，捏着兩根結實的皮帶，扯出一隻不大的，西班牙皮堅製的袋，交給我。我伸入手去，拿出來十個金錢，又是十個，又是十個，又是十個。我迅速地伸手給他，說：『好！就是這樣，爲了這錢袋，你拿去我的影子罷！』

他同意的握了一握我的手，接着就跪倒在我的面前，我看見他可驚的敏捷，輕柔地把我的影子從頭至脚扯開了草地，取起來，捲着，摺疊着，最後放進了袋裏。他站起來，又朝我行了一個禮，隨後就向玫瑰叢中退去了。我好像聽見他在那裏低聲地暗笑。我緊緊捏着袋帶；在我周圍的地上，陽光清晰地照着；我心中還沒有清楚的知覺。

二

最後我回復了知覺，急忙離開那個不再希望回去的地方。我先在我幾隻衣袋內裝滿了金子，隨後把袋帶套在我的頸上，把錢袋藏在懷裏。沒有被什麽人看見，我走出了花園，到了大路上，直向城裏走去。當我正被思想佔據着走近城門的時候，我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着說：

『年青的先生！喂年青的先生！聽我說！』

我回頭去看，是一個老婦人在我後面叫：

『先生，你小心，你失掉你的影子了！』

『謝謝你，媽媽！』我丟給她一個金錢，報答她善意的勸告，便往樹下走去。

不久到了城門旁，我又必須聽見看門人的話，說：『先生，你在那裏丟了你的影子呀？』立刻幾個女人又叫着說：『耶穌！馬麗亞！那個可憐的人沒有影子了！』這開始使我討厭，我便很小心的避去在陽光下走路。但這個不能到處如此；例如在那條我必須首先跨過的寬街上，我便遇着了不幸，恰恰在這個時候，孩子們從學校裏出來了。一個該咀咒的駝背的頑童，我現在還看見他，他立刻就知道了我沒有影子。他立刻大聲的叫着，向所有城下博學的頑童們告發，於是他們就開始指摘，丟泥土到我身上來。『正人君子是都有帶着自己的影子在陽光下走路的習慣的！』他們叫着說。想解脫這困難，我慷慨地向他們中間丟着金錢，跳進了善心人預備給我的馬車。

當我發見我獨自坐在轉動的車中的時候，我立刻號啕大哭了。預感明明已在我的心中起來：在地上，金錢雖然比功績和道德貴，但影子的價值比金錢還高；而現在，我已把影子換了金錢，把我最貴重的東西犧牲給我的良心了；我將，我該在地上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又非常的心慌意亂起來，當車子停在我先前所住的客棧門前的時候。我怕那唯一的印象再走到那個不幸的頂屋裏去。我叫人把我簡單的行李取下來，憎恨的接着，丟了一些金錢，叫馬車夫拖我到一家最闊氣的旅館去。那屋子是朝北的，我不用再怕太陽了。我給了車夫金錢，租了幾間前房，立刻把我自己關在裏面。

你想，我現在怎麼樣呢？呵，我的親愛的嘉米瑣，這甚至在你面前說，也使我紅臉的。我從懷裏取出那個不吉的錢袋，一種狂暴彷彿爆燃的火焰在我心中麕集起來，我取出金子，取出金子，又是金子，把牠丟在地板上，在牠上面行走，把牠敲撞着，丟擲着，用金子的光和聲音娛悅着我的可憐的心，金子時時多了起來，直至我疲乏地倒在這個華麗的睡牀上，恣肆地挖掘着，在牠的上面打着滾。這樣的過了一天一晚，我沒有開開門來；夜間，我躺在金子上，隨後睡熟了。

我夢見你。我好像站在你那小房的玻璃門後背，從那裏看見你坐在你的工作檯旁邊，骨骼和一束乾的植物的中間；在你面前攤着哈婁，洪保得，林內的作品，你的沙發上躺着一本哥德的書和仙環。我看你很長久，和你房中的各種東西，隨後又看你。但是你沒有動，也沒有呼吸，——你已經死了！

我醒了。時候好像還很早。我的錶已停。我覺得自己好像被人打過一般，此外又渴又飢；從昨日早晨起我還沒有吃過東西。我忿怒而且厭惡的推開了金子，不久以前我用牠滿足我愚蠢的心，現在牠使我討厭了。我不曉得怎麼辦纔好。牠不能這樣的堆在地上。我試驗錢袋能不能再把牠吞進去——不能！我的窗子沒有一個開在海上。最後我不得不流着汗，努力把牠拿到書齋中的一口大櫥那裏去，把牠放進在那裏。我只

留下幾把金子。完了工，我精疲力盡的躺倒在睡椅上，等待着直至屋中開始有人走動。我叫人儘快的拿食物，而且把主人叫來。

我和這個人討論我居室的佈置。他薦本台耳做我的私役，他的忠誠與敏活的相貌立刻使我寵愛他。從此他專心的安慰着我，伴我度那苦惱的生活，幫助我忍受我的悽暗的命運。我整天在我的房子裏，和一些傭工，鞋匠，裁縫，商人，廝混；我開始創造家產，尤其是買了許多珍珠和寶石，想至少減少一點已有的許多的金子；但那一大堆的金子，好像怎麼也不能減少。

這時，對於我地位的痛苦的疑惑佔據了我的心了。我完全不敢走到我的門外去，天還沒有黑，我就叫人在我的房裏點起了四十支蠟燭。我發着抖，想着和學生們可怕的那一幕。這需要多少的勇氣，當我決定再試驗一次公衆的裁判的時候。——那幾夜都有月光。一天晚上，我披上寬大的外衣，深深地戴上我的帽子，偷偷走出了屋子，像一個罪人似的發着抖。我離開了遮蔽我的那些屋子的影子，走到一處月光照着的孤立的空場上，預備從過路人的口中聽我的命運。

請允許我，親愛的朋友，再痛苦地重述我所忍受的一切。女人們是常常現出深切的憐憫的，當我使她們感覺到憐憫的時候。但這些表示并不比那些人的表示少刺我的心：青年人的譏笑，男人們的傲然的輕蔑，尤其是有大影子的那些胖子們。那時有一個美麗而可愛的女郎，似乎是在陪伴她的父母同行，小心地只在她的脚前看着，湊巧朝我轉過明輝的眼睛來；她顯然害怕了，一看見我沒有影子；她用面紗遮住了她的美麗的面孔，低下頭，輕輕地走了過去。

我不能再忍受了。鹹性的流水從我的眼裏湧了出來，心割裂了一般，我踉蹌地走到了黑暗的地方。我不得不拊着屋子行走，助我的脚力。緩而且慢的，我走到我的住所。

我這一夜沒有睡熟。第二天，我立刻命人到處尋找那個穿灰色衣服的人。也許我又找到他的，我想；那便多麼快樂，倘若他也和我一樣的在懊悔這個不謹慎的交換！我把本台耳叫來，他似乎活潑而且敏捷；——我精確地把那個人敍述給他聽，他有寶貝，我說，沒有這個，我的生活便只有痛苦。我把看見他的時間和地方告訴了他，把所有在場的人都描寫給他，又加上這記號：最要緊是問他陀倫達望遠鏡，織金的土耳其地氈，華麗的天幕，最後烏黑的坐騎。他的歷史，我說，沒有精細地知道，是和這個神祕的人的連接着的，他在每一個人看起來似乎不重要，但他的出現毀壞了我一生的安靜與幸福。

說完後，我拿了一大袋幾乎拿不動的金子給他，另外又加上許多非常貴重的珍珠和寶石。『本台耳，』我說，『這可以打開許多道路，使許多不可能的事情容易起來的；不要吝嗇，不要像我一樣，你去帶回你主人的唯一的希望所系懸的消息，使他快樂。』

他走了，他回來時遲而且苦悶。約翰先生的僕人，和他的賓客——他已和所有的人說過——沒有誰稍微記得這個穿灰色衣服的人。新的

望遠鏡已不在那裏，也沒有誰知道牠從那裏來；地氈和天幕尙在那一個山崗上，僕人們都頌揚着他們主人的富裕，但沒有誰知道他從那裏找來這些新的寶物。他自己喜歡牠們，但他不知道牠們的來源，他不以爲意；馬在廐裏，騎馬的年靑的先生們，在稱讚約翰先生的慷慨，因爲那一天他把馬贈給了他們。這就是我從本台耳的詳細報告中所得來的種種了。他雖然沒有成功，但他的迅快的用心，和謹愼的行動得到了我的相當的稱讚。我憂鬱地做一個記號，叫他讓我獨自在房中。

『我已經』他又說了起來，『把最重要的事情報告給我主人。我現在還有一點話要傳達到。我今天早上爲我的事情走出去，得到這樣壞的結果，在門前遇到一個人，他親口對我說：「請你對彼得希理米耳先生說，他不能再在這裏看見我了，因爲順風，我就要到海口去，搭船走了。但是過了一年的間歇，我就有再來訪謁他的幸榮，那時我對他要求別的，也許在他是値得接受的交易。請把我的謙卑的敬禮帶給他，幷且使他知道我的感激。」我問他是誰，但他說你一定知道他。』

『那個人什麼樣子呀？』我心中充滿了預感，叫着說。本台耳敍述給我聽，他穿着灰色的衣服。一種一種的相貌，一句一句的話，恰恰和他所忙着探聽的那個人一模一樣。

『不幸的人呵！』我叫了起來，扭着手，『這就是他呀！』他立刻明白了：『是呀這是他，這眞的是他！』他吃了驚，叫着說：『我瞎了眼，這樣的愚蠢，沒有認出來，我負了我的主人了！』

他大哭着，非常苦惱的埋怨自己起來。他的失望連我也感到憐憫。我安慰着他，說了好幾次，說我並不懷疑他不忠心。我又立刻叫他到海口去，倘若可能，跟踵那個人的蹤跡。但那一天早晨有許多因逆風停泊在港內的船都開了，都向預定的別的地方，別的海岸去了。那個灰色的人已像影子一樣的隱沒，不留一點痕跡。

三

翅膀於他有什麼用處呢，如其他已緊緊的被鐵鏈鎖住了？這只有逼着他愈加失望的恐怖！像法夫內爾在寶物旁一般，我不要誰的安慰，受着許多苦，躺倒在我的金子旁。我已不再愛牠，我咒咀牠了，因爲我看見我已和各種生活隔離。我只把我憂鬱的祕密保留在我一個人的心中，我怕我最卑下的僕人，同時我又妒忌他，因爲他有顯露在陽光下的權利。我悲傷地在我的房裏度過許多晝和夜，煩惱咀嚼着我的心。

另外還有一個人在我眼前苦惱得萎弱了：我的忠誠的本台耳不斷地用沉默的埋怨，責備着自己，說他負了主人，沒有認出他所應找的人，他相信這個人和我苦悶的命運是有密切關係的。但我怎樣也不能埋怨他；我在這件事情中認得那個不識者的神祕的性質。

想種種都試驗一下，我有一次打發本台耳拿了一個非常貴重的發光的金戒指去請城裏最著名的畫家到我這裏來。他來了。我叫僕人們走出去，鎖上門，坐在他的旁邊，隨後頌揚着他的藝術，我抑鬱地和他談

到這個問題上去而且先請他答應我嚴守祕密。

『教授先生，』我接着說，『有一個人運氣很壞失去了自己的影子，你也許能給他畫一個假的影子罷？』

『你說的是隨身的影子嗎？』

『是的，我說的正是這個。』

『但是，』他又接着問我說，『他怎樣的呆笨怎樣的疏忽，竟會失去了自己的影了呢？』

『這是怎樣失去的，』我回答說，『怕不十分重要，但你且聽我講，在俄國，』我無恥的對他說起謊來，『去年冬天，他在那裏旅行，一次，非常的冷，他的影子忽然凝凍在地上，不能起來了。』

『假的影子，我可以畫給他，』他回答說，『但必須是因了動擾，至少極小極小的動搖，失去了影子——尤其是他的影子的確如你所說的這樣不黏着他的身子，他要是沒有影子，可以不必到陽光底下去，這便於他最妥善最安穩了。』他站起來走了，目光炯炯的看了我一眼，使我的眼睛難以抵當。我倒在椅上，兩手遮住了我的面孔。

本台耳進來時，我還依然如此。他看見了他主人的痛苦，想沉默而恭敬的走了出去。我抬起眼光，立刻在我沉重的煩惱下倒下，我不得不告訴他了：

『本台耳！』我叫着說，『只有你一個人看見我的痛苦，敬視我的痛苦，似乎不想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只沉默而且專心的想和我分受痛苦。你來，本台耳，做我的心的信托者。我不把我的金庫對你鎖閉，我也不願把我苦惱的泉源對你鎖閉。本台耳，不要丟棄我。本台耳，你知道我是富的，慷慨的，和善的。你一定以為全世界應該頌揚我的，但你看見我避免着這世界，把我關起來離開了牠。本台耳，這世界裁判我，把我推開了。或者連你也將丟棄我的，知道了我的可怕的祕密。本台耳，我是富的，慷慨的，和善的人，但是——呵，上帝！——我沒有影子呢！』

『呵，沒有影子？』這個好人嚇得叫了起來說，眼淚立刻從他的眼裏流出來了。『不幸呵，我生而為沒有影子的主人的僕人！』他沉默了。我用手遮住了我的面孔。

『本台耳，』我過了許久戰慄着加上說，『現在你有了我的祕密了，現在你可以變節了。你去反對我，揭破牠罷。』在他的內心好像起了一種兇猛的戰鬭；最後他撲倒在我面前，握着我的手，淚湧到我的手上了。

『不！』他叫了起來，『無論這個世界怎樣想，為了影子，我決不能，也不願丟棄我的好主人，我寧可誠實，不願聰明；我情願跟着你，可能的地方，我把我自己的影子借給你，幫助你；不可能的地方，我和你一起哭。』我驚異他這種奇特的心意，撲到他的頸上了，因為我相信他所以這樣，不是為的金子。

從此我的命運和生活的方式有點改變了。本台耳曉得怎樣細心的掩飾我的缺點，眞是寫不出來。他到處在我的前面，和我探望着一切，預備；凡不意地出了危險的地方，他立刻把自己的影子遮住了我，因為他

比我高比我大。因此我又敢在人們中出現，而且開始在這世界上玩重大的把戲了。我似乎不得不做出許多奇事和笑話，但這些卻合宜於一個富人。非常的長久，當這祕密沒有揭破的時候，我享受着各種各樣的光榮和尊敬；這些東西，是我的金子可以買得來的。我比較安靜一些，等待着那個神祕的不識者的造訪，他是答應一年後再來的。

我很覺得我不應該再在這個地方久住，因爲人家已在這個地方看見過我沒有影子，這件事情，必定很容易揭穿。此外我又想到，——也許這只是我一個人這樣想，去見約翰先生時的模樣，這在我是一個羞恥的記念。因此我只想在這裏再作一個試驗，將來在別的地方好更安穩更精確的行動；——但一件事情發生了，牠借我的空想好幾次留住了我：這就是錨非常堅確的拋落在人的心中了。

那個美麗的法尼，有一次又在別一個地方遇見了。她記不起來曾經看見過我，我對我表示了一點興味；因爲我現在機智而且聰明了。當我說話的時候，人家傾聽着，我自己不曉得怎樣得到了這種藝術，話說得非常流利，有頭有腦。我相信，對這個美人的印象取去了，正是她所希望的我的謹愼；從此我拚命的在蔭影和昏暗中，凡我可能的地方，跟隨着她。我非常快樂，希望她也歡喜我；但雖然有這願望，我終於不能把我腦中的迷醉趕入我的心裏。

我做什麽冗長而且繁細的對你重覆着這個極平常的事情呢？你自己常够講別個誠實的人的事給我聽過了。在這個古舊的，極熟識的把戲中，我竟直地做了一個平凡的角色，於是眞的，最特別的，詩意的災禍在我和她及許多人不注意中突然發生了。

一天晚上，照着我的習慣，我和一些人在一個花園裏，我和她挽着臂，在離開其餘的賓客稍遠一點的地方散步，一面在忙着想一些媚人的話。她含羞地看着地上，甜蜜地和我互捻着手。月亮忽然在我們後背破雲而出了，——她只看見她自己的影子在我們面前。她非常戰慄起來了，吃嚇地看了我一看，隨後又看着地上，尋找我的影子；在她心中發生的事情，立刻非常奇特的顯露在她的容貌上，要是我不感覺到我的背上潑了冷水，我便要大笑了。

我讓她溜出我的手臂暈倒去，我箭似的從受嚇的賓客中飛出門前，跳上停在那裏的第一輛車子，回到我這次不幸丟開了細心看護的本台耳那裏。他一看見我，便恐懼起來；——一句話就使他知道了一切。他立刻雇了驛馬來。我只帶了一個僕人，最狡猾的痞子，叫做拉斯各耳；他知道在我急忙時代我敏捷地擘劃；今天的事情，他還沒有一點揣想到。我當夜還走了一百里路。本台耳留在後面結束我的家產，賜送金子，取我所最需要的東西。第二天當他趕上時，我撲倒在他的手臂中，對他發誓說，再也不做蠢事了，我將來要愈加小心。我們不息的前行，過了界限，過了許多山；我們還沒有下坡，一座高高的城牆已經分隔開那個不祥之地了。我決定在近處一個清閒的溫泉休養我的疲勞。

（未完）

購用國貨即是救國

國勢淩夷、外侮迫急、識者咸以提倡國貨爲救國要圖、最近全國教育會議、復通過提倡國貨案、凡學校所需文具儀器、應儘量採用國貨、敝館素以改良國貨爲職志、歷年出品、精益求精、所製教育界用品及印刷用品、種類齊備、質色兼優、較之舶來諸品、允無多讓、謹將項目列下、以供採用、

- 文房用品
- 理化器械
- 測繪器械
- 運動用品
- 幻燈影片
- 華文打字機
- 裝切機器
- 中西鉛字

- 西式文具
- 模型標本
- 風琴樂器
- 教育玩具
- 紈扇摺扇
- 印刷機器
- 印刷油墨
- 花邊花圖

另印目錄價單 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希臘政府向北京外部表示，願與中國訂修好條約。

◎北京關稅自主委員會，擬定關於關稅問題之具體的辦法，其順序為：(一)自七月一日起，施行過渡稅率；(二)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國定稅率；(三)自後年一月一日起，實行裁撤釐金。

◎禁運軍火公約問題，英美更擬擴大範圍，主張將造械原料及機器等，悉入禁輸之列。

同　十七日

◎李宗仁建議中央政治會議，請中央先頒布兵工政策獎勵條例，及墾殖獎勵條例。一面組織兵工委員會，召集軍事停止區域代表會議，限制各省兵數，確定兵餉預算；應歸淘汰之軍隊，或築路，或開墾，或經營各種生產工業，均依照條例，優與待遇。

◎奉天省長劉尚清與府商定：以二千五百萬元（由東三省本身籌借二千萬元，向中交兩行借五百萬元）為基金，謀救濟奉票。

◎簽字於華府公約之列強，向北京政府抗議南北政府所訂郵務協定，其理由為：中國在華會曾允不減削郵務會辦之行政權，而該協定，則外國會辦僅一人，中國會辦有三人，與原約不符。

同　十八日

◎英使藍浦生為解決寧案到南京。

◎北京交部電滿鐵：請派代表解決四洮借款利率，及洮昂南滿聯運兩問題。

◎路透社奉天電：某新公司將在奉天附近設一嗎啡廠，定資本一百萬元。發起者為日商及華員若干人，聞已得當局之許可。

◎寧案交涉，黃郛與藍浦生談判，聞其條件，以前次藍浦生所提出者為根據，而加以修正。即根據三種原則：（一）關係國承認南京事件係屬共產黨之所為，減輕國民政府之責任。（二）南京事件解決之條文，決不若辛丑條約之損權辱國。(三)賠欵一層，改為撫卹。

同　十九日

◎香港飛行隊軍官福勒中尉，由香港赴廣州之結果，廣州航空局長，擬於日內至香港，辦理組織商用飛行公司，其資本由香港廣州合出。

◎李濟琛陳銘樞由廣州抵滬，係奉蔣介石命，同商北伐大計。

同　二十日

◎中美修約，北方已授施肇基全權。

◎兩湖善後會議預備會，孫繩提案，有先決問題三：一、制定最低政綱，二、統一的省政府，三、製定預算案。有努力之點：五、一清鄉，二、農工生活問題，三、教育問題，四、貪墨問題，五、人民生命財產保障問題。

同　二十一日

◎李濟琛到南京，提粵政分會人選。謂擬請派戴傳賢，陳銘樞，李文範，馮祝萬，黃紹雄，林雲陔，及李濟琛本人。如須加派，則請於胡漢民，孫科，伍朝樞，鄧澤如，古應芬，蕭佛成諸人中選之。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蒙藏委員會組織法，又通過國府審計院組織法。

◎廈門李案中之李箕煥李剛，由日領解韓。

◎郵局發表，最近全國人口，共四億八千五百餘萬，過去四年中，共增五千萬。

◎遼河凍解，日本南滿公司，以抵制打通路，京奉路之以營口為中心來往於營津間所派建之八大商船，開始駛行，極可注意。

同　二十二日

◉新大明輪被日船厚田丸撞沉一案，日方允賠償損失，幷由日領保證，要求釋放中國所扣留之厚田丸。外部已諭令交涉員，轉知海關，將厚田丸釋放

◉中央常務會議通過內政部，農礦部，工商部，三部組織法。

◉張紹曾在津被暗殺。

◉中葡條約，將於四月二十八日滿期。北京外部已電肸葡王使，屆時兩地同向葡方提議修約。查葡約，訂於一八八八年，迄今四十年，未修改一字。

◉淞滬防守問題，熊（式輝）去錢（大鈞）來，將成事實。本日錢部三十二軍到滬，三批，三十七軍則有開發。又衛戍名義，將改爲淞滬警備司令。

同　二十三日

◉各省商會聯合會向國府請願：（一）從速修訂商事法令，（二）免征國貨二·五稅，（三）修訂勞資仲裁條例，（四）廢除苛捐雜稅，（五）修改印花稅新章。

◉北京減政，各部署經費，多者月減一萬五，少亦數千。

◉廈門李案所激起之反日侵權會，舉行驅逐日領示威運動。廈鼓一致罷業，日領根據中日通商條約，以自解釋。

同　二十四日

◉國民政府交通部之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成立，公布章程十四條。

◉孫世偉就直隸省長職。

◉東鐵支付整理哈劵日金千四百萬，係理事會存款。劉尚清由北京攜吉林三千六百萬，着手整理奉票。

◉兩湖善後會議，在長沙開幕。程潛提出兩湖軍事政治黨務財政四大意見。

◉中葡修約事，王廷璋電北京：謂葡外交政策，多視英爲從違，請注意背景。

同　二十五日

◉各省商聯會向國府請願，從速修訂商事法令等五項外，並有請組織稅則討論委員會，請准商會改善方案辦理。又請裁稅收機關，取消爲共產黨迫訂之勞資條件，及請頒總所關防等各案。

◉中法越南新約，陳籙電：謂法方通過閣議，候越南總督查覆。

同　二十六日

◉駐瑞士蕭代使電北京，謂：我國要求瑞士取消在華治外法權案，瑞政府須俟提交國會討論後答覆。

◉航空處蔣逵等電航空司令張靜愚，謂港粵中英合組航空公司事，有妨領空主權。

同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工商部長孔祥熙正式就職。

◉廈門日領捕韓人李某一案，有擴大情勢。日輪大阪鳳山丸，自汕入口，由日大井艦武裝汽艇二保護樹日旗之台籍貨艇，以日台人自卸貨，上廈島美碼頭。下午反日會海上糾察水艇，爲大井艦捕去，中有糾察隊八人，惟當晚即交涉得釋。

◉北京交民巷傳：日欲購東路哈爾濱，寬城子段，俄方路權益急，因田中政府，欲藉此緩和日共產黨事件。

◉北京關於關稅問題，由專門委員會提出於關稅自主委員會，目下正在從事討論之基礎案大要如下：（一）過渡辦法，甲、實施過渡稅，採用前年在關稅會議中決定之差等稅率，大約從明年七月一日起實施。乙、增收之用途，整理內外債。（以無擔保債務爲主體，）及充作政費。丙、增收款項之保管，于可能範圍之內，亦令國內銀行保管之。（二）關稅自主，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實施爲原則，在未至該時期以前，甲、制定國定關稅條例。乙、製作國定稅率表。丙、裁釐，從國定稅率實施之日起算於三年間完成之。（三）關稅統一，在未統一以前，甲、確立關稅政策。乙、制定關稅法。丙、決定互惠稅率問題。丁、決定關稅制度。戊、國定稅率實施後之收入，令國內銀行保管之。

同　二十八日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任命李濟琛，戴傳賢，陳銘樞，李文範，馮祝萬，黃紹雄，林雲陔，爲廣州政治分會委員。

◉湘省共黨重要首領，前湖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郭亮被槍決。

同　二十九日

◉李濟琛代蔣介石爲軍委會主席。

◉李宗仁由漢赴長沙，出席兩湖善後會議。

◉扶餘驅逐日人，日人認滿蒙可以雜居，不肯出境，但扶餘實不在雜居範圍內。

◉國際聯盟，向中國催欠費，北京當局無力應付。

◉外訊：蘇俄與外蒙成立協定：鐵路工程，由俄投資包辦。俄蒙會派代表赴拉薩，游說達賴與蒙聯絡。

◉北京關稅自主委員會，於裁釐問題，徵各方同意。褚玉璞答覆：謂能從依國定稅率所得之增收款項中，實際取得釐金塡補金，必須於裁釐以後，經過相當之時間。故明年一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即於同時裁釐，在如目下之軍事繁重，軍費浩繁之際，實屬爲難，不能實行云。

同　三十日

⊙李濟琛就總司令部總參謀長職，何應欽退爲首席參謀。

⊙薛篤弼就內政部長職。

⊙中波條約已經過最後審定，專候波蘭政府批准簽字。

⊙法人寶道及程錫庚，夏承樞現被派赴法日等國會同各駐使清理道勝銀行善後債票。

⊙國民政府財政部，在滬舉行財政會議。

⊙國民政府公佈禁煙條例。

同 二十一日

⊙寧案之中英交涉已停頓，其關於中美者，黃郛與美領已擬定解決辦法草案。

⊙廈門反日會改組，係緩和對日交涉之民衆直接行動者。

⊙國民政府核定蘇寧滬省市權限，依蔡元培等審查報告辦理。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美國務卿以公斷條約兩份交日大使，一與美法公斷條約同，一與白里安條約同，擬將此草稿，代替去年日大使提出之調解及公斷聯合協定。

同 十七日

⊙埃及國民黨組閣，那哈斯允任首相職。

⊙非洲阿爾治發現大油區。

同 十九日

⊙麥唐納在下院重提齊諾維夫僞函案之調查。

⊙日內瓦裁軍籌備委員會閉會，土耳其代表宣佈土政府對於裁軍之見解。

同 二十日

⊙日本對寧案亦決單獨交涉，日政府已有訓電致矢田總領事。

⊙瑙威及英國舉行易卜生出世後百年紀念。

⊙日本時事新聞載稱：後藤子爵，現正與前駐華蘇俄大使加拉罕祕密談判，志在與俄國開滿蒙正式談話。其討論之主要點（一）定勢力範圍（二）日本購買中東鐵路，自哈爾濱至寬城子之南段（三）日本爲蘇俄發行債券，以易某項便利，內有南滿與中東鐵路訂立優惠運載合同一款。

同 二十二日

⊙希臘與羅馬尼亞所立之不侵略與公斷條約已簽字。

同 二十四日

⊙朝鮮總督府，將發布限制華工入鮮之命令。

⊙日內瓦裁軍籌備委員會結束。

同 二十五日

⊙耶教大會，在耶路撒冷開幕。



同 二十七日

⊙美衆議院，通過海軍常年供給案，規定經費三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元。

同 二十八日

⊙法國與羅馬尼亞簽定償還戰債合同。

同 二十九日

⊙英下院通過國民代議制案（即男女平等選舉權案之二讀。）

同 三十日

⊙德國禁止對華軍械貿易案，已在國會成立。

⊙美國務院將美法間所締結之公斷草約，送達荷蘭政府。

⊙波蘭與立陶宛遵國際聯盟行政會之勸告，在柯尼斯堡開會，談判波立邦交。其所討論之主要事點，爲維爾諾城問題。

⊙英荷劃定婆羅島邊境之條約簽字。

同 三十一日

⊙埃及政府牒覆英國，拒絕英埃草約。

⊙印度憲法調查委員團調查完畢，今日起程返國。

⊙法政府致美政府關於弭戰公約事之覆文，送達美國務卿開洛。謂法政府可聯合美政府以法美間關於弭戰往來文件，送達德英意日政府。

原文献残缺